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印 刷: 2025年 4月 20日

發 行: 2025年 4月 25日

編 輯 人: 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팀
(研究責任者: 李光虎)

發 行 人: 朴炳元

發 行 處: 社團法人 退溪學研究院

出版登錄: 1989年 12月 15日 第1-987號

住 所: (03073) 서울특별시 종로구 창경궁로29길 25,
명륜빌딩 4층
Tel (02)765-2181~3 Fax (02)741-3478
URL <http://www.toegye.org>
E-mail toegyeh@hanmail.net

製 作 處: 도서출판 동과서
경기 고양시 일산서구 송파로151번길 24
Tel (02)333-7533 Fax (02)6280-2353

ISBN 978-89-85009-99-7 94150

ISBN 978-89-85009-65-2 (세트)

비매품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3

卷8 ~ 卷11, 外集

退溪學研究院
THE TOEGYE STUDIES INSTITUTE

退溪學研究院 院長：宋載邵

行政 支援：李重煥，金銀永

研究責任者：李光虎

共同研究員：金彥鍾，文錫胤，李俸珪，李相夏

研究專擔人力：姜志喜，金太年，柳浩珍，尹暉香，尹相洙

研究補助員：朴秀英

23책 校勘 및 標點：尹相洙，金太年

校閱：李俸珪

* 이 결과물은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한국학진흥사업단의 한국학기초자료사업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定本 退溪全書 편성사업’ AKS-2018-CDM-1230002).

目錄

目錄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1

宋季 朱門諸子七

宋季 朱門諸子-268 石子重	1
宋季 朱門諸子-269 曹立之	7
宋季 朱門諸子-270 劉季章	11
宋季 朱門諸子-271 陳明仲	15
宋季 朱門諸子-272 林德久	18
宋季 朱門諸子-273 曾無疑	22
宋季 朱門諸子-274 孫季和	25
宋季 朱門諸子-275 劉平父	28
宋季 朱門諸子-276 田子真	31
宋季 朱門諸子-277 林井伯	33
宋季 朱門諸子-278 徐斯遠	35
宋季 朱門諸子-279 吳斗南	36
宋季 朱門諸子-280 徐居厚	38
宋季 朱門諸子-281 項平父	39
宋季 朱門諸子-282 王欽之	43
宋季 朱門諸子-283 楊元範	46
宋季 朱門諸子-284 郭希呂	47
宋季 朱門諸子-285 林伯和	49
宋季 朱門諸子-286 李叔文	51

宋季 朱門諸子-287 丘子服	53
宋季 朱門諸子-288 曾無擇	54
宋季 朱門諸子-289 杜貫道	55
宋季 朱門諸子-290 程珙	56
宋季 朱門諸子-291 劉君房	57
宋季 朱門諸子-292 熊夢兆	58
宋季 朱門諸子-293 蘇晉叟	59
宋季 朱門諸子-294 王晉輔	61
宋季 朱門諸子-295 曾致虛	63
宋季 朱門諸子-296 任行甫	64
宋季 朱門諸子-297 許進之	65
宋季 朱門諸子-298 高國楹	67
宋季 朱門諸子-299 方子實	68
宋季 朱門諸子-300 朱朋孫	69
宋季 朱門諸子-301 劉叔文	71
宋季 朱門諸子-302 李次張	71
宋季 朱門諸子-303 徐志伯	72
宋季 朱門諸子-304 嚴居厚	73
宋季 朱門諸子-305 丘子野	74
宋季 朱門諸子-306 劉仲升	76
宋季 朱門諸子-307 應仁仲	77
宋季 朱門諸子-308 朱子繹	78
宋季 朱門諸子-309 劉仲則	79
宋季 朱門諸子-310 黃冕仲	80
宋季 朱門諸子-311 周深父	81
宋季 朱門諸子-312 汪易直	82

目錄

宋季 朱門諸子-313 江彥謀	83
宋季 朱門諸子-314 江端伯	84
宋季 朱門諸子-315 趙民表	85
宋季 朱門諸子-316 奚仲淵	86
宋季 朱門諸子-317 傅誠子	87
宋季 朱門諸子-318 胡寬夫	88
宋季 朱門諸子-319 汪會之	89
宋季 朱門諸子-320 吳生玭	90
宋季 朱門諸子-321 池子文	92
宋季 朱門諸子-322 鄭成叔(文遹)	94
宋季 朱門諸子-323 陳敏仲(駿)	95
宋季 朱門諸子-324 吳叔夏(昶)	96
宋季 朱門諸子-325 高穎叔(禾)	97
宋季 朱門諸子-326 曾誠叟(逢震)	98
宋季 朱門諸子-327 林景文(武)	99
宋季 朱門諸子-328 劉近仁(剛中)	100
宋季 朱門諸子-329 吳溫父(居仁)	101
宋季 朱門諸子-330 祝和父(穆)	102
宋季 朱門諸子-331 馮去疾	103
宋季 朱門諸子-332 蔣彥禮(康國)	104
宋季 朱門諸子-333 周子靜(端朝)	105
宋季 朱門諸子-334 郭子奇(磊卿)	106
宋季 朱門諸子-335 曹簡甫(彥約)	107
宋季 朱門諸子-336 李子賢(東)	108
宋季 朱門諸子-337 程寶石(若中)	109
宋季 朱門諸子-338 丁復之(克)	110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 朱門諸子-339 傅子期(脩)	111
宋季 朱門諸子-340 林公度(憲卿)	112
宋季 朱門諸子-341 黃尚質(幹)	113
宋季 朱門諸子-342 汪季英(端雄)	114
宋季 朱門諸子-343 翁粹翁(易)	115
宋季 朱門諸子-344 程文伯(樞)	116
宋季 朱門諸子-345 陳光卿(利用)	117
宋季 朱門諸子-346 劉叔光(鏡)	118
宋季 朱門諸子-347 王伯海(瀚)	119
宋季 朱門諸子-348 王季海(漢)	120
宋季 朱門諸子-349 劉季銘(炯)	121
宋季 朱門諸子-350 陳仁仲(孔夙)	122
宋季 朱門諸子-351 葉成之(武子)	123
宋季 朱門諸子-352 陳師中(守)	124
宋季 朱門諸子-353 陳允初(字)	125
宋季 朱門諸子-354 王之才(仲傑)	126
宋季 朱門諸子-355 陳朝弼(範)	127
宋季 朱門諸子-356 戴養伯(蒙)	128
宋季 朱門諸子-357 趙師端	129
宋季 朱門諸子-358 趙季仁(師恕)	130
宋季 朱門諸子-359 瘦夢達(聞中)	131
宋季 朱門諸子-360 張清叟(揚卿)	132
宋季 朱門諸子-361 葉文炳	133
宋季 朱門諸子-362 上官安國(謐)	134
宋季 朱門諸子-363 謝公玉(璡)	135
宋季 朱門諸子-364 許衡甫(文蔚)	136

目錄

宋季 朱門諸子-365 楊簡	137
宋季 朱門諸子-366 鄧邦老	138
宋季 朱門諸子-367 林丕顯(譽)	139
宋季 朱門諸子-368 彭子儀(鳳)	140
宋季 朱門諸子-369 陳慶長(祖永)	141
宋季 朱門諸子-370 王春卿	142
宋季 朱門諸子-371 張致遠(彥先)	143
宋季 朱門諸子-372 傅夢良(公弼)	144
宋季 朱門諸子-373 林仁實	145
宋季 朱門諸子-374 杜幼高(旛)	146
宋季 朱門諸子-375 許幼度(儉)	147
宋季 朱門諸子-376 趙子明	148
宋季 朱門諸子-377 魏元作(恪)	149
宋季 朱門諸子-378 祝癸	150
宋季 朱門諸子-379 劉子禮	151
宋季 朱門諸子-380 趙然道(師雍)	152
宋季 朱門諸子-381 程士華(實之)	153
宋季 朱門諸子-382 滕德玉(环)	154
宋季 朱門諸子-383 劉季文	155
宋季 朱門諸子-384 周閻	156
宋季 朱門諸子-385 劉正之(礪)	157
宋季 朱門諸子-386 劉實之	158
宋季 朱門諸子-387 陳勝私	159
宋季 朱門諸子-388 郭廷植(植)	160
宋季 朱門諸子-389 饒克明	161
宋季 朱門諸子-390 曹彥純	162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宋季 朱門諸子-391 輔萬	163
宋季 朱門諸子-392 劉炳文(賁)	164
宋季 朱門諸子-393 薛持中(洪)	165
宋季 朱門諸子-394 蔡元思	166
宋季 朱門諸子-395 彭子應(樓)	167
宋季 朱門諸子-396 周得之	168
宋季 朱門諸子-397 江孚先	169
宋季 朱門諸子-398 翁子壽	170
宋季 朱門諸子-399 李秉文	171
宋季 朱門諸子-400 翁季清(潔已)	172
宋季 朱門諸子-401 丁仲澄	173
宋季 朱門諸子-402 王翰	174
宋季 朱門諸子-403 周頤	175
宋季 朱門諸子-404 劉子晉	176
宋季 朱門諸子-405 趙履節	177
宋季 朱門諸子-406 祝汝昭	179
宋季 朱門諸子-407 張叔澄	181
宋季 朱門諸子-408 詹景憲【仕至監車輅院】	182
宋季 朱門諸子-409 趙履常	183
宋季 朱門諸子-410 馬任仲	184
宋季 朱門諸子-411 熊端操	185
宋季 朱門諸子-412 宋氏斌	186
宋季 朱門諸子-413 吳清叔	187
張南軒門人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1 吳晦叔	188

目錄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2 吳德夫	191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3 游誠之	194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4 趙佐卿	195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5 黃文叔	197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6 鄭仲禮	199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7 劉行父	200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8 周允升	201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9 舒周臣	202
宋季 張南軒門人-010 游訥夫	203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九	205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1 何文定	205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2 王魯齋	208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3 眞西山	211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4 魏鶴山	218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5 蔡學士	224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6 葉澹軒	226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7 葉安仁	227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8 牟存齋	229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9 王特進	234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0 李文節	236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1 吳忠肅	239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2 吳正肅	241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3 黃侍郎	242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4 董文清	244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5 趙安吉	247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6 趙文安	249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7 史蒙卿	253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8 楊學士	254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9 徐忠愍	255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0 馬莊敏	258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1 黃仲玉	260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2 饒雙峯	261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3 熊退齋	262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4 董深山【子真卿附】	264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5 陳金華	265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6 車玉峯	266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7 黃文潔	267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8 趙立夫	268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9 朱泳道	269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	271

元 諸子

元 諸子-001 許文正	271
元 諸子-002 簿文正	278
元 諸子-003 李莊靜	281
元 諸子-004 吳草廬	282

目錄

元 諸子-005 陳澂	286
元 諸子-006 劉靜修	287
元 諸子-007 趙江漢	291
元 諸子-008 張導江	293
元 諸子-009 金仁山	295
元 諸子-010 許白雲	298
元 諸子-011 朱震亨	301
元 諸子-012 陳定宇	302
元 諸子-013 倪士毅	304
元 諸子-014 胡雙湖	305
元 諸子-015 胡雲峯	307
元 諸子-016 黃山長	308
元 諸子-017 蕭貞敏	310
元 諸子-018 韓擇	312
元 諸子-019 侯伯仁	313
元 諸子-020 同榘庵	314
元 諸子-021 第五居仁	316
元 諸子-022 安敬仲	317
元 諸子-023 柳待制	318
元 諸子-024 韓莊節	319
元 諸子-025~026 程端禮·程端學	320
元 諸子-027 程林隱	321
元 諸子-028 鮑魯齋	323
元 諸子-029 吳正傳	325
元 諸子-030 王餘慶	326
元 諸子-031 梁友直	327

定本 退溪全書 四

元 諸子-032 周待制	328
元 諸子-033 孟夢恂	329
元 諸子-034 顏文節	330
元 諸子-035 朱學士	332
元 諸子-036 周氏潤祖	334
元 諸子-037 熊遙溪	335
元 諸子-038 熊良輔	336
元 諸子-039 胡應奉	337
元 諸子-040 黃氏瑞節	338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一	339

明 諸子

明 諸子-001 薛敬軒【瑄】	339
明 諸子-002 吳康齋【與弼】	339
明 諸子-003 陳布衣【真晟】	339
明 諸子-004 陳白沙【獻章】	339
明 諸子-005 胡敬齋【居仁】	339
明 諸子-006 陳克庵【選】	340
明 諸子-007 張東白【元禎】	340
明 諸子-008 羅一峯【倫】	340
明 諸子-009 周翬渠【瑛】	340
明 諸子-010 莊定山【景】	340
明 諸子-011 黃未軒【仲昭】	340
明 諸子-012 章楓山【懋】	341

目錄

明 諸子-013 張古城【吉】	341
明 諸子-014 蔡虛齋【清】	341
明 諸子-015 鄒立齋【智】	341
明 諸子-016 賀醫闇	342
附	347
附	347
別紙所錄	355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外集	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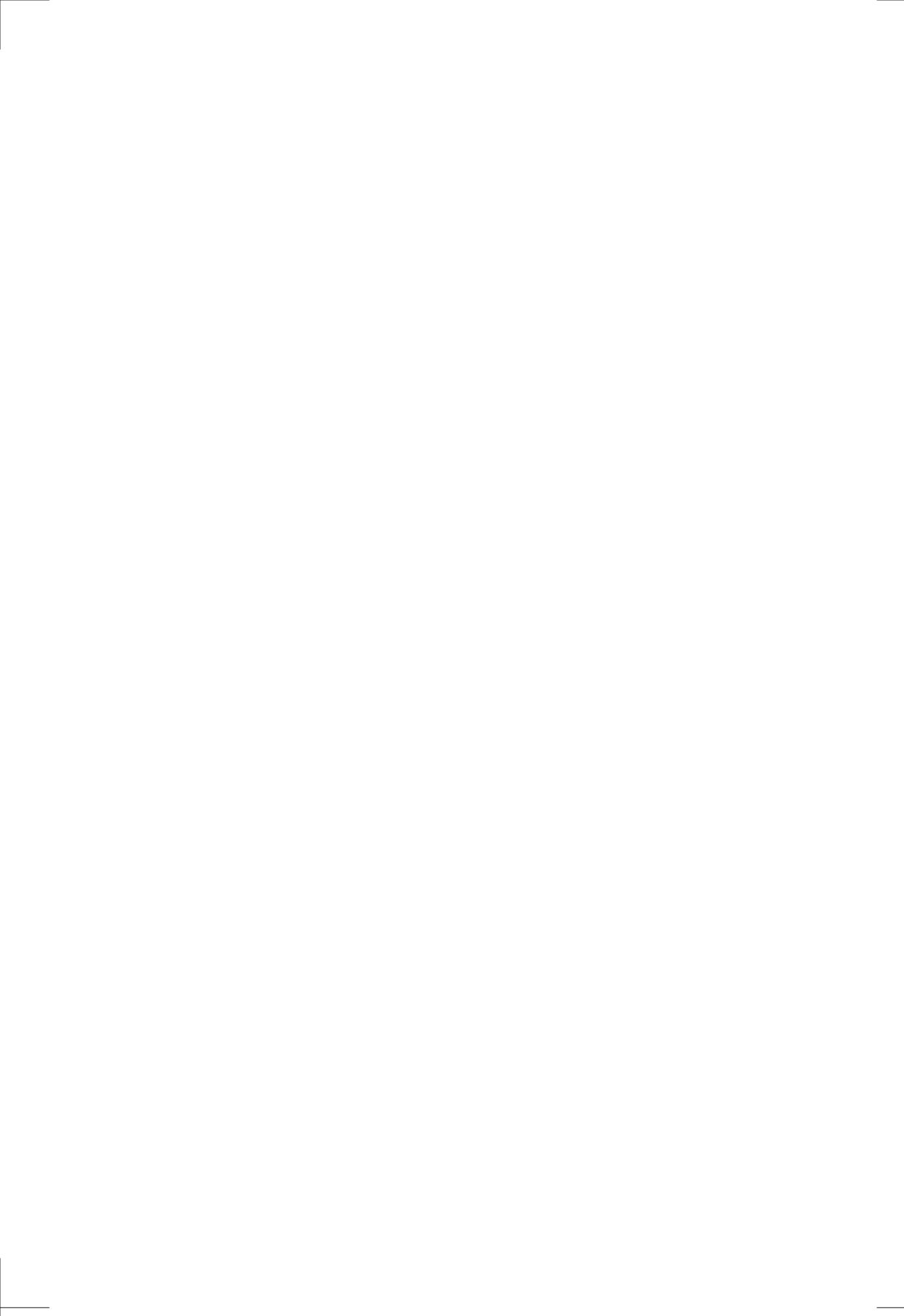
宋季 諸子

外集 宋季 諸子-001 陸復齋	361
外集 宋季 諸子-002 陸象山	362
外集 宋季 諸子-003 楊敬仲	363
外集 宋季 諸子-004 袁和叔	364
外集 宋季 諸子-005 袁廣微	365
外集 宋季 諸子-006 沈叔晦	367
外集 宋季 諸子-007 舒元質	369
外集 宋季 諸子-008 包顯道	370
外集 宋季 諸子-009 包詳道【顯道弟】	376
外集 宋季 諸子-010 包敏道【顯道弟】	379
外集 宋季 諸子-011 潘叔度	380
外集 宋季 諸子-012 潘叔昌	382
外集 宋季 諸子-013 胡廣仲	386
外集 宋季 諸子-014 胡伯逢	388

外集 宋季 諸子-015 胡季隨	390
外集 宋季 諸子-016 袁機仲	395
外集 宋季 諸子-017 葉正則	397
外集 宋季 諸子-018 江德功	399
外集 宋季 諸子-019 方困齋	403
外集 宋季 諸子-020 許順之	406
外集 宋季 諸子-021 徐元昭	410
外集 宋季 諸子-022 曹器遠	412
外集 宋季 諸子-023 陸深甫	415
外集 宋季 諸子-024 楊子直	416
外集 宋季 諸子-025 吳大年	421
外集 宋季 諸子-026 李深卿	424
外集 宋季 諸子-027~028 李伯諫 宗思 吳公濟	425
外集 宋季 諸子-029 傅子淵	426
外集 宋季 諸子-030 路德章	427
外集 宋季 諸子-031 丁賓臣	429
外集 宋季 諸子-032 陳衛道	431
外集 宋季 諸子-033 陳思誠	433
外集 宋季 諸子-034 周南仲	434
外集 宋季 諸子-035 王子合	436
外集 宋季 諸子-036 王近思	439
外集 宋季 諸子-037 吳宜之	441
外集 宋季 諸子-038 汪長孺	442
外集 宋季 諸子-039 汪叔耕	446
外集 宋季 諸子-040 陳叔向	449
外集 宋季 諸子-041 諸葛誠之	450

目錄

外集 宋季 諸子-042 劉淳叟	452
外集 宋季 諸子-043 陳正己	454
外集 宋季 諸子-044 胡顏樂	455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七

宋季 朱門諸子-268

石子重

【以下至池子文五十四人，見《大全》。○今按：公雖若非純師朱子，且依《淵源錄》范淳夫例錄之。《性理群書》亦錄於弟子。】

〈墓誌〉【先生撰】略云：“吾友石君子重，諱整。其先避亂，居台州臨海縣。【《一統志》：“會稽新昌人。】君幼端慤警悟，刻意爲學，擢進士第，授彬州¹⁾桂陽縣主簿。會故參政李安簡公光謫居郡，深器重之。日與論說，勵以遠業。歷調尤溪縣。縣窮僻，不知爲學。君命其友古田林用中掌教事。土始知學，而民俗亦變。以薦²⁾召對。辭不獲，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言甚剴切。除將作主

1) 彬州：《晦庵集》(권92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郴州’

2) 薦：陶山本에는 없다.

簿，改太常。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遭內艱，卒。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無違，兄弟怡怡，振業族黨。自處約，自律嚴，未嘗造請當路。一朝³⁾見天子，盡言竭忠。學傳先業，更從舅氏陳公良翰受書。其與予遊，好尤篤也。晚名其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賴君知所嚮⁴⁾，而君未嘗自足也。予守南康，朝廷以君代予。云云。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哭其殯矣。嗚呼悲夫！”【銘不錄。】

《書》：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⁵⁾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⁶⁾，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⁷⁾也。⁸⁾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自⁹⁾淺¹⁰⁾及

3) 朝 : 《晦庵集》(권92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旦’

4) 嚭 : 《晦庵集》(권92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鄉’

5) 心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故’가 있다.

6) 則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隨其所好’가 있다.

7) 知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其爲過且不及’이 있다.

8) 也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가 있다.

9) 自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앞에 ‘求之’가 있다.

深，自¹¹⁾近¹²⁾及遠，循循有序¹³⁾，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躡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

○‘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求¹⁴⁾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個‘察識’字，便有個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

○欽夫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¹⁵⁾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¹⁶⁾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云云。胡氏子弟及他門人¹⁷⁾，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

10) 淺：《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以’가 있다.

11) 自：《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앞에 ‘求之’가 있다.

12) 近：《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以’가 있다.

13) 序：《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가 있다.

14) 求：《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앞에 ‘云’이 있다.

15) 故：《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今日’이 있다.

16) 子：奎章閣本·筑大本‘士’；《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子從之游者’

17) 人：《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亦有語此者，然’이 있다.

商量處。惟敬夫¹⁸⁾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¹⁹⁾。敬字之說，深契鄙懷²⁰⁾，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

〈克齋²¹⁾記²²⁾²³⁾，或所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²⁴⁾。欽夫聞老兄之風，亦甚傾企，令熹致願交之意也。

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²⁵⁾稱謂屢請不改²⁶⁾，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聽【夫子之稱。】

○向來見理不明²⁷⁾，不得²⁸⁾入德門戶，而汲汲爲人妄

18) 敬夫：《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欽夫’

19) 也：《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이 있다.

20) 懷：《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審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가’ 있다.

21) 齋：《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恐非熹所敢;이 있다.

22) 記：《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者，必欲得之’가 있다.

23) 年：《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使得更少加功’이 있다.

24) 耳：《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欽夫爲人作一克齋銘錄呈，它文數篇并往，有可評處，幸與聞之.’가 있다.

25) 但：《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見屬之意甚過，而’가 있다.

26) 改：《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蒙改更’

有談說²⁹⁾，每思之³⁰⁾心悸。故近日議論³¹⁾，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³²⁾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爲愈。【云云】。

○問爲學官·爲館職言事。

曰：“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神宗嘗³³⁾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問³⁴⁾：“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卽理，理卽事。道散在萬事，那個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曰³⁵⁾：“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

27) 不明：《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 ‘自不分明’

28) 不得：陶山本에는 없다.

29) 說：《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이 있다.

30) 之：《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不覺’이 있다.

31) 論：《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率多畏怯’이 있다.

32) 及：《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下得樸實功夫’가 있다.

33) 嘗：《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앞에 ‘固’가 있다.

34) 問：《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없다.

當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所答論‘操則存，舍則亡’一書·所問‘心該誠神備體用’一條，見《心經附註》。】

35) 曰：《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없다.

宋季 朱門諸子-269

曹立之

〈墓表〉【先生撰】 略曰：“江西陸子壽昆弟爲余道餘
于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甚欲一見君。’後爲守南
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之
學也。云云。及予代去，而郡守錢子言以書來問：‘白鹿
洞書院孰可爲師者？’予以立之告。子言欣然具書，禮
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云云。立之名建，少長，知自
刻厲。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有聖賢之學，
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
致。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卽往從之。旣又聞陸氏兄弟
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則又往受其學。久而未敢以自足
也，又寓書以講於張氏。然敬夫尋歿³⁶⁾，竟不得見。後
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
然歎曰：‘吾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
益精，反躬益切。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
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

36) 歸：《晦庵集》(卷90 〈曹立之墓表〉)‘沒’

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遂至於棄百事以趨³⁷⁾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邪？’病不可爲，猶書其牘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無纖翳。如是而死，庶可以言命矣。’云云。榜其齋曰：‘无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云云。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

《書》：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 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尙有兼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却³⁸⁾似漸有掩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尙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豐親聞其語³⁹⁾。】而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

37) 趨：《晦庵集》(권90 〈曹立之墓表〉)‘趨’

38) 却：《晦庵集》(권51 〈答曹立之〉)에는 앞에 ‘似此意思’가 있다.

39) 語：《晦庵集》(권51 〈答曹立之〉)‘說’

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尙復疑貳祕藏以滋其惑也。”

○錄⁴⁰⁾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祕回互，令⁴¹⁾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熹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某⁴²⁾自度，必不能濟當

40) 錄：《晦庵集》(권51 〈答曹立之〉)에는 앞에 ‘所’가 있다.

41) 侖：기준본에는 ‘今’으로 되어 있으나, 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에 의하여 ‘侖’으로 고쳤다.

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42) 某：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卷51 〈答曹立之〉)‘烹’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270

劉季章

《大全》：公諱黼，字季章。

○《鶴林玉露》稱爲醇儒。且云：“廬陵人，從文公學，後爲特奏第一人。”

《書》：季章意思急迫，不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知見也。

○所喻⁴³⁾甚善，但⁴⁴⁾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⁴⁵⁾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域⁴⁶⁾也。

○王晉輔說欲得鄙文編次鋟木。

43) 所喻：《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所喻爲學之意’

44) 但：《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但覺’

45) 賢者：《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에는 뒤에 ‘從來亦未免此’가 있다.

46) 域：《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塗’

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跡，豈可爲此喧譁以自取禍邪？況如老拙蹤跡，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

○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不⁴⁷⁾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嘿。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會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孟子說⁴⁸⁾仁義未嘗不利。董生⁴⁹⁾却說【云云】。

47) 不：《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都不’

48) 說：《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에는 뒤에 ‘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가 있다.

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脈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

○大率江西人尙氣，不肯隨人後⁵⁰⁾，故不耐煩⁵¹⁾逐些理會【云云】。

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邪？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⁵²⁾”鄙⁵³⁾

49) 董生：《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然董生’

50) 後：《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에는 뒤에 ‘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가 있다.

51) 煩：《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煩如此’

52) 幾：《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에는 뒤에 ‘此誠可歎’이 있다.

53) 鄙：《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若鄙’

意⁵⁴⁾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

54) 意：《晦庵集》(권53 〈答劉季章〉) ‘意則’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271

陳明仲

《大全》：公諱焞，字明仲。【跋類，嘗爲侯官宰，得范文正家書墨本，寄呈先生。先生爲題跋語，又贊其畫像。】

《書》：來⁵⁵⁾喻自謂‘嘗有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⁵⁶⁾’，則是老兄之學已到聖賢地位⁵⁷⁾；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至’之歎，則又無以異於某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⁵⁸⁾之意，然與初之所言，亦太相反矣⁵⁹⁾。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而窮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⁶⁰⁾不自知也⁶¹⁾。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意焉。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其理而審

55) 來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앞에 ‘蓋’가 있다.

56) 異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言行之間，既從容而自中矣。如此’가 있다.

57) 位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尙復何疑’가 있다.

58) 讓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不居’가 있다.

59) 矣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使熹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長者之言耶?’가 있다.

60) 而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亦’이 있다.

61) 也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老兄旣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熹雖淺陋，亦不敢以虛厚意也。區區管見,’이 있다.

毫釐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眞有省，而孔·孟之心殆【疑始字】可識矣。

○諸62)說足見留意63)，大抵終有未脫禪學規模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頓然有省爲奇。

○經64)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處，反失本意。【云云】。

○書65)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66). 然向聞留意空門甚切，何67)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爲彼此初不相妨，旣釋而不害其爲儒也68)? 由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69)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

62) 諸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앞에 ‘所示’가 있다.

63) 意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便遽，未暇條對’가 있다.

64) 經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앞에 ‘累承示’가 있다.

65) 書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앞에 ‘向辱’이 있다.

66) 善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甚善;이’ 있다.

67) 何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앞에 ‘不知’가 있다.

68) 也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二者必有一矣.’가 있다.

69) 此 : 《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數書’가 있다.

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若曰‘彼此不相妨，儒·釋可以並進’，則非⁷⁰⁾所敢聞也。

○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

○克己之目不及思⁷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爲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云云】。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70) 非：《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淺陋’가 있다.

71) 思：《晦庵集》(권43 〈答陳明仲〉)에는 뒤에 ‘所論大概得之，然有未盡。熹’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72

林德久

《大全》：公諱至，字德久。

○《一統志》：“華亭人。淳熙中，上舍釋褐，魁，歷官至祕書。嘗登朱文公之門，有文集。”

《書》：示喻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間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

《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試⁷²⁾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

72) 試：《晦庵集》(권43 〈答林德久〉)에는 앞에 ‘因暇’가 있다.

○所喻日用工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漸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個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個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⁷³⁾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

○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繁切處。大病之餘，又

73) 欄：《晦庵集》(卷43 〈答林德久〉) ‘瀾’

若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者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敬⁷⁴⁾爲求仁之要，甚⁷⁵⁾善。所謂‘心無私欲卽是仁之全體’，亦是⁷⁶⁾。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工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

○朋舊多勸謝客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嶺，此亦何可避也！

○仕⁷⁷⁾宦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今人干堂慣了，

74) 敬：《晦庵集》(권43 〈答林德久〉)에는 앞에 ‘別紙所論’이 있다.

75) 甚：《晦庵集》(권43 〈答林德久〉)에는 앞에 ‘此論’이 있다.

76) 是：《晦庵集》(권43 〈答林德久〉)에는 뒤에 ‘也’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郤，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邪？

○尸居餘氣，何足爲世重輕，而每煩當路注意如此，既以自歎，又自笑也。

77) 仕 : 《晦庵集》(권43 〈答林德久〉)에는 앞에 ‘要之’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73

曾無疑

《大全》：公諱三異，字無疑。

- 《一統志》：“臨江府新淦⁷⁸⁾人。兄三復·三聘，弟三英。公少有詩名，著《新舊官制通考通釋》。除大社令。力求去。時號雲巢先生。”
- 《壽親養老書》謂：“益公門人。與誠齋冢嗣東山先生，俱退閒，相遇從。”
- 《鶴林玉露》：“公晚年之出，知舊頗不欲，公竟出。竹谷有詩諷切之。”

《書》：詩卷精麗警拔。【云云】。然欲自是而求道，則恐未免爲空言也。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

78) 新淦：陶山本‘新塗’

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第二書所論大概同上。末云：“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爲重輕也。”

○聖人教人學問思辨⁷⁹⁾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履行，無非真實，似不當如此先立界限·預設嫌疑以自障礙也。

○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⁸⁰⁾，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⁸¹⁾，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⁸²⁾。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慎⁸³⁾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

79) 學問思辨：《晦庵集》(권60 〈答曾無疑〉)‘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80) 行：《晦庵集》(권60 〈答曾無疑〉)에는 뒤에 ‘若不由此，卽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가 있다.

81) 海：《晦庵集》(권60 〈答曾無疑〉)에는 뒤에 ‘無所不通’이 있다.

82) 此：《晦庵集》(권60 〈答曾無疑〉)에는 뒤에 ‘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가 있다.

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⁸⁴⁾’，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⁸⁵⁾，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個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⁸⁶⁾，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子約相聚切磨誦說，果爲何事？計於繁要親切處，亦未必能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83) 慎：《晦庵集》(권60 〈答曾無疑〉) ‘謹’

84) 之：《晦庵集》(권60 〈答曾無疑〉)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85) 雖只是……孝悌忠恕：陶山本에는 없다.

86) 身：《晦庵集》(권60 〈答曾無疑〉)에는 뒤에 ‘不致失墜’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74

孫季和

《大全》：公諱應時，字季和，會稽人。嘗知平江府常熟縣。作吳公言子游祠，先生爲作記。【見記類。】

《書》：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工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諸詩語意清遠⁸⁷⁾，但亦不無前幅所論兩字之病耳。〈子陵〉・〈仲弓〉二絕，則甚佳。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彧，遂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人家父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況太丘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87) 遠：《晦庵集》(권54 〈答孫季和〉)에는 뒤에 ‘讀之令人想見湖山之勝’이 있다.

○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燭溪蕭寺⁸⁸⁾，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⁸⁹⁾。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⁹⁰⁾爲幸。

○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工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文，此亦恐⁹¹⁾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來之懶⁹²⁾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徧矣。此當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與劉德修⁹³⁾書〉：“制司幹官孫應時，頃在淵⁹⁴⁾東

88) 寺：《晦庵集》(별집 권3 〈孫季和〉)에는 뒤에 ‘頃歲’가 있다.

89) 也：《晦庵集》(별집 권3 〈孫季和〉)에는 뒤에 ‘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卽同晤言也.’가 있다.

90) 二：《晦庵集》(별집 권3 〈孫季和〉)에는 뒤에 ‘以發講論之端’이 있다.

91) 恐：奎章閣本‘恕’

92) 懶：陶山本‘懶’

93) 修：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별집 권5 〈劉德脩〉)‘脩’

94) 淵：《晦庵集》(별집 권5 〈劉德脩〉)‘浙’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時所舉吏也。後生好學，志趣不凡，經由必得進見。儻辱延納而教誨之，幸也。【第三條更求小詩，元本‘更’作‘便’，恐誤。】

宋季 朱門諸子-275

劉平父

誌銘【先生撰】 略曰：“名坪，字平甫，建之⁹⁵⁾崇安縣人。屏山先生子翬之子。【子羽子，爲子翬後。】 始仕爲南嶽祠官。嘗調諸路鑄錢司幹辦公事，以省員罷。後得邵武軍司戶參軍。不赴。少時氣甚豪。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名其室曰‘七者之寮’。武夷東南，因山田，闢臺觀，以達于溪。往來兩山之間，絃⁹⁶⁾琴觴酒，屬客賦詩。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與當世儒先長者之雅致，有以會於心·適於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母甚謹，服喪過禮。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讎課督，皆有程品。云云。

《書》：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

95) 之：陶山本에는 없다.

96) 絃：《晦庵集》(권92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弦’

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讀書⁹⁷⁾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⁹⁸⁾。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流⁹⁹⁾連酒炙·把臂並遊·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

○雖¹⁰⁰⁾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¹⁰¹⁾，恐負太碩人與共父¹⁰²⁾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

97) 讀書：《晦庵集》(권40 〈答劉平甫〉)‘講學’

98) 矣：《晦庵集》(권40 〈答劉平甫〉)에는 뒤에 ‘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害政，況吾徒乎?’가 있다.

99) 流：《晦庵集》(권40 〈答劉平甫〉)‘留’

100) 雖：《晦庵集》(권40 〈答劉平甫〉)에는 앞에 ‘蓋’가 있다.

101) 此：《晦庵集》(권40 〈答劉平甫〉)에는 뒤에 ‘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이 있다.

102) 父：《晦庵集》(권40 〈答劉平甫〉)‘甫’

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又云：“元履向至¹⁰³⁾泰寧，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論宗子奉二主之禮一條，見《家禮》〈時祭設位陳器〉註。】

103) 至：陶山本‘□’

宋季 朱門諸子-276

田子眞

《大全》：只出姓字，而官爲侍郎。

《書》：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¹⁰⁴⁾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汙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太¹⁰⁵⁾玄也。

○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怪。所謂漸平者，今乃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時事至此，拱手坐視，無著力處，病根豈有窮邪¹⁰⁶⁾？閒中¹⁰⁷⁾讀何書？天下事既有

104) 與：《晦庵集》(속집 권5 〈與田侍郎〉) ‘□’ 今按：《晦庵集》 교감주에 기준본에는 글자가 빠져있지만, 萬曆本과 康熙本에는 ‘與’로 되어 있다고 했다.

105) 太：《晦庵集》(속집 권5 〈與田侍郎〉) ‘太’

106) 邪：《晦庵集》(속집 권5 〈與田侍郎〉) ‘邪’ 뒤에 ‘所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敢

所不得爲，顧此一事尙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眞可惜也。

○聞¹⁰⁸⁾同官多得同志，甚慰鄙懷。

願相與勉旃！荀卿子云：“皓天不復，憂無彊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此正區區今日之意也。

○休致文字，州府已爲施行。但舉城知舊無一人肯爲作保，不免遠求左右，想無不可得。【云云】。事始已行¹⁰⁹⁾，只得向前，旁人指點一切不能管得。

去一觀耳.'가 있다.

107) 中：《晦庵集》(속집 권5 〈與田侍郎〉)에는 뒤에 ‘所’가 있다.

108) 聞：奎章閣本·筑大本‘問’

109) 行：《晦庵集》(속집 권5 〈與田侍郎〉)에는 뒤에 ‘不可復收矣,’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277

林井伯

《大全》：公諱成季，字井伯。

《書》：伊川先生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戶。某向有《集解》兩冊¹¹⁰⁾，不若且看此書。

○閒中何以閑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爲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

○《與趙子欽書》曰：“友人林井伯¹¹¹⁾，艾¹¹²⁾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干，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首一書有云：“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

110) 冊 : 《晦庵集》(별집 권4 〈林井伯〉)에는 뒤에 ‘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이 있다.

111) 伯 : 奎章閣本 ‘泊’

112) 艾 : 《晦庵集》(별집 권4 〈趙子欽〉) ‘文’

定本 退溪全書 23

懷”，仍引伊川先生云云。令孫，即廉夫也。是欲令廉夫讀《大學》也。】

宋季 朱門諸子-278

徐斯遠

《瀛奎律髓》：“丘¹¹³⁾徐文卿，字斯遠，信州玉山人。嘉定四年進士。與趙昌父·韓仲止聲名伯仲。【又見《懷玉硯銘後語》。】

《書》：昌父志操文詞。云云。【見昌父下。】 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

○《答趙昌父書》曰：“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卽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又曰：“斯遠¹¹⁴⁾經年不得渠書，想亦畏僞學汙染也。”

113) 丘：[두주 ‘丘’上缺一字.]가 있다.

114) 遠：《晦庵集》(속집 권6 〈與趙昌甫〉)에는 뒤에 ‘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79

吳斗南

《大全》：公諱人傑，字斗南。

《書》：來書¹¹⁵⁾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¹¹⁶⁾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¹¹⁷⁾，尤所敬歎。竊¹¹⁸⁾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¹¹⁹⁾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¹²⁰⁾參考¹²¹⁾，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

○比¹²²⁾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

115) 書：《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에는 뒤에 ‘又’가 있다.

116) 志：《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에는 뒤에 ‘又’가 있다.

117) 學：《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에는 뒤에 ‘不但爲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이 있다.

118) 竊：《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 ‘蓋竊嘗’

119) 是：《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

120) 聞：《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에는 뒤에 ‘之博’이 있다.

121) 考：《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에는 뒤에 ‘之詳’이 있다.

者。此事儘須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穫也。心不耐閒，亦是大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慣却心路，古人所以深戒玩物喪志，正¹²³⁾爲此也。此後且當盡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人陷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聽用¹²⁴⁾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¹²⁵⁾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眞是有味。

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邪？【今按：公問目·《易說》·〈廟議草卞疏〉等前後非一，多所駁斥，而其人有官守，似未嘗造門。然而詳答書所言，深有拳拳誘引之意，則與挾私妄作而見絕於師門者異矣。】

122) 比：《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에는 뒤에 ‘來’가 있다.

123) 正：《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 ‘政’

124) 用：《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 ‘信’

125) 道：《晦庵集》(권59 〈答吳斗南〉)에는 뒤에 ‘先生’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80

徐居厚

《大全》：公諱元德，字居厚。【疑是建安人。】

《書》：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看書126)亦且適意遮眼127)，正不必大段著128)記當，損人心力，使人血氣129)不舒，易生疾病【云云】。至於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劉晦伯書〉：“韜仲向語及，欲來春與居厚同爲此來，不知果否？”

○〈答劉韜仲130)書〉：“建安社倉131)收支官恐不免煩居厚，不知渠屑就否。”

126) 看書：《晦庵集》(권56 〈答徐居厚〉)‘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

127) 眼：《晦庵集》(권56 〈答徐居厚〉)에는 뒤에 ‘自有意味’가 있다.

128) 著：《晦庵集》(권56 〈答徐居厚〉)‘著力’

129) 血氣：《晦庵集》(권56 〈答徐居厚〉)‘氣血’

130) 向語及……答劉韜仲：陶山本에는 없다.

131) 建安社倉：《晦庵集》(속집 권4 〈答劉韜仲〉)에는 없다. 今按：退溪의 설명이다.

宋季 朱門諸子-281

項平父

【《姓源珠璣》：“括蒼¹³²⁾人云云。”自號平庵.】

《史傳》略：公諱安世，字平父，江陵人。淳熙進士，祕書正字。光宗不過宮，寧宗逐朱熹，皆上書切諫。以僞黨罷。後知鄂州。俄淮漢師潰，侂胄惡宣撫薛叔似惄懦。公貽侂胄書，末曰：“偶送客江頭，飲竹光酒，醉不成字。”侂胄大喜曰：“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湖廣總領。公徑遣兵解圍。吳獵代叔似爲宣撫，尋入蜀，命公權宣撫。有幕官王度，獵客也。獵與公素善。及公招軍，名‘項家軍’，多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公憾之。至是，斬度。獵聞于朝，公坐免。後以龍圖爲湖南轉運判官。臺劾罷，卒。所著《易玩辭》及他書，多行世。

○《文獻通考》：“公當慶元中，得罪時論，居江陵，杜門不出，潛心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自序云云。【按：公招軍，恐當總領時事，故獵以宣撫誅其亂首。】

132) 括蒼：奎章閣本·陶山本‘活蒼’

《書》：聖人指示爲學之方¹³³⁾，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個‘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

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云云。若謂堯·舜以來¹³⁴⁾兢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略無虛閒¹³⁵⁾意思·省察工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邪？

○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¹³⁶⁾。是以聖人¹³⁷⁾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

133) 方：《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에는 뒤에 ‘周遍詳密’이 있다.

134) 來：《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에는 뒤에 ‘所謂’가 있다.

135) 閒：《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 ‘間’

136) 知：《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에는 뒤에 주석으로 ‘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가 있다.

137) 人：《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 ‘賢’

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¹³⁸⁾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¹³⁹⁾。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會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悵悵無所依據，雖¹⁴⁰⁾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

○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

○熹¹⁴¹⁾一生辛苦讀書¹⁴²⁾，及此暮年，略見¹⁴³⁾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

138) 是：《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에는 뒤에 ‘合下’가 있다.

139) 事：《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에는 뒤에 ‘此固已失之矣’가 있다.

140) 雖：《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에는 뒤에 ‘於’가 있다.

141) 熹：《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 ‘所幸’

142) 書：《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에는 뒤에 ‘微細揣摩，零碎括剔’이 있다.

143) 見：《晦庵集》(권54 〈答項平父〉)에는 뒤에 ‘從上’이 있다.

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尙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悵悵耳。【“自覺道間學上多了”一段，見《心經附註》。】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282

王欽之

《大全》：只出姓字。

《書》：義¹⁴⁴⁾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

○所須問目¹⁴⁵⁾，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無¹⁴⁶⁾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個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¹⁴⁷⁾，終無浹洽之功，非¹⁴⁸⁾所以望於尊兄者¹⁴⁹⁾。

144) 義：《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앞에 ‘至於’가 있다.

145) 目：《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뒤에 ‘竊謂’가 있다.

146) 無：《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 ‘不’

147) 件：《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뒤에 ‘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躡等之弊’가 있다.

148) 非：《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뒤에 ‘區區’가 있다.

149) 者：《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뒤에 ‘故不敢承命晚聞’가 있다.

但願¹⁵⁰⁾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¹⁵¹⁾，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¹⁵²⁾。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尙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邪？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¹⁵³⁾程子¹⁵⁴⁾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云云¹⁵⁵⁾。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¹⁵⁶⁾，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¹⁵⁷⁾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

150) 願：《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뒤에 ‘頗采前說，而’가 있다.

151) 易：《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뒤에 ‘但只從頭看將去’가 있다.

152) 者：《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뒤에 ‘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가 있다.

153) 然：《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뒤에 ‘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가 있다.

154) 程子：《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 ‘程夫子’

155) 云云：《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 ‘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

156) 進：《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에는 뒤에 ‘無迫切陵節之弊’가 있다.

157) 舍：《晦庵集》(권58 〈答王欽之〉) ‘捨’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宋季 朱門諸子-283

楊元範

《大全》：公諱大灤.

○按：先生知南康軍，公時爲軍學教授。先生建白鹿書院，屬公董其事。

《書》：論《易》說云：“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眞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宋季 朱門諸子-284

郭希呂

《大全》：公諱律.

○按：書中爲希呂先人作銘而辭作叙。銘類有〈東陽郭德誼墓銘〉而無叙，當是希呂先人銘也。

《書》：來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悌，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¹⁵⁸⁾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¹⁵⁹⁾。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

158) 置：《晦庵集》(권54 〈答郭希呂〉)에는 뒤에 ‘而不聞’가 있다.

159) 也：《晦庵集》(권54 〈答郭希呂〉)에는 뒤에 ‘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가 있다.

固已爲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謬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邪？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

○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¹⁶⁰⁾。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得見¹⁶¹⁾詳細邪¹⁶²⁾？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160) 耳：《晦庵集》(권54 〈答郭希呂〉)에는 뒤에 ‘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이 있다.

161) 得見：《晦庵集》(권54 〈答郭希呂〉)‘見得’

162) 邪：《晦庵集》(권54 〈答郭希呂〉)‘耶’뒤에 ‘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85

林伯和

《大全》：只出姓字。

○《台寓錄》：“名鼐，一字元秀，黃巖人。乾道進士，終筠州通判。

《書》：示喻‘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

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¹⁶³⁾先儒¹⁶⁴⁾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¹⁶⁵⁾，成誦在

163) 而：《晦庵集》(권49 〈答林伯和〉)에는 뒤에 ‘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가 있다.

164) 儒：《晦庵集》(권49 〈答林伯和〉)에는 뒤에 ‘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이 있다.

心，乃可加省察之功¹⁶⁶⁾。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¹⁶⁷⁾，勉厲而力行之，邪¹⁶⁸⁾志之萌¹⁶⁹⁾，果決而速去之¹⁷⁰⁾，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165) 熟 : 《晦庵集》(권49 〈答林伯和〉)에는 뒤에 ‘與經文一般’이 있다.

166) 功 : 《晦庵集》(권49 〈答林伯和〉)에는 뒤에 ‘蓋與講學互相發明’이 있다.

167) 發 : 《晦庵集》(권49 〈答林伯和〉)에는 뒤에 ‘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이 있다.

168) 邪 : 《晦庵集》(권49 〈答林伯和〉)에는 앞에 ‘其’가 있다.

169) 萌 : 《晦庵集》(권49 〈答林伯和〉)에는 뒤에 ‘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이 있다.

170) 之 : 《晦庵集》(권49 〈答林伯和〉)에는 뒤에 ‘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286

李叔文

《大全》：只出姓字。

○按：先生守南康，嘗欲以學職延致叔文。且詳其他往復書中之辭，叔文當是南康人。

《書》：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相望千里，何時復得從容反復如往時邪？更願益加持守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喻及爲學次第，甚慰¹⁷¹⁾。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覲·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¹⁷²⁾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

171) 慰：《晦庵集》(권52 〈答李叔文〉)에는 뒤에 ‘所懷’가 있다.

172) 瘁：《晦庵集》(권52 〈答李叔文〉) ‘錮’

須注脚¹⁷³⁾，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

173) 脚：《晦庵集》(권52 〈答李叔文〉) ‘解’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287

丘子服

《大全》：公諱膺，字子服，先生表弟。

《書》：論老子“寵若驚，貴大患”等語。

○示喻有科舉之累，愚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

○《通書》完本¹⁷⁴⁾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

○〈與儲行之書〉，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先生嘗與子服游蘆山，有詩。】

174) 完本：《晦庵集》(속집 권7 〈答丘子服〉)‘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頃自刊定，比它本爲完’

宋季 朱門諸子-288

曾無擇

《大全》：只出姓字.

○《一統志》：“曾三異兄有名三復者，無擇必三復字也。

《書》：疑義175)報去，但覺得多是在外邊看，未有個入頭處。須更虛心靜慮，將聖賢言語從裏面親切處看出來，庶幾見得意味，不爲空言。不然，似此泛濫含糊，無益於事，終久不得力也。

175) 疑義：《晦庵集》(권60 〈答曾無擇〉) ‘所示疑義，悉已’

宋季 朱門諸子-289

杜貫道

《大全》：只出姓字.

○《台寓錄》：“黃巖人.

《書》：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矣¹⁷⁶⁾。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¹⁷⁷⁾，或能相與一來，大幸，面見指說，殊勝書問往還也。

176) 矣：《晦庵集》(권62 〈答杜貫道〉)에는 뒤에 ‘其間雖有小未通處，今亦不暇一一條析奉報也。致道歸，草草附此。作書多，不能詳細.’가 있다.

177) 見：《晦庵集》(권62 〈答杜貫道〉)에는 뒤에 ‘耳’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90

程珙

《大全》：只出姓名。

○按：公嘗於玉山講席，發問性情等名義。先生答說甚悉，卽〈玉山講義〉也。

《書》：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爲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291

劉君房

《大全》：姓字下註云：“元城之孫。《續集》又稱爲知縣。”

《書》：辭序元城遺文。又論《本義》·《啓蒙》之所以作。其末云：“讀《易》難¹⁷⁸⁾，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

178) 讀易難：《晦庵集》(권60 〈答劉君房〉)‘要之，此書真是難讀’

宋季 朱門諸子-292

熊夢兆

《大全》：只出姓字。

《書》：問：“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又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293

蘇晉叟

《大全》：公諱湊，字晉叟。

《書》：示喻爲學之意，比179)前180)加通暢矣。因論〈牛山之木〉章。【又數書論心性情。】

○問：“學原於思，不思則不得。然而湊竊復以謂‘覬得之之心，又學181)患182).’” 曰：“方其思時，自是著覬得之心不得，但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

○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湊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自生，乃佳耳。

179) 比：《晦庵集》(권55 〈答蘇晉叟〉)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180) 前：《晦庵集》(권55 〈答蘇晉叟〉)에는 뒤에 ‘日’이 있다.

181) 學：《晦庵集》(권55 〈答蘇晉叟〉)에는 뒤에 ‘者之’가 있다.

182) 患：《晦庵集》(권55 〈答蘇晉叟〉)에는 뒤에 ‘不審先生以爲然否？更乞誨教.’가 있다.

○示及文字，足見潛心之力。但覺¹⁸³⁾須更於分明平實處看，乃見端的。一向如此，恐浸淫入禪學去矣。【又一書，以學禁辭先墓文。】

183) 覺：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55 〈答蘇晉叟〉)‘却’

宋季 朱門諸子-294

王晉輔

《大全》：公諱峴，字晉輔。【呂子約女婿。○晉輔父名信臣，先生嘗跋其行實。】

《書》：爲學¹⁸⁴⁾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¹⁸⁵⁾義，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¹⁸⁶⁾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尙，遺¹⁸⁷⁾風之弊¹⁸⁸⁾，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論¹⁸⁹⁾》·《孟》·《中¹⁹⁰⁾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¹⁹¹⁾，使

184) 學：《晦庵集》(권62 〈答王晉輔〉)에는 뒤에 ‘大概’가 있다.

185) 文：陶山本 ‘□’

186) 然：《晦庵集》(권62 〈答王晉輔〉)에는 뒤에 ‘於愚意’가 있다.

187) 遺：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62 〈答王晉輔〉)‘流’

188) 弊：《晦庵集》(권62 〈答王晉輔〉)에는 뒤에 ‘其所從來也遠’이 있다.

189) 論：《晦庵集》(권62 〈答王晉輔〉)에는 앞에 ‘若’이 있다.

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

○吾友今¹⁹²⁾且理會自家著繁切身要用底道理，久之見識漸明，履踐漸實，自不被人瞞，亦不須與人辨論紛爭也。季章耿介，於人有責¹⁹³⁾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居獨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工夫無由長進，不可忽也。

190) 中：《晦庵集》(권62 〈答王晉輔〉)에는 앞에 ‘若’이 있다.

191) 行：《晦庵集》(권62 〈答王晉輔〉)에는 뒤에 ‘以序而廣’이 있다.

192) 今：《晦庵集》(권62 〈答王晉輔〉)에는 뒤에 ‘亦未須理會此等’이 있다.

193) 責：陶山本‘貴’

宋季 朱門諸子-295

曾致虛

《大全》：只出姓字。

○按：名集，章貢人。知南康，重修壯節亭，作冰玉堂先生作記。

《書》：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措¹⁹⁴⁾? 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又一書，論學中像設之非。】

194) 措：《晦庵集》(卷62 〈答曾致虛〉)‘錯’

宋季 朱門諸子-296

任行甫

《大全》：只出姓字。

《書》：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韜晦，勿太向前爲佳。

○塵中汨沒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漑，勿令斷絕，爲庶幾爾。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¹⁹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

195) 否：《晦庵集》(권64 〈答任行甫〉)에는 뒤에 ‘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97

許進之

《大全》：只出姓字。

○先生〈招隱操序〉云：“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予書堂。夜久月明，風露淒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乃¹⁹⁶⁾更爲〈招隱〉之操。云云。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作¹⁹⁷⁾一闋，又爲一闋以反之¹⁹⁸⁾，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又嘗寫與‘胎仙’二大字，名其室。有律詩一首。

《書》：人生諸事，且¹⁹⁹⁾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需，乃佳耳²⁰⁰⁾。讀

196) 乃：《晦庵集》(권1 〈招隱操〉)에는 앞에 ‘既’가 있다.

197) 作：《晦庵集》(권1 〈招隱操〉)에는 앞에 ‘戲’가 있다.

198) 之：《晦庵集》(권1 〈招隱操〉)에는 뒤에 ‘口授進之，併請穀城七者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之’가 있다.

199) 且：《晦庵集》(권64 〈答許進之〉)에는 앞에 ‘大抵’가 있다.

200) 耳：《晦庵集》(권64 〈答許進之〉)에는 뒤에 ‘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이 있다.

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298

高國楹

《大全》：只出姓字。【國楹疑是名也。】

○陳止齋詩集有〈送國楹從朱元晦受學詩〉。

《書》：所喻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²⁰¹⁾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恐²⁰²⁾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爲失也。

201) 亦：《晦庵集》(권62 〈答高國楹〉)에는 뒤에 ‘有次第’가 있다.

202) 恐：《晦庵集》(권62 〈答高國楹〉)에는 앞에 ‘竊’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299

方子實

《大全》：公諱芹之，字子實。

《書》：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²⁰³⁾，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無²⁰⁴⁾適²⁰⁵⁾，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卽是主一，主一卽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203) 懈：《晦庵集》(권59 〈答方子實〉) ‘墮’

204) 無：《晦庵集》(권59 〈答方子實〉)에는 앞에 ‘程子’가 있다.

205) 適：《晦庵集》(권59 〈答方子實〉)에는 뒤에 ‘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의’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00

朱朋孫

《大全》：只出姓字.

《書》：讀書²⁰⁶⁾貴專而不貴博。今一朝²⁰⁷⁾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²⁰⁸⁾，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²⁰⁹⁾，以求聖學工夫次第²¹⁰⁾，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寸得尺雖少，而皆爲吾有矣。

206) 讀書：《晦庵集》(권60, 〈答朱朋孫〉) ‘讀之者’

207) 朝：《晦庵集》(권60, 〈答朱朋孫〉) ‘旦’

208) 要：《晦庵集》(권60, 〈答朱朋孫〉) ‘要也’

209) 書：《晦庵集》(권60, 〈答朱朋孫〉)에는 뒤에 ‘優柔厭飫’가 있다.

210) 次第：《晦庵集》(권60, 〈答朱朋孫〉) ‘次第之實’

宋季 朱門諸子-301

劉叔文

《大全》：只出姓字。

《書》：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²¹¹⁾。只看〈太極圖〉，熹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若未會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閒說話也。

○細詳來喻，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徧²¹²⁾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爲性·性之粗者爲氣也。

211) 也：《晦庵集》(권46, 〈答劉叔文〉)에는 뒤에 ‘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終，方是不錯.’가 있다.

212) 徧：《晦庵集》(권46, 〈答劉叔文〉) ‘徧’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02

李次張

《大全》：只出姓字。

《書》：承留意七篇之指，想深有所契。義利之際，固當深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據以審夫義利之分也。試以此質之南軒，當亦以爲然耳。

宋季 朱門諸子-303

徐志伯

《大全》：公諱造，字志伯。

《書》：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像²¹³⁾，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兩廡爲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爲此耳。幸試思之。

213) 像：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58, 〈答徐志伯〉)‘象’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04

嚴居厚

《大全》：公諱士敦，字居厚。詩集多與之酬唱。【先生題公詩軸，稱公攝事閩清。²¹⁴⁾】

《書》：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²¹⁵⁾。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²¹⁶⁾，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愴，自無忧迫之累。【又告以養氣之法。】

214) 清：陶山本‘□’

215) 此：《晦庵集》(권45, 〈答嚴居厚〉)에는 뒤에 ‘然又別無他岐，不可欲速，’이 있다.

216) 舉：《晦庵集》(권45, 〈答嚴居厚〉)에는 뒤에 ‘之習’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305

丘子野

《大全》 217): 只出姓字. 【先生表兄有酬唱詩.】

《書》: 答書論《易》〈觀〉·〈玩〉之別云: “〈觀〉者, 一見而決; 〈玩〉者, 反復而不舍之謂也.” 箕短龜長之說云: “卜筮²¹⁸⁾, 專一則應, 疑貳則差. 獻²¹⁹⁾立驪姬²²⁰⁾, 以私心爲主, 而取必於神明²²¹⁾, 豈有感通之理²²²⁾? 所²²³⁾以筮²²⁴⁾雖吉, 而²²⁵⁾不免於凶²²⁶⁾. 今不推其所以聽於神²²⁷⁾者²²⁸⁾不專不一, 而遽欲卽此以

217) [두주 先生序子野論語訓文考錄次.]가 있다.

218) 卜筮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 ‘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 虛其心以聽於鬼神’

219) 獻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 ‘晉獻之欲’

220) 姬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에는 뒤에 ‘以理觀之, 不待卜而不吉可知. 及其卜之不吉也, 則亦深切著明已矣, 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 是’가 있다.

221) 明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에는 뒤에 ‘也’가 있다.

222) 理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에는 뒤에 ‘哉’가 있다.

223) 所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에는 앞에 ‘此’가 있다.

224) 筮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225) 而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에는 뒤에 ‘卒’이 있다.

226) 凶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에는 뒤에 ‘也’가 있다.

227) 神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에는 앞에 ‘鬼’가 있다.

228) 者 : 《晦庵集》(권45, 〈答丘子野〉)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

○林擇之書：“陸崇安相會否²²⁹⁾? 表兄丘子野欲求一託²³⁰⁾書館處，不知渠請人否？爲²³¹⁾託朋友²³²⁾問之²³³⁾。此兄近日爲況益牢落²³⁴⁾，幸²³⁵⁾留意。

229) 否：《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渠今冬必來赴官. 某’가 있다.

230) 記：《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앞에 ‘依’가 있다.

231) 爲：《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앞에 ‘告’가 있다.

232) 友：《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宛轉’이 있다.

233) 之：《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便中見報’가 있다.

234) 落：《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欲此甚急’이 있다.

235) 幸：《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千萬’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306

劉仲升

《大全》：只出姓字.

《書》：所示季章議論，殊不可曉.

但如仲升又²³⁶⁾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是²³⁷⁾天理²³⁸⁾·是人欲²³⁹⁾，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

236) 又：《晦庵集》(권53, 〈答劉仲升〉)에는 앞에 ‘則’이 있다.

237) 是：《晦庵集》(권53, 〈答劉仲升〉)에는 앞에 ‘此’가 있다.

238) 理：《晦庵集》(권53, 〈答劉仲升〉)에는 뒤에 ‘耶’가 있다.

239) 欲：《晦庵集》(권53, 〈答劉仲升〉)에는 뒤에 ‘耶’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07

應仁仲

《大全》：只出姓字。

○《台寓錄》：“名恕，號艮齋，括蒼人。淳熙初，寓居黃巖。先生以老友呼之。”

《書》：《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小²⁴⁰⁾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累書論編禮事，又論《易本義》，又有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又‘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等語，其人似不及登門，而許可之意見矣。】

240) 小：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卷54，〈答應仁仲〉)‘少’

宋季 朱門諸子-308

朱子繹

《大全》：只出姓字。

《書》：讀²⁴¹⁾《大學》，甚善。大抵其說²⁴²⁾多是爲學之題目次第，繁要是‘格物’兩字，却未曾說著下手處。故²⁴³⁾讀此而不得其要者，類如數遺棄之齒而求有獲，亦沒世窮年而無得矣。須著精神領略個大體規模，便尋個的當下手處，著實用功，始是會讀《大學》也。

241) 讀：《晦庵集》(권54, 〈答朱子繹〉)에는 앞에 ‘知’가 있다.

242) 說：《晦庵集》(권54, 〈答朱子繹〉)에는 뒤에 ‘雖多’가 있다.

243) 故：《晦庵集》(권54, 〈答朱子繹〉)에는 뒤에 ‘學者之’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09

劉仲則

《大全》：公諱榦，字仲則。

《書》：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專²⁴⁴⁾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²⁴⁵⁾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²⁴⁶⁾而中於幾會²⁴⁷⁾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也。

244) 專：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54, 〈答劉仲則〉)‘全’

245) 學：《晦庵集》(권54, 〈答劉仲則〉)에는 뒤에 ‘問辨’이 있다.

246) 原：《晦庵集》(권54, 〈答劉仲則〉)‘源’

247) 會：《晦庵集》(권54, 〈答劉仲則〉)에는 뒤에 ‘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310

黃冕仲

《大全》：只出姓字。

《書》：所論爲學工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覲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則²⁴⁸⁾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248) 則：《晦庵集》(권54 〈答黃冕仲〉) ‘即’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11

周深父

《大全》：只出姓字。

○名濬。先生有〈深父更名序〉。

《書》：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騁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宋季 朱門諸子-312

汪易直

《大全》：只出姓字。【按：先生答一書，言改名事云：“或已得先端明本旨，則不必改也。”又《一統志》：“汪聖錫子名達。易直，必達字也。達登第，亦爲端明殿學士。】

《書》：示喻自訟之篇，足見立志爲己之切²⁴⁹⁾，此正《大學》所謂‘誠其意’者。然²⁵⁰⁾欲誠其意者，又必以格物致知爲先²⁵¹⁾。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粗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而無待於自欺。如其不然，而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便謂所以誠其意者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間，終不免爲自欺也。

249) 切：《晦庵集》(권60 〈答汪易直〉)에는 뒤에 ‘尤以爲慰’가 있다.

250) 然：《晦庵集》(권60 〈答汪易直〉)에는 뒤에 ‘意不能以自誠，故推其次第，則’이 있다.

251) 先：《晦庵集》(권60 〈答汪易直〉)에는 뒤에 ‘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便不能無物欲之蔽，故不能以自知.’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13

江彥謀

《大全》：只出姓字。

《書》：所論《正蒙》大旨，則²⁵²⁾失之太容易爾。恐須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眞矣。

252) 則：《晦庵集》(권64 〈答江彥謀〉)에는 뒤에 ‘恐’이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314

江端伯

《大全》：只出姓字.

《書》：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惟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讀²⁵³⁾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復²⁵⁴⁾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253) 讀：《晦庵集》(권64 〈答江端伯〉)에는 앞에 ‘而’가 있다.

254) 復：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64 〈答江端伯〉) ‘覆’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15

趙民表

《大全》：只出姓字。

《書》：學²⁵⁵⁾以致知爲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255) 學：《晦庵集》(卷64 〈答趙民表〉)‘古人之學’

宋季 朱門諸子-316

奚仲淵

《大全》：只出姓字。

《書》：孟子論‘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謂集義於此以養彼浩然之氣也。又謂不必於應用處斟酌是否，亦恐未免離內外・判心跡之病。聖賢所謂‘義’者，正欲於應用處斟酌耳【云云。】義理之間誠當明辨，然非有格物致知與敬以直內之功，則亦難明而易失。來喻所謂‘熟處難忘’者，恐坐此也，然亦學者之通患。如熹正苦此而未能自說²⁵⁶⁾耳。【‘義理’之‘理’，元本如此，恐當作‘利’。】

256) 說：《晦庵集》(卷62 〈答奚仲淵〉) ‘脫’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17

傳誠子

《大全》：只出姓字。

《書》：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爲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²⁵⁷⁾。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

257) 處：《晦庵集》(권62 〈答傅誠子〉)에는 뒤에 ‘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 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318

胡寬夫

《大全》：只出姓字。

《書》：示喻²⁵⁸⁾足見別後進學之篤²⁵⁹⁾。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²⁶⁰⁾。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況廢却自家合做底繁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閒口舌，有損無益²⁶¹⁾也。

258) 喻：《晦庵集》(권45 〈答胡寬夫〉)에는 뒤에 ‘疑義數條’가 있다.

259) 篤：《晦庵集》(권45 〈答胡寬夫〉)에는 뒤에 ‘甚慰甚慰。大概如此看,’이 있다.

260) 神：《晦庵集》(권45 〈答胡寬夫〉)에는 뒤에 ‘空費日力’이 있다.

261) 益；《晦庵集》(권45 〈答胡寬夫〉)에는 뒤에 ‘尤當深戒’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19

汪會之

《大全》：只出姓字。

《書》：所寄《大學》愧煩刊刻²⁶²⁾，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

今雖幸略窺大旨，然循其序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間，豈不幸甚！願更²⁶³⁾深考之而實從事焉，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推之上下疑有闕誤。】

262) 刻：《晦庵集》(권64 〈答汪會之〉)에는 뒤에 ‘跋語尤見留意’가 있다.

263) 願更：《晦庵集》(권64 〈答汪會之〉) ‘更願益’

宋季 朱門諸子-320

吳生玭

【‘玭’，俗作‘玭’，與‘𧔗’同，蒲眠切，又符人切，班珠也。】

《大全》：只出姓名。²⁶⁴⁾

《書》：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於²⁶⁵⁾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澹²⁶⁶⁾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邵康節²⁶⁷⁾之告章子厚曰：“以君²⁶⁸⁾之材，於吾²⁶⁹⁾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故²⁷⁰⁾談經²⁷¹⁾多出於新奇，立意²⁷²⁾或

264) 名：奎章閣本·筑大本‘字’

265) 於：《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에는 없다.

266) 澹：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淡’

267) 邵康節：《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에는 앞에 ‘而’가 있다.

268) 君：陶山本‘吾’

269) 吾：《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吾之’

流於偏宕，辭²⁷³⁾氣之間，無²⁷⁴⁾溫厚和平·歛退篤實之意²⁷⁵⁾，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邪？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邪²⁷⁶⁾ 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²⁷⁷⁾。恕其僭帥²⁷⁸⁾，千萬之幸。

270) 故：《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 ‘所以’

271) 經：《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 ‘經則’

272) 意：《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 ‘意則’

273) 辭：《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 ‘而辭’

274) 無：《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에는 앞에 ‘又覺其’가 있다.

275) 意：《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에는 뒤에 ‘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가 있다.

276) 邪：《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에는 뒤에 ‘若熹之愚，無以及此。然’이 있다.

277) 愚：《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에는 뒤에 ‘而又不敢摘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挽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이 있다.

278) 帥：《晦庵集》(권59 〈答吳仲玭〉) ‘率’

宋季 朱門諸子-321

池子文

《大全》：只出姓名。

○《台寓錄》：“名從周，嘉定特科，黃巖人。

《書》：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工夫，豈可便慮其難²⁷⁹⁾? 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此只是爲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²⁸⁰⁾忽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汎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爲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只終只下恐有脫字。】

279) 難：《晦庵集》(권62 〈答池從周〉)‘雜’

280) 若：《晦庵集》(권62 〈答池從周〉)에는 뒤에 ‘都’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以下至劉子晉八十三人，略見《實紀》，或只見姓名。○其事見於他書者并取錄之。】

宋季 朱門諸子-322

鄭成叔(文遜)

號庸齋，福州閩縣人。嘉泰甲子貢士。朱子嘗令編次喪禮。
有²⁸¹⁾《易啓蒙或問》²⁸²⁾、《春秋集解》·《喪禮長編》·《庸齋集》。²⁸³⁾

281) 有：《實紀》‘所著有’

282) 易啓蒙或問：《實紀》‘易學啓蒙或問’

283) 庸齋集：《實紀》‘庸齋集等書’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23

陳敏仲(駿)

號仁齋，寧德人。登進士。有《論孟詩筆義》。²⁸⁴⁾

284) 有論孟詩筆義：《實紀》‘所著有語孟筆義·詩筆義，未脫稿。’

宋季 朱門諸子-324

吳叔夏(昶)

號友堂，休寧人。有²⁸⁵⁾《易論》·《書說》·史評·詩文。²⁸⁶⁾

285) 有：《實紀》‘所著有’

286) 詩文：《實紀》‘詩文若干卷’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25

高穎叔(禾)

晉江人。 淳熙²⁸⁷⁾進士，歷官兵部郎中，有²⁸⁸⁾《愛閒集》。

287) 淳熙：《實紀》‘淳熙辛丑’

288) 有：《實紀》‘所著有’

宋季 朱門諸子-326

曾誠叟(逢震)

閩縣人. 著289)《月林醜鏡》.

289) 著 : 《實紀》‘所著有’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27

林景文(武)

號尚絅，永嘉人。以恩科授河池縣尉。有集²⁹⁰⁾《朱子語錄》。

290) 有集：《實紀》‘所集有’

宋季 朱門諸子-328

劉近仁(剛中)

光澤人。嘉定²⁹¹⁾進士，調蕭溪²⁹²⁾丞。有²⁹³⁾《師友問答》·《西漢奇語》。

291) 嘉定：《實紀》‘嘉定四年’

292) 蕭溪：《實紀》‘蘭溪’

293) 有：《實紀》‘所輯有’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29

吳溫父(居仁)

建陽人. 融州節294)推.295) 朱子稱其貞廉.

294) 節：《實紀》‘節度’

295) 推：《實紀》‘推官’

宋季 朱門諸子-330

祝和父(穆)

歙人，居建安，朱子內姪。編²⁹⁶⁾《事文類聚》·《方輿勝覽》諸書。

○《一統志》：“新安人，博涉經史【云云】。

○《事文類聚》載公〈南溪樟隱記〉略云：“余卜居南溪上流。溪之濱有喬木二，蓋古之豫章而今俗以樟名者也。余愛此，遂名吾室。搜篋得晦庵／朱子所書四大字揭于廳之楣，即其右闢小室，又取朱子所書‘歲寒’二大字爲扁，以表古樟之雅致。於此而讀書以求聖賢爲己之學，涵養體察，私淑吾身，庶幾不負朱子疇昔教育之意【云云】。

296) 編：《實紀》‘所編輯’

宋季 朱門諸子-331

馮去疾

《實紀》姓名下只云：“知南康軍。”

○《一統志》：“知興國軍，乃朱文公門人。開定本《四書》於滄浪亭，號興國本。【興國州入武昌府。滄浪亭在興國州治後。】

○椅子。淳祐進士，爲宗學諭。丁大全爲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闈言不可，下詔禁戒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牌下。未幾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致大全意，願母²⁹⁷⁾遽歸，少俟收召。去非奮然正色曰：“老夫今歸廬山，不復仕矣。絕之不與言。【《實紀》作‘疾’，《一統志》作‘非’，恐是別人。】

297) 母：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母’

宋季 朱門諸子-332

蔣彥禮(康國)

號鼎山，吉田人。朱子《楚辭集解》·《凡楚集》皆質之。【《大全別集》〈答林師魯書〉：“鼎山蔣丈來尉茲邑云云。”邑當指崇安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33

周子靜(端朝)

號西麓，永嘉人。嘉定298)進士，歷官權刑部侍郎·太中大夫，贈宣奉大夫，謚文忠。有299)《西麓文章稿》。

○《一統志》：“爲大學生時，趙汝愚爲奸臣所攻，罷相。公與同舍生楊宏中等六人上疏救之。時稱‘六君子’。仕終吏部侍郎。

298) 嘉定：《實紀》‘嘉定中’

299) 有：《實紀》‘所著有’

宋季 朱門諸子-334

郭子奇(磊卿)

台州 僂居人。嘉定³⁰⁰進士，除起居舍人，謚正肅。

○《一統志》：“嘉泰初，與司諫曹豳·王萬·徐清叟，俱負直聲，號‘嘉熙四諫’。”

○亦見《台寓錄》。

300) 嘉定：《實紀》‘嘉定七年’

宋季 朱門諸子-335

曹簡甫(彥約)

號昌谷，都昌人。淳熙³⁰¹⁾進士，歷³⁰²⁾兵部尚書，改寶章閣學士云云，謚文簡。

○《一統志》：“天資穎異，從朱子講學云云。平生以建立事功爲務，多所建明。寶慶中，知常德府。陛辭曰：‘下情未通，橫歛未革。’帝曰：‘其病安在？’曰：‘言官未及時政，下情安得通？都城苞苴公行，則州縣橫歛無可疑者。’在郡有治聲。”

○知漢陽，金人大入。郡兵寡弱。訪得土豪三人，授方略，逆擊大破之。

301) 淳熙：《實紀》‘淳熙八年’

302) 歷：《實紀》‘歷官’

宋季 朱門諸子-336

李子賢(東)

邵武人。紹熙303)進士，萬安縣令。

○《一統志》：“綱族孫，受學于朱子云云。爲廬陵主簿，秩滿，周必大餞以詩曰：‘地跨江·閩秀氣兼，玉成界尺直方廉。西曹久處習鑿齒，高士惟知孫子嚴。’”

303) 紹熙：《實紀》‘紹熙中’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37

程寶石(若中)

號槃澗³⁰⁴⁾，古田人。有《槃澗集》。

○《一統志》：“公與余闕 林夔孫，皆朱子門人【云云】。

304) 檳澗：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盤澗’

宋季 朱門諸子-338

丁復之(克)

崇安人。朱子誌其墓，稱其“篤厚慈良，有志爲己之學。”

○見先生〈棲賢磨崖題名〉。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39

傅子期(脩)

豫章 進賢人. 朱子稱其孝.

宋季 朱門諸子-340

林公度(憲卿)

號存齋, 福州懷安人. 朱子稱其忠信.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41

黃尚質(幹)

長溪人. 官至直學士院，著述甚富.

宋季 朱門諸子-342

汪季英(端雄)

婺源人. 試建東山九曲亭, 與朱子講道其間.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43

翁粹翁(易)

崇安人。授徒竹林精舍。

宋季 朱門諸子-344

程文伯(櫱)

號翠林，婺源人，洵之從子。所輯有《先賢格言》。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45

陳光卿(利用)

同安縣學司書兼奉祠. 試編《大同集》.

宋季 朱門諸子-346

劉叔光(鏡)

惠安人，號稱高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47

王伯海(瀚)

金華人。武當軍節推，朝奉郎。子柏受業³⁰⁵⁾何基云云。

【伯海父師愈，嘗從楊龜山學《易》，又從朱子·張南軒·呂東萊游。先生撰其神道碑。】

305) 業：《實紀》‘學勉齋門人’

宋季 朱門諸子-348

王季海(漢)

瀚之弟，仁和縣尉。【先生〈郭長陽醫書跋〉，稱公字爲伯紀，與此不同。】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49

劉季銘(炯)

爚之弟。慶元³⁰⁶⁾進士，固始縣令。

306) 慶元：《實紀》‘慶元己未’

宋季 朱門諸子-350

陳仁仲(孔夙)

孔碩之兄，寓平江。慶元³⁰⁷⁾進士。

307) 慶元：《實紀》‘慶元五年’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51

葉成之(武子)

邵武人。嘉定308)進士，直309)龍圖閣，加祕閣修撰。

308) 嘉定：《實紀》‘嘉定甲戌’

309) 直：《實紀》‘歷官直’

宋季 朱門諸子-352

陳師中(守)

莆田人。蔭310)補，歷官奉直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公事，遷將作監。【丞相俊卿之子，宓之兄。】

310) 蔭：《實紀》‘以蔭’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53

陳允初(字)

莆田人. 蔭311)補，歷官太常少卿，奉議大夫.

311) 蔭：《實紀》‘以蔭’

宋季 朱門諸子-354

王之才(仲傑)

縉雲人。嘗從游尋真觀。又見〈棲賢磨崖題名〉。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55

陳朝弼(範)

崇安人。嘉定³¹²⁾進士，調崇安³¹³⁾丞。

312) 嘉定：《實紀》‘嘉定七年’

313) 安：《實紀》‘仁’

宋季 朱門諸子-356

戴養伯(蒙)

永嘉人。紹興314)中第，調紹興府石堰鳴場運鹽官。

314) 紹興：《實紀》‘紹興庚戌’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57

趙師端

知徽州. 兄弟皆師朱子.

○《台寓錄》：“字知道，黃巖人。淳熙進士。文公從弟，丘公壻。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 朱門諸子-358

趙季仁(師恕)

餘杭縣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59

俞夢達(聞中)

邵武人. 淳熙³¹⁵⁾登第，知黎州.

315) 淳熙：《實紀》‘淳熙八年’

宋季 朱門諸子-360

張清叟(揚316)卿)

瑞安人。登第，任南康軍教授。見〈尋真觀題名〉。

316) 揚：奎章閣本‘楊’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61

葉文炳

浦城人，僂遊縣令。

宋季 朱門諸子-362

上官安國(謚)

邵武人，四會縣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63

謝公玉(璡)

祈門³¹⁷⁾人。以特奏名，授龔川助教。

317) 祈門：《實紀》‘祁門’

宋季 朱門諸子-364

許衡甫(文蔚)

號環山，休寧人。紹興318)擢第，兵319)部郎官，著作郎。

318) 紹興：《實紀》‘紹興庚戌’

319) 兵：《實紀》‘歷兵’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65

楊簡

與楊楫·楊方俱師事朱子，號稱三楊。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 朱門諸子-366

鄧邦老

將樂人. 道南書院堂長. 見先生〈落星寺題名〉.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67

林丕顯(譽)

福州 連江人.

宋季 朱門諸子-368

彭子儀(鳳)

宜春人. 見先生〈尋真觀題名〉.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69

陳慶長(祖永)

會稽人. 見先生〈尋真觀題名〉.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 朱門諸子-370

王春卿

建安人. 見先生〈題折桂院行記〉.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71

張致遠(彥先)

臨淮人. 見先生〈題折桂院行記〉及〈書光風霧月亭〉.

宋季 朱門諸子-372

傅夢良(公弼)

莆田人. 先生〈尋真觀題名〉云: “傅夢良先歸.”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73

林仁實

永福人.

宋季 朱門諸子-374

杜幼高(旼)

旼之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75

許幼度(儉)

閩清人.

宋季 朱門諸子-376

趙子明

開封人. 見先生〈題折桂院行記〉.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77

魏元作(恪)

朱子之甥.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 朱門諸子-378

祝癸320)

穆之弟.321)

320) 祝癸 : 陶山本에는 없다.

321) 穆之弟 : 陶山本에는 없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79

劉子禮

建州人.

宋季 朱門諸子-380

趙然道(師雍)

疑師淵之弟。

○《台寓錄》：“黃巖人，仕終朝散大夫，知通州。【《大全》有一書，大加斥責，而《實紀》見錄，豈非後來終能改行卒業邪？故不收書類而收於此，以見得與弟子之列，不在其始之迷塗而在於其終之^{322)能改爾】}

322) 之：陶山本에는 없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81

程士華(實之)

號尊已翁, 歙人, 遷德興.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 朱門諸子-382

膝德玉323)(坪)

璘之從弟.

323) 玉 : 奎章閣本 ‘王’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83

劉季文

宋季 朱門諸子-384

周僴

【今按：董真卿《周易會通》：“字伯莊，永嘉人。文公亦稱莊仲。】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85

劉正之(礪)

建陽人.

宋季 朱門諸子-386

劉實之

礪之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87

陳勝私

南康³²⁴⁾人，見先生〈落星寺題名〉。【先生〈送甘叔懷游廬
阜詩後叙〉云：“陳勝私在九疊屏下田舍，勝士也。叔懷可爲一訪。”】

324) 南康：《實紀》‘南康軍’

宋季 朱門諸子-388

郭廷植(植)

廬陵人. 試從遊尋真觀, 見題名.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89

饒克明

邵武人.【見〈與林擇之書〉.】

宋季 朱門諸子-390

曹彥純

彥約之兄.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91

輔萬

廣之弟.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 朱門諸子-392

劉炳文(賁)

南康 建昌人.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93

薛持中(洪)

永嘉人. 試從遊尋真觀, 見題名, 但題中作志耳.

宋季 朱門諸子-394

蔡元思

江東人. 勉齋稱之.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95

彭子應(樓)

宜春人. 試從遊尋真觀, 見題名.

宋季 朱門諸子-396

周得之

《大全》：與葉永卿·吳唐卿輩同與書言南康事，當是
南康人。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97

江孚先.

宋季 朱門諸子-398

俞子壽

嘗從遊落星寺，見題名。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399

李秉文

嘗從遊落星寺，見題名。

宋季 朱門諸子-400

俞季清(潔己)

先生表姪，嘗遊落星寺，見題名。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401

丁仲澄

【先生有一答書，見《大全·別集》。但其書三十五卷以爲答劉子澄，而《別集》以爲仲澄，恐或《別集》誤，故不錄書類。】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 朱門諸子-402

王翰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403

周頤

【見〈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 朱門諸子-404

劉子晉

宋季 朱門諸子-405

○趙履節

【以下至吳清叔九人，雜出他書或史。】

真西山誌公墓略云：“公名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朱先生於考亭。先生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又授以《通鑑》【云云】。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³²⁵⁾逸發，書過目成誦，落筆驚人，遇事鋒穎捷出。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涵飫揉化，日滋月移，故氣雖勁而發之公不發之私，材雖銳而用之厚不用之薄也。初監中岳廟。忠定終，泣血終喪。文公歿，伯氏往哭之。公疾不能偕，爲詩以餽，辭激烈不少顧。嘉泰初，忠定稍還故秩，始謁選得僉書復州判官。天子誅權臣，恩典繼下。公與伯氏請先直誣枉，改謗史，不當徒被龍³²⁶⁾光。果得請。歷知桂陽軍·邵武軍提舉，福建市舶兼泉

325) 材：陶山本‘村’

326) 龍：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龍’恐當作‘寵’.]이 있다.

州，知邵州，知西外宗正事，知吉州，入爲右曹郎中，遷吏部郎。進對，力言贓吏之害，惟明詔申諭，苞苴賂遺，一切屏絕，以清其源。忠定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爲書以進。孝宗嘉歎。至是，公言於上，願進講。或垂乙覽。力請外。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疾請休致，卒。公生長相門，擺落豪習。平居自勵如玉雪，尊慕正學。在昭武，建濂溪·河南·橫渠·晦庵五先生祠。在邵陽，別像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祀者。爲文根本義理，詩得選體。所與賡唱，若章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名流。有《饒湖集》十卷。孫良淳【別出】。銘略云：“公之稟於天者，既挺然其特異，而自少暨長，沈涵漸漬，不離典訓之中。凡師門之指授，與家塾之磨礱，義利取舍之端，必致嚴於決擇，古今成敗之變，亦洞究其初終。故材之成者日樸而識之邃者日充【云云】。凡聲猷之可紀，皆學問之餘功。

宋季 朱門諸子-406

祝汝昭

真西山誌公墓略云：“乾道年，以真州教授祝櫟【‘櫟’，公回切，木名，如棠而圓，實如木瓜，食之多力也】。爲敕令刪定官。初，金虜畔盟，張忠獻公出護諸將。戰小不利，廷臣群証，上意亦疑。侍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出守饒，又移夔。士論喧然。祝公時爲天府掾，告殿中侍御史章服曰：‘公亡一語，如清議何？’章怒，奏加勒停廢五年。復故秩，分教儀真。虞雍公相擢置敕局，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又爲虞公深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說大忿恨。丞相亦疑公賣直。公請急省親疾。說憾公，褫兩官，勒停數年。說敗。起公爲二千石【云云】。公字汝昭，西安人。登紹興進士第，歷調臨安府錄事·參軍【卽上云天府掾】。既坐前事，卽城南廣利僧舍，脩篁老木間，誅茅結屋，日繙書其中。時晦庵·南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還往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大原與經世切務。旣爲敕局，尋復坐張說斥。復起，特命知信陽軍，改湖北安撫司參議官，歷知台州，除潼川路提刑。入

對，言以‘正心術爲修身之本，別賢佞爲立國之本.’以疾請祠，主管沖佑觀. 卒。公爲人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學以《中庸》·《大學》爲宗，以濂·洛諸先生之言爲法。居官玉雪自持，終其身寄家浮屠氏，囊褚蕭然，惟圖書充物而已。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407

張叔澄

《眞西山文集》：公名彥，清浦城人。紹熙進士，嘗知慶元縣。朱子倡道東南，公數往從之游，得其大指，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以孝友忠信爲本，潔廉勁挺爲質。恨養弗逮親，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所歷州縣，有遺愛。公飲酣激烈，或歌以自侑。聞者悚踊興起。蓋一世豪士也。【陳自強嘗校文于建，公其所取士也。及爲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謹。既去而驟貴，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張叔澄太強項，不可收拾。”或尤公。及陳敗，始歎服云。】

宋季 朱門諸子-408

詹景憲【仕至監車輅院。】

《真西山文集》：公名淵，建之崇安人。慶元五年擢第。儀觀偉然，氣質方重。奮然力學，從朱子游，得修己治人之大致【云云】。嘗取河洛與文公之書，以授子樞曰：“此爲學之本也。汝從有道者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兄弟云。又云：“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喪，詣余西山之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聖賢爲指歸，非他學者比也。”

宋季 朱門諸子-409

趙履常

《史》：公諱汝談，淳熙進士。嘗從朱子訂《疑義》。先生歎異之。佐趙汝愚定大策，欲處以詞掖，力辭去。與弟汝讐，俱以黨斥。理宗朝，以疾去官。言者論其傲睨軒冕，不樂爲世用。彌遠不與祠，乃杜門著述。後官至刑部尚書。著《易》·《書》·《詩》·《論》·《孟》·《周禮》·《禮記》等註。【〈真西山除翰林學士舉自代狀〉：“蚤以宗英，徧親名輩。深醇之學，厥有淵源。雅健之文，自出機軸。確乎不拔之操，卓爾不群之風。”】

宋季 朱門諸子-410

馬任仲

《一統志》：本建陽人。從朱文公學。紹興進士，寓居東陽。歷官州縣，以廉能稱。有《奏議雜著》·《得齋集》。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411

熊端操

按： 公名節，建陽人。嘗編集《性理群書》。其327)
《近思錄》諸儒姓氏註云：“文公門人也。”已未省試前列。時侂胄專攻僞學，排此者悉在前列。惟知舉黃公由坐僞黨，得公〈納諫行仁求賢策〉，以其學正大，未嘗迎合時好，特置前列，且爲奏御。終於知閩縣事，賜緋魚。

327) 其：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其’字恐誤.]가 있다.

宋季 朱門諸子-412

宋氏斌

《史》〈趙與懽傳〉：公袁州人。少從黃公榦·李公燔，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沮。年且八十，少傅趙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朱門諸子-413

吳清叔

《台寓錄》：公名梅卿，字清叔，號謙齋，仙居人。嘉定特科，仕終中州文學。又云：“文公之學，傳於台者甚盛云云。若吳梅卿·郭磊卿·趙知道，雖無問答，而從游之跡散見於傳志諸書，有足徵者，姑存其姓氏爵里而已。

張南軒門人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1

吳晦叔

朱子撰公行狀，略曰：“君名翌，字晦叔，建寧府建陽縣人。早孤，遊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生。聞其論學，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先生既歿³²⁸⁾，又與先生從弟廣仲·從子伯逢·門人張敬夫遊。又上稽聖賢之言，中攬儒先之論，參伍辨訂，雖不主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爲宗。爲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衡山葉公以女妻君。張氏門人在衡者甚衆，無不從君決所疑。岳麓書院虛山長，轉運副使蕭侯之敏以禮聘君，請爲之。君曰：‘此吾先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辭不能。方買田築室於衡山下，有水竹之勝，榜曰‘澄齋’，日講道·讀書·咏歌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云云。

【狀中雖不言受學門下，然先生祭公文有“久辱遊從，多蒙規益”之語，又有答書十三。○胡五峯方辭秦檜禮命，時嘗請爲岳麓書院山長。不報。

328) 歿：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卷97，〈南嶽處士吳君行狀〉)‘沒’

故云先師不得爲.】

朱子與書【此下諸子雖系南軒門人，南軒講論既無從考得，非朱子書無以見諸子之爲學。又朱·張二先生本同道，故凡有朱子書者，不拘他門而錄之。】 曰：“兩魏之分³²⁹⁾，非復有魏室矣。見³³⁰⁾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³³¹⁾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³³²⁾，左³³³⁾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皆³³⁴⁾思所以爲安國靖難³³⁵⁾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何³³⁶⁾策哉？”

○示³³⁷⁾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爲聖人所以開示爲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熹猶³³⁸⁾有疑焉³³⁹⁾。蓋此³⁴⁰⁾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

329) 分：《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뒤에 ‘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가 있다.

330) 見：《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앞에 ‘當是之時’가 있다.

331) 者：《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뒤에 ‘乎’가 있다.

332) 者：《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뒤에 ‘乎’가 있다.

333) 左：《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앞에 ‘則’이 있다.

334) 皆：《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 ‘而皆必’

335) 難：《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뒤에 ‘興復長久’가 있다.

336) 何：《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앞에 ‘復’가 있다.

337) 示：《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앞에 ‘前所’가 있다.

338) 猶：《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뒤에 ‘竊’이 있다.

339) 焉：《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뒤에 ‘而前書亦未及論也’가 있다.

340) 此：《晦庵集》(권42, 〈答吳晦叔〉)에는 뒤에 ‘兩語’가 있다.

戒巧令·務敦朴³⁴¹⁾，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爲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若³⁴²⁾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³⁴³⁾。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³⁴⁴⁾臆度而知³⁴⁵⁾也。【論先知後行，因小學之成，進大學之始，一書見《性理大全書》。】

341) 朴：《晦庵集》(卷42, 〈答吳晦叔〉) ‘樸’

342) 若：《晦庵集》(卷42, 〈答吳晦叔〉) ‘苦’

343) 處：《晦庵集》(卷42, 〈答吳晦叔〉)에는 뒤에 ‘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가 있다.

344) 象：《晦庵集》(卷42, 〈答吳晦叔〉) ‘像’

345) 知：《晦庵集》(卷42, 〈答吳晦叔〉)에는 뒤에 ‘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가 있다.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2

吳德夫

《宋史》〈傳〉略：公諱獮，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久不覲重華宮，公上疏切諫。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某。寧宗卽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公又極諫。會僞學禁興。公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官。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界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議不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黨禁弛起，歷官總領湖廣·江西·京西。侂胄議開邊，公貽書當路，請保邊補軍以備衝突。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加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德安·襄陽俱急。吳曦反于蜀。公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死守，調大軍分道夾擊。金人遂去。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3

游誠之

《姓源珠璣》：公，南軒先生高弟也。嘗論太極·無極，聞者服其簡。【又工詩，如“東風未肯摧桃李，留得疏籬淺澹³⁴⁶⁾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謾憂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等句，詩家所稱。】

朱子與書曰：“日³⁴⁷⁾用工夫，見³⁴⁸⁾其爲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挾³⁴⁹⁾迫切，恐其爲病不但揠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

○從³⁵⁰⁾前馳驚之過³⁵¹⁾，既自知之，亦³⁵²⁾自改之而已，

346) 濫：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淡’

347) 日：《晦庵集》(卷45, 〈答游誠之〉)에는 ‘所論’이 있다.

348) 見：《晦庵集》(卷45, 〈答游誠之〉)에는 앞에 ‘尤’가 있다.

349) 挾：《晦庵集》(卷45, 〈答游誠之〉) ‘挾’

350) 從：《晦庵集》(卷45, 〈答游誠之〉)에는 앞에 ‘所喻’가 있다.

351) 過：《晦庵集》(卷45, 〈答游誠之〉)에는 뒤에 ‘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이 있다.

352) 亦：《晦庵集》(卷45, 〈答游誠之〉)에는 앞에 ‘則’이 있다.

他人不得³⁵³⁾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云云。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³⁵⁴⁾，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說³⁵⁵⁾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³⁵⁶⁾。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爲心之正，則³⁵⁷⁾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

○《與林擇之書》：游誠之來訪，其人開爽，有用之才也。極可喜³⁵⁸⁾。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就當益可觀耳。

353) 得：《晦庵集》(권45, 〈答游誠之〉)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

354) 善：《晦庵集》(권45, 〈答游誠之〉)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355) 說：《晦庵集》(권45, 〈答游誠之〉)에는 앞에 ‘只此四句’가 있다.

356) 備：《晦庵集》(권45, 〈答游誠之〉)에는 뒤에 ‘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가 있다.

357) 則：《晦庵集》(권45, 〈答游誠之〉)에는 앞에 ‘然’이 있다.

358) 喜：《晦庵集》(별집 권6, 〈林擇之〉)에는 뒤에 ‘可喜’가 있다.

○〈與黃直卿書〉： 伯豐絕交之事。云云。【語見吳伯豐下】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爲改秩，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爲學又非伯豐比。且其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亦不可誣也。

○《與饒廷老書》：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邪？

○又云：“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塗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又〈答呂子約書〉云：“誠之恐難說話。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扛夯作壞了。論其好處，却自可惜也。○按：〈答呂書〉亦似論游誠之。然《大全》又有諸葛誠之，乃子靜之徒，則〈答呂〉所論恐或爲諸葛誠之。故分註書之，所以傳疑也。】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4

趙佐卿

朱子撰公墓碣銘略曰：“公名善佐，字佐卿。天資闡爽好學，以宗室子中其³⁵⁹⁾科，歷官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及爲贛州，踰年卒。在長沙，從張敬夫遊，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閒居累年，尋繹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間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又云：“佐卿始赴鎮時，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云云。【鎮卽贛州。】

○《朱子實紀》：宋宗室，居邵武，歷官知贛州，有《易疑問答》。【按：公見《實紀》，固朱門人，姑從碣銘語系南軒。】

○與書云：“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³⁶⁰⁾。此經³⁶¹⁾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³⁶²⁾，久不知其所以

359) 其：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其科’之‘其’字，恐誤。‘其’者，宗室科也。]가 있다.

360) 深：《晦庵集》(권43, 〈答趙佐卿〉)에는 뒤에 ‘不勝歎服’이 있다.

361) 經：《晦庵集》(권43, 〈答趙佐卿〉)에는 뒤에 ‘舊亦嘗伏讀，然’이 있다.

對³⁶³⁾, 姑以己意略疏其後³⁶⁴⁾, 惟高明裁之.”

362) 喻 : 《晦庵集》(권43, 〈答趙佐卿〉)에는 뒤에 ‘使反復其論, 蓋’가 있다.

363) 對 : 《晦庵集》(권43, 〈答趙佐卿〉)에는 뒤에 ‘也. 顧厚意不可以終辭,’가 있다.

364) 後 : 《晦庵集》(권43, 〈答趙佐卿〉)에는 뒤에 ‘未知當否’가 있다.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5

黃文叔

《史傳》略：公諱裳，字文叔，隆興府 普城³⁶⁵⁾人。乾道進士，歷遷嘉王府翊善。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置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除給事中³⁶⁶⁾，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光宗疾，不過重華。裳苦言之，且請斬內侍楊舜卿。壽皇不豫。裳諫不聽。入宮。裳挽裾隨之，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因出關待命。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卽位，改禮書兼侍讀，力疾入謝，引魏徵十漸以爲戒。時侂胄已竊³⁶⁷⁾弄威福³⁶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卒年四十九。爲人簡易端純，篤於孝友，推賢樂善。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

365) 城：《宋史》(권152)‘成’

366) 除給事中：陶山本에는 이 이하가 落張이다.

367) 竊：《宋史》(권152)‘潛’

368) 福：《宋史》(권152)‘柄’

張栻之門人，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謚忠文。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6

鄭仲禮

朱子與書曰：“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中369)間得季隨所寄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云云。】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370)諸賢所講復如何？比得季隨書，又無復十年前意象矣。歲月易失，歧路易差，無由相聚，痛相切磨，千里相望，徒有慨歎耳。”又云：“向來猶時有往來商訂之益371)，近年遂有不涉思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可捕詰，皆非平日所聞於吾亡友者。不知何故變得如此？甚可歎也。”

○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372)，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³⁷³⁾

369) 中：《晦庵集》(권50, 〈答鄭仲禮〉)에는 앞에 ‘但’이 있다.

370) 知：《晦庵集》(권50, 〈答鄭仲禮〉)에는 뒤에 ‘後來’가 있다.

371) 益：《晦庵集》(권50, 〈答鄭仲禮〉)에는 뒤에 ‘得以知其疏密’이 있다.

372) 志：《晦庵集》(권50, 〈答鄭仲禮〉)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

373) 陶山本에는 앞 표제어의 ‘除給事中’ 이하 여기까지가 落張이다.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7

劉行父

《眞西山文集》：公名強學，字行父，信安人。嘗爲湖南運判。少師穎之子。侍少師官長沙時，南軒亡恙，岳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焉。日與賢雋游處。有彪君德美者，嘗受學五峯先生，爲公言前輩師友淵源甚悉。及爲國子學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麗習，聞見益洽。屢上春官不第，以奏補出仕，歷州縣有聲績。公夷澹雅靖，自少師薨，卽息意榮宦³⁷⁴⁾，買園築室，扁曰‘退庵’。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名齋。當官而行，無所回撓。字畫妍勁，未嘗食頃去書云。銘曰：“嗚呼少師！事紫巖而友納湖。紫巖不可見矣，得見少師，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撫。少師又不可見矣，有子如公，尙庶幾識典刑之遺餘。”

374) 宦：陶山本‘官’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8

周允升

《朱子語類》：公名彊。先生問蕭佐：“湘鄉舊有從南軒遊者，爲誰？”佐對以³⁷⁵⁾允升³⁷⁶⁾。“藏修之所正枕江上，南軒題曰‘漣溪書室’。鄉曲後學講習其間，但允升今病不能出矣。”先生曰：“南軒向在靜江曾得書，甚稱說允升，所見必別，安得其一來！次第送少藥物與之。”

375) 以：《朱子語類》(권120:123)에는 뒤에 ‘周彊’이 있다.

376) 升：《朱子語類》(권120:123)에는 뒤에 ‘佐外舅舒誼周臣。外舅沒已數歲，南軒答其論知言疑義一書，載文集中。允升’이 있다.

宋季 張南軒門人-009

舒周臣

《朱子語類》：公名誼，蕭佐外舅。南軒嘗答其論《知言疑義》一書，載文集中。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八

宋季 張南軒門人-010

游訥夫

《一統志》：公名九言，自號默齋，建陽人。年十歲，卽爲文詆切秦檜。受學於南軒。累官知光化軍，卒謚文清。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九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1

何文定

【《一統志》：“自幼端重寡言笑云云，隱居求志，不求人知。”又云：“淳祐間以說書徵。”與《史》不同。疑《史》云“咸淳”爲是。又“金華府城中有四賢書院，元時江浙省建，以祀郡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云。】

《史傳》1)：公諱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贊爲臨川²⁾縣丞，而黃勉齋適知其縣事，伯贊見二子而師事焉。勉齋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公³⁾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

1) 史傳：奎章閣本에는 뒤에 ‘○’이 있다.

2) 川：陶山本‘縣’

3) 公：《宋史》「別傳」에는 본명인 ‘基’로 되어 있다. 이하 같은 내용의 주는 생략한다.

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晦庵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履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公柏既執贊爲弟子，公謙抑不以師道自尊。王公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公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公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晦庵，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公文集三十卷，而與王公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抗·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公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九

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2

王魯齋

【《一統志》：“氣稟雄偉，勇於求道，欲以身任天下之重”云。】

公諱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龜山受《易》·《論語》，既又從朱晦庵·張南軒·呂東萊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按朱先生撰師愈碑，瀚弟，漢·洽·潭】皆及晦庵·東萊之門。公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逾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晦庵門人遊，或語以何公基嘗從黃勉齋得晦庵之傳，卽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以⁴⁾質實堅苦，有疑必從何公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註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又割田

4) 以：《宋史》「別傳」에는 없다.

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歿，家貧，爲之斂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于郡。公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⁵⁾，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

5) 河圖者：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河圖河圖者’

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闡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⁶⁾·《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源》·《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左淵源》·《雜志》⁷⁾·《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6) 擬道志：《宋史》‘擬道學志’

7) 雜志：《宋史》‘伊洛精義雜志’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3

真西山

【《一統志》：“西山精舍在建州府浦城縣治東，公構，爲講學之所，中爲講堂，後爲拱極堂⁸⁾，自作記。】

○ “夢筆山房在雙筆山麓，公建，魏了翁記。】

《史傳》略：公諱德秀，字景元，後更景爲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大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日者小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欲得姦臣之首，而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抑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朝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

8) 拱樂堂 : 기준본에는 ‘供樂堂’으로 되어 있으나, 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에 의하여 ‘拱樂堂’으로 고쳤다.

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祕書郎；四年，選著作佐郎。宰相將用公，會言官讐之，公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兼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楊·楚·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請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皆爲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糜天下士。公慨然謂劉

公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公朝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公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大平。親至廣德，與大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先是，都司胡攢·薛極每誚公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大過。使峴劾庠以撼公，公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而公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政，至者歲不過三四，公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海賊作亂，將迫城，官軍敗衄，公祭兵死者，乃親授方略，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屯要害處，以備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⁹⁾平，

9) 始：陶山本‘治’

人服公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謹四字勵僚屬，以周濂溪·胡安國·朱晦庵·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糶，以甦其民。復立惠民倉，置社倉。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祿山之亂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公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上曰：“一時倉卒耳。”公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之怪。”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

錄用。”上問廉吏，公以知袁州趙篤夫對，親擢篤夫直祕閣爲監司。具手劄入謝，因言：“崔與之帥¹⁰⁾蜀，楊長孺帥¹¹⁾閩，皆有廉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公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寶閣¹²⁾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公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因臨慰，至大祥始除。侂胄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格。公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壘·盛章始駁公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

10) 帥：陶山本‘師’

11) 帥：陶山本‘帥’

12) 閣：陶山本‘閣’

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彌遠薨，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無徇私黷貨。海寇縱橫，次第擒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¹³⁾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公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敝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獵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武經要略》。三乞祠錄，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乞謝

13) 帥：陶山本‘帥’

事，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市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公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章。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公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公乃奏言：“此皆前此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¹⁴⁾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公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履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14) 儒：陶山本‘儒’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4

魏鶴山

【《一統志》：“白鶴山在嘉定州邛縣西八里。公嘗築室山下曰鶴山書院，聚書授徒，由是蜀人知義理之學。公謫靖州亦築鶴山書院。六年，閉戶讀書，著《詩書禮易春秋要略》及《語孟要義》。又理宗賜了翁第宅於蘇州府城西南隅，并賜‘鶴山書院’四大字。”】

○《志》又云：“公本姓高，出繼魏氏，因姓魏。嘗言：‘自結髮遊聖人之門，今髮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他道蓋未遑及也。”】

《史傳》略：公諱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公策及之。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嘉泰二年，召爲國子正。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憂駭而不敢言。公乃言：“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祕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卽劾公對策狂妄，獨侂胄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曦叛，公策其必

敗。明年，曦誅蜀平，公奉親還里。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公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公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¹⁵⁾ 漢¹⁶⁾號爲繁劇，公以化民善俗爲治。知眉州，眉號難治。公至，乃尊禮耆考，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官¹⁷⁾，親爲講說，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濂溪·張南軒·程明道·程伊川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論聽之，如其請。十年，遷直祕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差知潼川府。約己裕民，厥績大著。若游似·吳泳·牟子才，皆蜀名士，造門授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切暢。蓋自公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

15) 漢州：陶山本‘漢州’

16) 漢：陶山本‘漢’

17) 官：[두주 ‘官’疑當作‘宮’.]이 있다；陶山本‘宮’

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爲聯絡守禦之計。”十七年，遷祕書監，尋以爲起居舍人，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時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之。”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其言剴切，無所忌避，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公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公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利¹⁸⁾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不安而求之，對天地，事太母，見群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亂無伏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公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千¹⁹⁾餘人，朝士惟公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劘上，最爲切至。而

18) 利：[두주 {利}，本傳作‘理’.]가 있다；奎章閣本‘理’

19) 千：《宋史》〈別傳〉‘十’

公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公出關餞別，遂指公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俄權尚書工部侍郎，公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公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公再入朝，彌遠欲引而自助，公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公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公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夙逋，居數月，百廢具興。彌遠薨，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公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敝蠹，不可不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敝，乞復舊典以革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

主威，十日復制闈之典以黜私意。上讀之感動，卽於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公及真西山，上因民望而並招之，用公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皆切於上躬者。佗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尙書。經帷進讀，上必改容以聽，詢諫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並以江·淮付公。朝論大駭，以爲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杳至，上心焦勞，公嫌於避事，旣五辭不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修《經武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詔宰臣飲餞于關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徵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

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廷諸人始議假此命以出公，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吾平生處己，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頗頰久之，口授遺奏，小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嘆惜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泰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²⁰⁾·《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20) 古今考：陶山本‘今古考’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5

蔡學士

【《一統志》：“沈子，兄模，號覺軒。抗博通經·史，尤邃於理學云云。”
○又云：“知蘇州並江·湖，民田苦21)風潮害。抗築長堤，自府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22)堨23)大以爲利。”】

《史傳》略：公諱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進士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治平要覽24)》：“公奏對言：‘正心事’，理宗曰：‘紀綱萬化，實出於心。’公又言：‘內降斜封之弊’。又言：‘宗社大計’，上曰：‘今內置小學，正是此意。祖宗朝亦晚年，方定。’公言：‘祖宗時定名號，雖在晚年，定計乃在一二十年之前。此事最怕因循。’上然之。”】 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歷任江東提刑，尋加寶謨閣，移浙東。召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贊讀兼侍立修注官。拜宗正少卿。進龍圖閣知隆興府。試國子祭酒。拜太常少卿，權工部侍郎。遷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升同

21) 苦：陶山本‘若’

22) 廖：陶山本‘膝’

23) 堤：陶山本‘渴’

24) 覽：陶山本‘監’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九

知事，拜參知政事。落職予祠。用言者，加竄削，復端明提舉洞霄宮，致仕。卒，謚文肅。【《宋鑑》：“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去，詔罷其祠祿。”】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6

葉澹軒

武夷 詹天祥【字君履】作〈晦庵先生語錄類要跋〉曰：“《類要》十八卷，故考亭書院堂長澹軒葉氏手編之書也。堂長諱土龍，字雲叟。弱冠由括蒼來考亭，從勉齋游，【按王遂〈類要序〉云：“時文公已卒。】因家焉。學成行尊，臺郡迎致講說，爲諸生領袖。勉齋歿²⁵⁾，堂長實狀其行，皆親切。必傳其所著書，有《論語詳說》二十篇行于世，又文集若干卷藏于塾。是編取文公語錄，撮要分類以幸學者。初題曰‘語錄格言’，見者如獲重寶，且刊行矣，殿講進齋徐公幾絕愛其簡切，且門類尤便尋繹，更爲題曰‘語錄類要’。嗚呼！堂長此編，非明不足以有別；非精不足以有索也。昔尙書後村劉公克莊嘗言：“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弟甚衆。既歿²⁶⁾，篤守師說不畔者，惟陳漳州·趙荊門，士人中，惟葉雲叟一二人，視此編，猶信。”【大德壬寅二月朔，書。】

25)歿：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沒’

26)歿：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沒’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7

葉安仁

真西山誌公墓略云：“昔余爲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昭武李公晦·建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子是堅剛，有持操介直，不顧私。凡人所不能爲，與不敢爲者，必以屬之二君，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于是，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獨憂其太剛，嘗贈詩，欲其斂鋒鍔而進德於中和。君既去，而蹇于仕若干年，乃知饒之安仁，則其爲政寬平，有儒者氣象。²⁷⁾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吾所聞於真公者，其敢違邪？’然不數年而公晦歿²⁸⁾，又數年而子是歿²⁹⁾，嗚呼！銘其可辭邪？子是名湜，以父任調新化³⁰⁾簿·尉贛之寧都，擒劇賊，不願賞。丞惠安。海盜張甚，予合兵逐捕之，顧督捕難其人，君奮然請行，禽其酋。至安仁，一以平時所得於師友者，施之政，訟亡淹宿。有田訟，更數令不得辨，君不浹旬以決，縣人稱爲神明。凡

27) 象：陶山本‘像’

28) 歿：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沒’

29) 歿：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沒’

30) 新化：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親化’

剔吏蠹蘇民瘼，不可殫³¹⁾書，而君病卒云云。寓士湯仲能云：‘君壯世，遊文公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爲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本歟！配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子果·采·橐·榘。采鄉貢進士，壻于李公晦，從而問學，得其指歸，方進而未已也。”

31) 殫：陶山本‘殫’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8

牟存齋

《一統志》：“知太平州， 詣郡學， 講四端， 推明性情體用之旨。”

《史傳》略：公諱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公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子³²⁾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李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公自助，擢史館檢閱。入對，理宗顧問甚悉，翼日，帝諭宰相曰：“可峻擢之。”右丞相史嵩之怨公言己，遽曰：“姑遷校勘。”請外，通判吉州。入爲太常博士。鄭清之再相，公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又請爲濟王立後，以爲³³⁾天怒。嵩之謀復相，清之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愧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祕書郎，屢辭。清之卒之明

32) 朱子：《宋史》「別傳」‘朱熹’

33) 爲：奎章閣本‘回’

日，詔公還朝，遷著作郎。隨事，奏陳舉，朝誦公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³⁴⁾他官。汝騰卽出關，公卽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公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後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公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取³⁵⁾與泰來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而公亦請去不已，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升兼侍講。御使³⁶⁾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公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公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劫。³⁷⁾”卽爲書行，以爲叙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公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公曰：“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公草獎諭詔，第

34) 徒：陶山本‘徙’

35) 取：奎章閣本·《宋史》‘取’

36) 使：陶山本‘使’

37) 劫：奎章閣本·《宋史》‘刻’

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當貴，左右以土木蠱³⁸⁾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宮款謝，實欲遊西湖爾。公力諫止。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荊·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謂寒心。”謂：“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荊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閬·綿·劍³⁹⁾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公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關。公請行其言，文翁別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解內轄職，而宋臣錄黃竟不至院，蓋⁴⁰⁾公復有言也。吳子聰之姑知吉爲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閣門事。公繳之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公力辭去，留之不可。以集英殿

38) 蠹：陶山本‘蟲’

39) 劍：陶山本‘劍’

40) 蓋：[두주 ‘蓋’下疑有‘恐’字.]가 있다；《宋史》‘蓋懼’

修撰知太平州. 至郡，首教民孝悌，以前人〈慈竹〉·
 〈義木〉二詩刻而頒之，間詣學爲諸生講說經義。召入
 對，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公累
 疏辭歸。初，公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非直
 以氣凌抗而已，蓋以爲掃除⁴¹⁾之職固當爾。”又寫力士
 脫韁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以拓本遺宋臣. 宋臣
 大怒，持二碑泣憇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⁴²⁾御史交
 章，誣劾，公在郡公燕，及饋遺過客爲入己，降兩官。
 猶未已，帝密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陛下母⁴³⁾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
 “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
 慶炣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
 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
宋臣斥，誣劾公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公官職。帝卽欲
 召公，會似道入相，素憚公，又憾草詔事。嗾御史造飛
 語，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
 不許。公至，帝大悅。慰謝久之。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
 肆意逸樂，惡聞讐言。公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

41) 除：陶山本‘徐’

42) 嗸：陶山本‘族’

43) 母：筑大本·陶山本‘母’

矣。今幸復安，奈何懷宴安以鳩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枋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脈，今當反其所爲，奈何愈益甚乎？今言及乘輿，尙見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朝政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擢禮部尚書。升修國史實⁴⁴⁾錄院修撰。葉李·呂宙之等上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以他事下天府獄。公請宥之，似道甚憤，徑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蓋懼公再有所論駁也。度宗卽位，授翰林學士，力辭請去。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公事親甚孝，身後家無餘資，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稿》·《奏議》·《經筵講義口義》。

44) 實：陶山本‘寶’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09

王特進

《史傳》略：公諱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廕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守⁴⁵⁾真西山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西山欲授以詞學，公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西山益器重之。後爲樞密院編修。襄·蜀事急，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公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⁴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爲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公上疏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知鎮江府，調兵捍禦，以守江，請增創水艦，就楊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揮之。是冬，楊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淳祐末，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巡江，引水軍大閱。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

45) 守：《宋史》‘帥’

46) 并：奎章閣本‘並’

宜，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位特⁴⁷⁾進。公因西山知朱子⁴⁸⁾之學，凡朱子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朱子，以西山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公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署書尤清勁云。

○真西山云：“予友王子文講學論政，素有本原，未嘗嫾軍旅事也。一旦綠林叩境，從容籌畫，動中節會，曾未浹旬俘馘係塗，樵川幾危而復安。蓋其機神通，晤⁴⁹⁾洞照事情故，能應變不差如此。”云。

47) 特：陶山本‘持’

48) 朱子：《宋史》‘朱熹’。이하 같다.

49) �悟：《西山文集》‘悟’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0

李文節

《史傳》略：公諱道傳，字貫之，隆州井研人。父舜臣嘗爲宗正寺主簿。公少莊重，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擢慶元二年進士第，調蓬州教授。聞吳曦反，遺書安撫使楊輔，論曦⁵⁰⁾必敗。曦黨以曦意負公，公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以道傳抗節不撓，進官二等。嘉定初，召爲大學博士。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下明詔，崇尚正學，取朱子《論語·孟子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四書，頒之大學。”仍請以周濂溪·邵康節·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五人，從祀孔子廟。時執政有不樂道學者，以語侵公，公不爲動。出知真州，城圮不治。公卽甓之，築兩石墻，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濠，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劾吏之

50) 曦：陶山本‘羲’

貪縱者十餘人，胥吏爲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者二百餘人，弛負錢十餘萬緡。⁵¹⁾ 夏大旱，公應詔言，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西山振饑⁵²⁾，公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以全活者甚衆。攝宣州守，行朱子社倉法，人蒙其利。廣德守魏峴劾教官林庠及真德秀，公上疏力辨，峴坐免。爲吏部侍郎入對，上自宮掖，次及朝廷，以至侍從臺諫，闕失，盡言無所諱，帝不以爲忤。監察御史李楠覩當路指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至九江，得疾卒，年四十八，謚文節。公自蜀來東南，雖不及登朱先生⁵³⁾之門，而訪求所嘗從學者與講習，盡得遺書讀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一日以疾謁告，真西山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居官以惠利爲本，振荒遺愛江東，人久而思之。⁵⁴⁾【‘之’，一作‘焉’。】

51) 緡：陶山本‘緡’

52) 饑：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飢’

53) 朱先生：《宋史》‘朱熹’。이하 같다.

54) 之：《宋史》‘焉’

眞西山祭公文曰：“君之天資清明純粹，君之間學⁵⁵⁾深潛篤至。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而⁵⁶⁾泊然亡近名之累。昔在芸閣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君舟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厯，風鐸震撼。偉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正邪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欲然，念窮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剛·進德之勇俛焉，孳孳而不自己者，直欲古人之與鄰！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鯁亮，使見用于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則上將有補於主德，下將有功於生人；借獲不用，猶當著書立言，闡幽揚邃，遠以溯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緒業，尚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徒齋志而沈淪，嗚呼，哀哉！”

55) 問學：《宋史》‘學問’

56) 而：《宋史》에는 없다.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1

吳忠肅

《史傳》略：公諱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子·張子·朱子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公榦得朱子之學，往⁵⁷⁾從之。調眉州教授。眉土故尙蘇軾學，公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子及兩程子·張子·朱子，揭白鹿洞學規，士習丕變。端平元年，入爲軍器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公僑於人少許可，獨賢之。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事，舉世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冬洩雷，春大雪，公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又力⁵⁸⁾言三邊之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公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譏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撫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公曰：“君

57) 往：陶山本‘從’

58) 力：《宋史》‘歷’

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被出關，忽得疾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興府。公曰：“吾以疾不能歸救父母。若舍遠危，就近安，人謂我何？”五辭，而言者以避事論。歷知婺州，至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⁶⁰⁾ 公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熟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公與徐清叟·杜範一日并入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⁶¹⁾〈三諫詩〉以侈之。後謚忠肅。【中江縣屬潼川故，公謂：“不能歸救父母。”】

59) 懷：陶山本‘(†+唐)’

60) 致仕：[두주 ‘致仕’考.]가 있다；陶山本에는 없다.

61) 人至和：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人至和’之間，疑有闕字.]가 있다.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2

吳正肅

《史傳》略：公諱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遊郡泮⁶²⁾，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差嘉興府學教授⁶³⁾，將置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公，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遷國子正。公始以朱子《四書》與諸生誦習，講議策問，皆以是爲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後知隨州，時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皋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皋，皋與其徒亦發二矢。郡下七人于獄，公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皆爲名將。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歷知鄂州·太平州，除祕閣修撰以卒，謚正肅。二子淵·潛。

62) 洮：陶山本‘畔’

63) 學教授：陶山本‘教授授’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3

黃侍郎

《史傳》略：公諱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公勉齋學入太學。寶慶進士，爲楚州官屬。李全反狀已露，公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泄，全殺青，公不爲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公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東萊爲法。公慕徐公僑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公曰：“今不可往也。”徐公聞而賢之。李宗勉在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公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公審察，嵩之延公，密示相親意，公不領。拜監察御史，上疏論史肯之。嵩之終喪，帝感悟，卽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公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大旱求言，

牟子才·李伯玉·盧鉞指周坦·鄭棗等爲起災之由，坦等僞撰匿名書，誣三士，公榻前辨之，因發其僞撰之跡。公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公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卽力勦去。清之猶冀公少貶，公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坦卒劾公寵之。清之卒，起公爲左史，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而卒。公簡澹⁶⁴⁾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於邪正之辨甚明。視外物甚輕，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64) 澄：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淡’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4

董文清

《史傳》略：公諱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貌甚偉，廣額而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爾。”公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公漢卿，朱子之門人，復往從漢卿，漢卿歎其善學。嘉定六年，登進士第，歷差權通判鎮江府·宗正寺簿·知常州·湖北提刑。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公騎從數人於火所，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公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知江州。浮光人翟全寓黃陂，有衆三千餘，稍出虜掠，公令客說下全，徙之陽烏洲，享賜之，用爲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府日夜徵發，公爲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需亦不匱。淳祐二年，進兼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

教曰：“吾蒞州而吏猶爲盜，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大計⁶⁵⁾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師，軍中肅然。進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軍政弛不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爲精兵。知靜江府，辭。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公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西通諸蠻夷，南引交趾，數寇邊，公與約無相侵，赤心遇之，皆伏不動，南方悉定。九年，召赴闕，遷兵部侍郎，升給事中，上疏請抑損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十二年，爲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荊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公上疏請行，詔報曰：“腹心之臣，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苟以臣爲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卽臣不足與軍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公言事無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爲容悅。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公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爲，然務先大體。公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曰戚里不奉法一，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皇城司不檢士三。三者不

65) 計：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討’

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者滋甚。丁大全竊弄威福，遣客私目⁶⁶⁾結於公。公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爲謝丁君。”大全衡甚，乃日夜刻求公短。公入見，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既罷出，卽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乃上章劾公，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公第迫出，給令輿公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公器⁶⁷⁾呼而散。公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三學生上書言之，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大全怒編管遠州。後進封許國公。景定三年五月，天大雨，烈風雷電，公起衣冠而坐，爲諸生說兌·謙二卦，遂薨。謚文靖。

66) 目：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自’

67) 器：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器’字恐誤.]가 있다；《宋史》‘器’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5

趙安吉

《史傳》略：公諱良淳，字景程，居饒之餘干，丞相汝愚曾孫也。公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知立身大節。及仕，所至以幹治稱，而未嘗干薦。浮湛冗官二十餘年，馬光祖·李伯玉交薦之，稍遷升大理司直。咸淳末，廷臣議衆建宗室於內郡，以爲屏翰，遂除公知安吉州。公至，日與僚吏論守禦之備，歲饑，民相聚爲盜。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勸富人出粟振之。朝議以徐道隆爲浙西提刑，以補安吉加公直祕閣。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公捕斬數人，梟首市中，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公焚書斬其使。元兵迫獨松關，有旨趣徐道隆入衛。道隆既去，元兵至，軍其東西門，公率衆城守。先是，朝廷遣將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公，願留以爲輔。公見國定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守⁶⁸⁾安吉。已而國定開南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公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

68) 守：陶山本‘戌’

郎當爲自全計。”公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
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⁶⁹⁾
逃之猶可求生。”公叱曰：“我豈逃生者邪？”衆猶環守
不去，公大呼曰：“爾輩欲爲亂邪？”衆涕泣出，復投繯
而死。

69) 苦：奎章閣本·筑大本‘若’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6

趙文安

《史傳》略：公諱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弱冠得周濂溪·程明道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先生之門。朱先生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索益精。登淳祐元年進士第。丁母憂，以祿不逮養，服闋⁷⁰⁾不調。作讀易庵懸靈山。召爲史館檢閱，辭，不許；乞岳祠，又不許；乞致仕，不報。有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祕書郎，兩辭，不許。遷著作郎，辭，不許。以疾丐祠，差主管佑神觀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進直祕閣，與在外宮觀，差主管崇禧觀。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禮公爲堂長。差知台州，兩辭，不許。至郡，以化民成俗⁷¹⁾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

70) 閣：奎章閣本‘閱’

71) 俗：陶山本‘裕’

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堤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兼沂靖⁷²⁾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彗出于柳，公應詔上封事曰：“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卽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粕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嬪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⁷³⁾爲百姓之所憤者，紓之

72) 靖：陶山本‘清’

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則人心悅，天意解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辨義利⁷⁴⁾之限，力破係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閨闥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再辭，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知嘉興府，仍乞奉祠，皆不許。咸淳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爲先務。三乞祠，不許。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又曰：“雷發非時，竊跡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正

73) 詈：奎章閣本·筑大本‘常’

74) 利：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理’

什伍之令所以防奇邪，而或縱於乞憐⁷⁵⁾之卑辭；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於檜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挾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凝⁷⁶⁾，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譏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五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爲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詔諡文安。公天性孝友，雅志沖澹，親沒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75) 憐：奎章閣本·筑大本‘隣’

76) 凝：《宋史》‘疑’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九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7

史蒙卿

《史傳》略：公彌輩孫。咸淳進士，調江陰軍教授，蚤受業色川陽恪，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先生爲法。【彌輩，彌遠從弟也。】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8

楊學士

《史傳》略：公諱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進士，歷官，至宗正少卿。進對，理宗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獄，至爲簡易。”後至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⁷⁷⁾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卒。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爲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77) 棟：奎章閣本에는 [우주 以例推之，則‘棟’字，皆當爲‘公’字。但此人無立朝大節，恐不必收錄.]이 있다.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19

徐忠愍

《史傳》略：公諱元杰⁷⁸⁾，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索。聞陳公文蔚講書鉛山，實朱子門人，往師之。復師事真公德秀。紹定，進士及第，召爲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言皇子竑當置後及早立太子，諫官蔣峴方力排竑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許，卽謁告歸勾祠，章十二上。三年，遷著作佐郎，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赴行在奏事，辭益堅。知南劍州。郡有延平書院，率群⁷⁹⁾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說。授侍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旨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爲戒，語多切宮壺。拜將作監，進楊雄〈大匠箴〉，陳古節儉。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益忠懇。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學校叩闈力爭。公時適輪對言：“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

78) 杰：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益會, ‘杰’, 渠薛切, 梁四公子名.]이 있다.

79) 群：《宋史》‘郡’

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公歷至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削稿，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夜四鼓，指爪忽裂，遂卒。大⁸⁰⁾學諸生伏闕訴其爲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三學諸生叩闕訟冤，臺諫交疏論奏，二子直諒·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逮醫鞠治。既又改理寺，獄迄無成，帝悼念不已，賜官田·縉錢。賜謚忠愍。

真西山〈送徐元杰子祥⁸¹⁾序〉：“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云云。”“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

80) 大：《宋史》‘太

81) 子祥：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公，字仁伯，而今云‘子祥’，豈有二字耶?]가 있다.

顥主於是也。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爲人者，是以業益修德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于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爲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0

馬莊敏

《史傳》略：公諱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進士，從真西山學。歷官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始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饑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⁸²⁾綿絹⁸³⁾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令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公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其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公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歷任，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咸淳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公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倚⁸⁴⁾之

82) 絲：陶山本에는 없다.

83) 絹：陶山本‘綃’

84) 倚：《宋史》‘以’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九

爲京尹，則割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⁸⁵⁾云。【知建康郡，此郡字疑府字之誤。】

85) 舉：陶山本‘去’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1

黃仲玉

《史傳》略：公諱振龍，閩人。自少銳于學，晚益喟然，以聞⁸⁶⁾道爲憂，日以《論》·《孟》自課，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之說，默契于心，大書座隅以自警。驟從勉齋黃公游，黃公亟稱之。

○真西山誌公墓稱公爲鄉貢進士云：“始予考試于三山，得閩人黃仲玉文卷，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明年，予入帥幕，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眎眎瞭然·襟袍⁸⁷⁾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已出，爲人謀忠而盡，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云。”

86) 以聞：《西山文集》‘以未聞’。今按：《西山文集》과 문맥을 고려해볼 때, ‘以未聞’으로 고치는 것이 타당하다.

87) 袍：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袍’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2

饒雙峯

《一統志》：公諱魯，字仲元，饒州餘干人。幼從黃勉齋遊。性行端謹，學術精明，累薦不起，號雙峯。及卒，門人私謚文元。有《五經講義》·《語孟紀聞》·《春秋節傳》·《庸學纂述》等集。餘干縣五十里有石洞書院，乃其講道之所。

○《姓源珠璣》【云云】“大肆力於學，無書不讀，無文不考，遠近從游者，輻輳其門。其學以格致誠正爲要，如鄱陽吳中行趨席得其傳焉。所著有《四書標註》等書，行于世。”又云：“魯，廣信人。”【今按：廣信與饒州接境，然二說不同，未詳。】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3

熊退齋

《一統志》：公諱禾，建陽人。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學問至老不倦，著《易講義》·《書說》·《標題四書》及輯《翰墨全書》行世。

○《姓源珠璣》“自號勿軒”【今按《性理大全》〈諸儒姓氏〉，建安熊氏下註·《宋鑑》，“熊剛大，建陽人”，其下云云，皆此熊禾事，亦云“自號勿軒。”未詳何謂。】

○《翰墨全書》〈史藥房送退齋歸武夷序〉：“吾友退齋熊君家，建陽與武夷密邇。自其幼時往來精舍，已慨然有求道之志【云云】。年未壯，奏第太常聲價驟起，君一不動心。獨曰：‘自是，可遂吾讀書立言之事矣。’居無何適，當世變之會，退修初服。束書入山，築洪源書堂，與朋友講習舊業，其徒數十人，糲食澗飲於寂寞之濱，日以周公·孔子之道相磨礲，於文公諸書是信是行。凡一星終，乃歸故山，復創鼈峯書堂，以所以居洪源者居之。大肆其力於六經，如《易》·《詩》·《書》·《春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九

秋》皆爲之集疏，以羽翼之云云。非孟子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歟！【云云】”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4

董深山【子真卿附】

《一統志》：公諱鼎，饒州德興人。自幼力學受業於勉齋黃公，得其端緒。嘗著《書傳纂疏》，行世。同邑余芭舒亦潛心程·朱之學，所著有《書傳解》等集。

○公又著《孝經大義》，熊禾序。“【云云】余友胡庭芳挈其高弟董真卿訪余雲谷山中，手携《孝經大義》一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
【云云。卷首分注，朱文公⁸⁸⁾刊誤鄱陽董鼎⁸⁹⁾註。】

真卿字季真。纂《周易集解》，自序有曰：“先父深山府君命真卿，從先師新安雙湖胡先生，讀《易》武夷山中。”又稱槃澗⁹⁰⁾先生爲從伯父。

88) 朱文公：《孝經大義》‘朱子’

89) 董鼎：奎章閣本‘薰鼎’

90) 檳澗：陶山本‘盤澗’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九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5

陳金華

《一統志》：公諱天惠，台州臨海人，公輔之後。師事王魯齋明性理之學。志潔而行廉，爲金華令，有能名。宋末隱遁林壑。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文集》五十卷。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6

車玉峯

《一統志》：公諱若水，黃巖人。與同郡周敬孫·楊珏·陳天瑞·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俱師事王柏⁹¹⁾講明性理。若水博學工古文，自號山民。⁹²⁾有《宇宙略記》·《玉峯冗稿》。超然精於易學，有《周易通義》，自號壽雲，卒，謚康敏。敬孫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子仁榮見下《元錄》。

91) 王柏：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推例，則‘王柏’當作‘王魯齋柏’，‘若水’當作‘公’.]이 있다.

92) 山民：《一統志》‘玉峯山民’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九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7

黃文潔

《一統志》：公諱震，慈溪人。寶祐中進士，仕爲史館檢閱，以直言出判廣德軍，有善政。爲人清介自守，獨崇朱氏學。有《日抄》百卷。卒，門人謚文潔先生。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8

趙立夫

《一統志》：公諱必願，字立夫，崇憲之子。嘉定進士。嘗調湖·廣總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居喪盡禮，以書問學于黃勉齋。後歛歷中外蔚，有聲績。淳祐中，知福州，累乞歸，不許，卒。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蚤聞家庭忠義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宋季 朱張後私淑諸子-029

朱泳道

□□□⁹³⁾公諱沂，文公之曾孫也。謝疊山嘗以書薦於建寧府判，曰：“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枋得客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儘多求其能明辨·力行·真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書》之教者，惟泳道一人耳。乙亥已⁹⁴⁾前，侍從·監司·太守以遺逸薦者衆矣，泳道皆不應聘。願枉駕訪之延至門下，與之談論，以建安·武夷書院山長待之，亦扶持世道興起，斯文第一義也。”【此條見柳仁仲⁹⁵⁾《續蒙求》。】

93) □□□ : 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當考本書名, 冠于此條.]가 있다.

94) 已 : 陶山本 ‘以’

95) 奎章閣本에는 ‘仁仲即眉巖先生柳希春也.’라는 추가가 있다.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

元 諸子

元 諸子-001

許文正

《史傳》略：公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公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再¹⁾三師。稍長，嗜學如飢²⁾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亂岨嶮山³⁾，始得《易》王輔嗣說。公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公

1) 再：《元史》(권158) ‘更’

2) 飢：《元史》(권158) ‘饑’

3) 嶻嶮山：《元史》(권158) ‘徂徠山’。今按：《元史》의 교감주에 따르면, 기준본에는 ‘岨嶮山’으로 되어 있으나 《圭齋集》 권9 〈許衡神道碑〉에 근거하여 ‘徂徠山’으로 고쳤다고 한다.

4) 渴：《元史》(권158) ‘渴’

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 姚公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姚公及竇公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常⁵⁾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⁶⁾盛。家貧躬⁷⁾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⁸⁾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姚公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公，命守者館之，公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寅，世祖出王秦中，思所以化秦人，乃召公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聞公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中統

5) 常：《元史》(권158) ‘嘗’

6) 寢：《元史》(권158) ‘寢’

7) 躬：陶山本‘窮’。今按：‘躬’이 옳다.

8) 才：《元史》(권158) ‘財’。今按：‘財’가 옳다.

元年，世祖皇帝卽位⁹⁾，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公及姚公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公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公與之爲表裏，乃奏以姚公爲太子太師，竇公爲太子太傅，公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公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姚公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公國子祭酒。未幾，公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公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公乃上疏曰：“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何以報塞？”其一曰，論立國規模，必行漢法；其二曰，論中書之務，大要在用人·立法；其三，論爲君難；其四，論堯·舜·稷·契之道；其五，論定民志。書奏，帝嘉納之。公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祕，所傳者特此耳。公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尙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亦祕。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

9) 世祖皇帝卽位：《元史》(권158) ‘世祖卽皇帝位’

謙定官制。阿合馬擅權，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公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院¹⁰⁾之命，公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公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公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公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公出。公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公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大學¹¹⁾，會公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公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¹²⁾·韓思永·耶律有尙¹³⁾·呂端

10) 僉樞院：《元史》(권158) ‘僉樞密院’

11) 大學：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元史》(권158) ‘太學’

12) 劉季偉：陶山本 ‘劉秀偉’。今按：‘劉季偉’가 옳다.

13) 耶律有尙：기준본에는 ‘邪律有尙’으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에 의

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公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徧。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公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公爲公懇請之，乃聽公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子弟¹⁴⁾耶律有尙¹⁵⁾·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公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

하여 ‘耶律有尙’으로 고쳤다. 《元史》(권158)에도 ‘耶律有尙’으로 되어 있다.

14) 子弟 : 《元史》(권158) ‘弟子’. 今按: ‘弟子’가 옳다.

15) 耶律有尙 : 기준본에는 ‘耶律有尙’으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耶律有尙’으로 고쳤다. 《元史》(권158)에도 ‘耶律有尙’으로 되어 있다.

有時矣。”十八年，公病革，家人祠，公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公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公，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概¹⁶⁾一世，少所與可，獨見公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¹⁷⁾，贈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公，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公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16) 概：기준본에는 ‘蓋’로 되어 있으나, 陶山本에 의하여 ‘概’로 고쳤다. 《元史》(권 158)에도 ‘概’로 되어 있으며, 四庫全書本 《元史》에도 ‘概’로 되어 있다.

17) 二年： 《元史》(권158) ‘元年’. 今按: 《元史》의 교감주에 따르면, 기준본에는 ‘二年’으로 되어 있으나 《許文正公遺書》 卷首 〈元朝詔誥〉 등에 근거하여 ‘元年’으로 고쳤다고 한다.

○《姓源珠璣》：公幼與群兒戲，卽書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云云。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子從其治命。朝野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之不幸。

元 諸子-002

竇文正

《史傳》略：公諱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會國兵伐金，公爲所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稿葬。而大兵復至，遂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轉客蔡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鍼法。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予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公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公乃北歸，隱於大名，與姚公樞·許公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召之，公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公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公首以三綱五常爲對。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自是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也。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公薦姚公，卽召用之。俄命皇子眞金從公學。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

祖卽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公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以公爲翰林侍講學士。王文統頗見委任，公上書切諫。他日，公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公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忌之，乃請以公爲太子太傅，公辭，詳見〈許衡傳〉。公俄謝病歸。未幾，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公言：“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公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獵者失一鶲，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公曰：“非公誠結主知，安能感悟至此！”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帝深爲嗟悼，厚加贈賜，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公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¹⁸⁾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

18) 廷：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庭’

“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李俊民二人。”後累贈大師¹⁹⁾，封魏國公，謚文正。

19) 大師：《元史》(권158) ‘太師’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

元 諸子-003

李莊靜²⁰⁾

《史傳》略：公諱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傳授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不仕，以所學教授鄉里，從之者甚盛。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變起倉卒²¹⁾，人服其先知。公在河南時，隱士荊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自以爲不及也。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遣中貴人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卽位，其言皆驗。而公已死，賜謚莊靜先生。

20) 李莊靜：奎章閣本에는 [우주 莊靜不仕於元，而置之元人之中，恐未安.]이 있다.

21) 卒：《元史》(권158) ‘猝’

22) 不：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元史》(권158) ‘弗’

元 諸子-004

吳草廬

《史傳》略：公諱澄²³⁾，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公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公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公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群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盜賊蜂起，樂安鄭松招公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公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公所著書於國子監，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公《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

23) 澄 : 기준본에는 ‘激’으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澄’으로 고쳤다. 《元史》(권171)에도 ‘澄’으로 되어 있다. ‘澄’은 ‘激’의 통용자이다. 吳草廬는 이름은 통상 ‘吳澄’이라고 표기한다. 아래에서도 ‘吳澄’이라 표기한 곳이 많다.

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薦公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公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公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公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公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公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寫浮屠《藏經》，詔公爲序。公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

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公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公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公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揔其事。實錄成，未上，卽移疾不出。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宮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公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²⁴⁾·魯，其利也；濂·洛·

24) 鄒：陶山本‘雛’。今按：‘鄒’가 옳다.

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²⁵⁾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卽著書，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公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朝廷以公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公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²⁶⁾

25) 皇：陶山本·《元史》(卷171)‘黃’。今按：《吳文正集》附錄，行狀에는 ‘皇’으로 되어 있다.

26) 文正：奎章閣本에는 [우주 姚樞之弗錄，以其失節歟？然吳澄亦恐失節，奈何?]가 있다.

元 諸子-005²⁷⁾

陳濬

陳濬, 堯叟之後, 家南康. 受學吳澄²⁸⁾, 研精經史. 元時, 累薦不就. 遊吳, 遂家焉.

27) 元 諸子-05: 今按: 卷首〈小叙小註〉의 “‘吳草廬’下, 當有‘陳氏濬’三字.”에 근거하여 번호를 부여하였다. 그리고 〈小註〉에 의하면 이 傳의 제목은 ‘陳氏濬’이다. 그에 근거하되 다른 예에 준하여 제목을 붙였다.

28) 吳澄 : 기준본에는 ‘吳濬’으로 되어 있으나, 奎章閣本의 [두주 ‘吳濬’之‘濬’字, 恐是‘澄’字.]에 의하여, 그리고 앞의 예에 의하여 ‘吳澄’으로 고쳤다.

元 諸子-006

劉靜修

《史傳》略：公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公父述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公生²⁹⁾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³⁰⁾天資絕人，三歲識書，過目卽成誦，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公從之游。初爲經學，究訓說詁釋之類³¹⁾，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公早³²⁾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³³⁾

29) 生：陶山本‘之’。今按：‘生’이 옳다.

30) 因：今按：이 책의 형식에 따르면 ‘公’이 되어야 할 듯하다.

31) 訓說詁釋之類：《元史》(권171)‘訓詁疏釋之說’。今按：‘訓詁疏釋之說’이 옳은 듯 하다.

32) 早：《元史》(권171)‘蚤’

33) 介：기준본에는 ‘个’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介’로 고

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往往來謁，公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公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公，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迺命公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公。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繼以瘧瘧，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瘧疾復作，至七月，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自恐一朝³⁴⁾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倘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

쳤다. 《元史》(권171)에도 ‘介’로 되어 있다.

34) 朝 : 《元史》(권171) ‘旦’

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雖未能扶病而行，恩命不敢不拜。若稍涉遲疑，則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効。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行。望閣下曲爲保全，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夏四月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³⁵⁾，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公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公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

35) 護軍：《元史》(권171) ‘上護軍’。今按：《元史》의 교감주에 따르면, 기준본에는 ‘護軍’으로 되어 있으나 《滋溪文稿》 卷8 〈劉因墓表〉에 근거하여 ‘上’ 字를 보충 하였다고 한다.

乃公病中親筆云。

○《姓源珠璣》：【云云】 蓋不仕於元也。其作〈退齋記〉，有曰：“挾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之奪之也。”其徒楊俊民申之曰：“先生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由此言觀之，則公之不仕元也，蓋的然有所見也。【〈退齋記〉，見《文章辨體》〈記類〉。所謂“先生得時行道”，似指許魯齋。】

《續綱目》〈分註〉云：“俸給一無所受。”〈廣義〉曰：“因，吾無間然矣。”又曰：“因以道自尊，世祖能遂其志，可謂兩得矣。”

○崔氏 銑曰：夢吉不就，存華夷之防，其元之伯夷歟！
【瓊山丘氏曰：因知元乃夷狄³⁶⁾之君不可事。而不知宋乃中華之統不可絕。而作〈渡江賦〉，以籌畫忻幸之，何歟？豈非幽燕之境，淪入夷狄已久，雖豪傑之士如因者，亦不免爲見聞習染所局歟？毋怪乎虞摯之徒謂宋爲淮夷也。】

36) 犹：陶山本·奎章閣本‘狄’。今按：‘狄’이 옳다。

元 諸子-007

趙江漢

《史傳》：公諱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闢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公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公在其中。姚公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姚訣。姚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公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姚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公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公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附姚。自公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公論議，始嗜其學，乃與姚公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

餘卷，請公講授其中。公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姚公既退隱蘇門，乃卽公傳其學。由是，許公衡·郝公經·劉公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公始。公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公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公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元 諸子-008

張導江³⁷⁾

《史傳》：公諱璽³⁸⁾，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公柏得朱子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公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官，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公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³⁹⁾，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而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公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詵詵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公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序其

37) 張導江：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按, 趙江漢·張導江二先生, 本以宋人不仕於元, 扶植綱常甚大。此等人雖出於《元史》, 當置之宋儒之列.]이 있다.

38) 獻：陶山本 ‘□’；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璽’, 音須, 立而待也。與‘須’通.]이 있다.

39) 維揚：《元史》(권189) ‘維揚’. 今按: 지명이므로 ‘維揚’이 옳다.

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
戶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公及郝公經·吳公澄，皆
嘗留儀真，作祠宇配之，曰三賢祠。

元 諸子-009

金仁山⁴⁰⁾

【《一統志》：少有經世志云云。講貫精詳，踐履純⁴¹⁾篤。又有《中庸表註》·《仁山文集》。】

《史傳》略：公諱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公幼而敏睿，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魯齋，從登何文定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已不可爲，公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公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鴻，歷歷可據以行。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公上書，咫尺無異。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不⁴²⁾就。宋將改物，所

40) 金仁山：奎章閣本에는 [우주 按, 仁山之錄于元朝, 尤爲害義。本以宋人, 有意經濟, 不幸國亡, 終身不仕, 無一點腥膻之污名, 爲元人, 豈不寃甚乎? 只是宋亡無史, 故編在《元史》耳。此等人盍擢置宋末, 以存綱常之大防乎!]가 있다.

41) 純：《明一統志》(권42) ‘誠’

42) 不：《元史》(권189) ‘弗’

在盜起，公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公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公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文定·王魯齋之喪，公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用邵氏〈皇極經世歷43)〉·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書，名曰《通鑑前編》。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證》·《書表註》，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公旣見王魯齋，首問爲學之方，魯齋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文定，文定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議者以爲文定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魯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公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公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

43) 歷：《元史》(권189)‘曆’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

士，移書學官，祠公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元 諸子-010

許白雲

【《一統志》：云云。素志沖澹，恬不近名云。○柳仁仲《續蒙求》：仁山晚年講道蘭江上，公委己而學焉。】

《史傳》略：公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八世祖仲容之子，曰洗·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時。洗之子寔，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徙婺之金華。公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既乃受業金仁山之門，仁山語之曰：“土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公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又有《自省編》，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

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⁴⁴⁾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其後吳師道購得呂東萊點校《儀禮》，視公所定⁴⁵⁾，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公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公居東陽 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楊⁴⁶⁾·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公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大德中，熒惑入南斗旬已而行，公以爲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公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

44) 旁：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旁’字下, 恐有‘通’字.]가 있다. 今按: 이 두주에 따르면, 玉鑑은 “……亦靡不該貫旁通, 而釋·老之言……”이 된다.

45) 定：陶山本‘分’。今按: ‘定’이 옳다.

46) 楊：陶山本‘陽’；《元史》(권189)‘揚’。今按: ‘揚’이 옳다.

公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爲白雲先生。朝廷賜謚文懿。先是，何文定·王魯齋及金仁山歿，其學猶未大顯，至公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于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學官。

○《姓源珠璣》：制行甚嚴，介而不矯，通而不隨云云。浙東憲府，聞其名而不察其志，辟爲掾，避不就云云。後宏偉南臺，命除舍迎至，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公卽欣然起，而不久留也云云。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云云。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金華府，有金華山·八素山，而無所謂八華山者。疑“八華”之‘華’，當作‘素’也。【秦末，八士隱此山，皆青素冠履，故名。】】⁴⁷⁾ 《姓源》，‘屏跡入華山’，此則‘八’誤爲‘入’，明矣。】

47) 秦末八士隱此山皆青素冠履故名 : 기준본과 筑大本·奎章閣本에는 小註 속에 다시 小註로 되어 있다. 그러나 陶山本에는 그냥 小註로 되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

元 諸子-011⁴⁸⁾

朱震亨

同郡朱震亨⁴⁹⁾, 字彥修⁵⁰⁾, 公之高第弟子也. 其清修苦節, 絶類古篤行之士, 所至人多化之.

48) 元 諸子-11 : 今按: 卷首〈目錄〉에 근거하여 번호를 부여하였다. 그리고 〈目錄〉에 의하면 이 傳의 제목은 ‘朱震亨’이다. 그에 근거하여 임의로 제목을 붙였다.

49) 朱震亨 : [두주 朱震亨事實太略. 當考《尙古錄》添載.]가 있고, 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에도 동일한 두주가 있다. 今按: 〈附錄〉에 〈丹谿朱先生石表〉가 실려 있다.

50) 修 : 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 ‘脩’

元 諸子-012

陳定宇

【《姓源珠璣》：字茂材.】

《史傳》：公諱櫟，字壽翁，徽之休寧人。公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卽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公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先生，先生歿⁵¹⁾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⁵²⁾·《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子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公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圍，中選，遂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

51)歿：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元史》(권189)‘沒’

52)書傳纂疏：《元史》(권189)‘書集傳纂疏’。今按：《元史》의 교감주에 따르면, 기준본에는 ‘書傳纂疏’로 되어 있으나, 현존하는 이 책의 제목, 《千頃堂書目》, 〈自序〉 등에 근거하여 ‘書集傳纂疏’로 고쳤다고 한다.

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草廬，嘗稱公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草廬者，盡遣以歸公。公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草廬並稱，曰：“草廬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定宇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姓源珠璣》：所著有《漢唐撮要》·《論斷通鑑》行于世。【今按：陳止齋有《兩漢博議》·《論斷通鑑》，恐此誤也。】

元 諸子-013⁵³⁾

倪士毅

《一統志》： 倪士毅， 休寧人。潛心求道，嘗學於陳櫟·朱敬輿，有《四書輯釋》。【公嘗欲編《四書輯釋》，定宇欣然曰：“吾與雲峯，於此大下工夫，今此工夫，亦不多矣。比之金焉，披沙揀金者，吾與雲峯是也。”】

53) 元 諸子-13 : 今按: 卷首〈目錄〉에 근거하여 번호를 부여하였다. 그리고 〈目錄〉에 의하면 이 傳의 제목은 ‘倪士毅’이다. 그에 근거하여 제목을 붙였다.

元 諸子-014

胡雙湖⁵⁴⁾

《史傳》：公諱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公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⁵⁵⁾，夢程受朱子之《易》於黃勉齋，而一桂⁵⁶⁾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啓蒙通釋》。公之學出於方平，得朱先生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公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于世。

按：董真卿⁵⁷⁾自序其所纂《周易集解》，曰“先父深山府君，命真卿從先師新安雙湖胡先生讀《易》武夷山中”，則公嘗讀書於武夷山矣。又熊退齋作董深山⁵⁸⁾

54) 胡雙湖：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雙湖，亦當置之宋末.]이 있다.

55) 董夢程：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董夢程’。今按：‘董夢程’이 옳다.

56) 一桂：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一桂’當作‘公’.]이 있다.

57) 董真卿：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董真卿’。今按：‘董真卿’이 옳다.

58) 董深山：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董深山’。今按：‘董深山’이 옳다.

所著《孝經大義》，曰“余友胡庭芳，挈其高弟董真卿⁵⁹⁾訪余雲谷山中”，則公又嘗尋游於雲谷矣。

59) 董真卿：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董真卿’。今按：‘董真卿’이 옳다.

元 諸子-015

胡雲峯

《史傳》：公諱炳文，字仲虎，徽州人。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子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王饒公魯之學，本出於朱子，而其爲說，多與朱子抵牾。公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指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公嘗用薦者，署明經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明經書院，在徽州。】

○《一統志》：公所著有《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義》·《爾雅韻語》·《雲峯筆記》。卒，謚文通。

元 諸子-016

黃山長

《史傳》略：公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後徙九江。公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錄》。蜀人治經，必古註疏。公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始公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⁶⁰⁾《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卽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註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

60) 校：《元史》(권189) ‘較’

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於《易》，作《十翼舉要》；於《春秋》，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於禮學，作《禮經復古正言》；其辨⁶¹⁾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註》；詆排百家異義，則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公爲第一。吳草廬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公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潤⁶²⁾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公謝曰：“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潤⁶³⁾歎息而去。或問：“公自闕如此，寧無不傳之懼？”公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予以爲區區人力所致邪？”公家甚窶貧，且年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侵，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飢⁶⁴⁾，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61) 辨：《元史》(권189)‘辯’

62) 李潤：《元史》(권189)‘李潤’。今按：‘李潤’이 옳다.

63) 潤：《元史》(권189)‘潤’。今按：‘潤’이 옳다.

64) 飢：《元史》(권189)‘饑’

元 諸子-017

蕭貞敏

《史傳》略：公諱虧⁶⁵⁾，字惟斗，奉元人。公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卽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公拾之。公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公與楊恭懿·韓擇侍在秦邸，公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公舍。公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公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公，有懼色，公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觀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

65) 貤：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虧’，音构.]가 있다.

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公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于世。

元 諸子-018⁶⁶⁾

韓擇

韓擇⁶⁷⁾, 字從善, 亦奉元人. 天資超異, 信道不惑. 其教學者, 雖中歲以後, 亦必使自《小學》等書始. 或疑爲陵節勤苦, 則曰: “人不知學, 白首童心. 且童蒙所當知, 而皓首不知, 可乎?”公尤邃禮學, 有質問者, 口講指畫無倦容. 士大夫游宦過秦中, 必往見公, 莫不虛往而實歸焉. 世祖嘗召之赴京, 疾不果行. 其卒也, 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

66) 元 諸子-18 : 今按: 卷首〈目錄〉에 근거하여 번호를 부여하였다. 그리고 〈目錄〉에 의하면 이 傳의 제목은 ‘韓從善’이다. 그에 근거하되 다른 예에 준하여 제목을 붙였다.

67) 韓擇 : 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從善之傳, 當作別段, 以‘史傳略’三字冠之, 而書‘公諱擇云云’, 可也.]가 있다. 今按: 奎章閣本의 지적이 옳다. 다만 ‘史傳略’은, 《元史》(권 189, 儒林一) 韓擇傳의 全文을 인용하고 있으므로 ‘史傳’이 되는 것이 옳은 듯하다.

元 諸子-019

侯伯仁

《史傳》：公諱均，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群經百氏，無不淹貫，旁通釋·老外典。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徧，終於己無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可，即歸休田里。公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元 諸子-020

同榦庵

《史傳》略：公諱恕，字寬甫，其先太原，奉元人.⁶⁸⁾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公安靜端凝，羈艸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公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阼，卽其家拜國子司業，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卽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公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六年⁶⁹⁾，以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公之學，由程·朱上溯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趨⁷⁰⁾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事異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齊⁷¹⁾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

68) 其先太原，奉元人：《元史》(권189) ‘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爲奉元人。’

69) 六年：今按：《元史》(권189)에 의하면 ‘延祐六年’이 옳을 듯하다.

70) 趨：《元史》(권189) ‘趣’

71) 齊：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元史》(권189) ‘齋’

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驟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渠庵。時蕭貞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公家。士論稱之曰蕭同。公自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有《渠庵集》。

元 諸子-021⁷²⁾

第五居仁

第五居仁⁷³⁾, 字士安. 幼事蕭貞敏, 弱冠從渠庵受學. 博通經史, 躬率子弟致力農畝, 而學徒滿門. 其宏度雅量, 能容人所不能容. 嘗行田間, 遇有竊其桑者, 居仁輒避之. 鄉里高其行義, 率多化服. 作字必楷整. 遊其門者, 不惟學明, 而行加修焉. 卒之日, 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 私謚之曰靜安先生.

72) 元 諸子-21 : 今按: 卷首〈目錄〉에 근거하여 번호를 부여하였다. 그리고 〈目錄〉에 의하면 이 傳의 제목은 ‘第五靜安’이다. 그에 근거하되 다른 예에 준하여 제목을 붙였다. ‘靜安’은 그의 私謚이다.

73) 第五居仁 : 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此傳亦當作別段, 如他人之例.]가 있다.

元 諸子-022

安敬仲

《史傳》：公諱熙，字敬仲，真定稿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公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靜修之學，心向慕焉。公家與靜修所居，相去數百里，靜修亦聞公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公方將造其門，而靜修已歿，乃從靜修門人烏叔備聞⁷⁴⁾其緒說。蓋自靜修得朱子之書，卽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然靜修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公則簡靜⁷⁵⁾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公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鄉人爲立祠於稿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

74) 聞：《元史》(권189)‘問’。今按：‘問’이 옳다.

75) 靜：《元史》(권189)‘靚’。今按：‘靚’이 옳다.

元 諸子-023

柳待制

《史傳》：公諱貫，字道傳，浦江人。⁷⁶⁾ 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公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沈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黃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

76) 浦江人：《元史》(권181) ‘浦陽人’。今按： 그러나 《四庫全書總目》(권167, 待制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姑蘇志》(권57, 人物二十) 등 ‘浦江人’으로 되어 있는 문현도 다수 있다.

元 諸子-024

韓莊節

《史傳》略：公諱性，字明善，紹興人。宋司徒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及長，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闔域。其爲文辭，自成一家。戶外之屢，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公曰：“今之貢舉，悉本朱子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公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於斯世。天曆中，趙世延以公名上聞。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公已卒矣。年七十有六。賜謚莊節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文集十二卷。

元 諸子-025~026⁷⁷⁾

程端禮·程端學

程端禮·端學兄弟，慶元人。端禮，字敬叔，幼穎悟純篤，十五歲，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慶元自宋季皆尊尚陸氏之學，而朱子之學不行於慶元。端禮獨從史蒙卿游，以傳朱氏明體適用⁷⁸⁾之指，學者及門甚衆。所著有《讀書工程》，國子監以頒示郡邑校官，爲學者式。仕爲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授僊居縣丞，尋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嚴憚之。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

77) 元 諸子-25~26 : 今按: 卷首〈目錄〉에 근거하여 두 사람에게 각각 번호를 부여하였다. 그리고 〈目錄〉에 의하면 이 두 傳의 제목은 ‘程敬叔’, ‘程時叔’이다. 그에 근거하되 이름을 노출하여 제목을 붙였다.

78) 明體適用 : 《元史》(권190) ‘明體達用’. 今按: 《元史》의 교감기에 따르면, 기준본에는 ‘明體適用’으로 되어 있으나 《黃金華集》 권33 〈程端禮墓誌銘〉에 근거하여 ‘明體達用’으로 고쳤다고 한다.

元 諸子-027

程林隱

公諱程復心，字子見，號林隱。

○《一統志》：婺源人。自幼沈潛理學，會輔氏·黃氏之說而折衷之，章爲之圖，圖爲之說，書成，名曰《四書章圖總要》。仕元爲徽州教授，後以母老辭歸。

○虞集序曰：皇慶二年，有司以君與書薦於朝。明年，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而歸。

○趙子昂序曰：“新安程子見，白首窮理於朱子之學，若飢之於食，渴之於飲，寒暑之於裘葛⁷⁹⁾，晝不舍而夜不輟，貫穿精熟。於是類而爲書，列而爲圖，道德·性命·仁義，各以類從，使學者一攬而盡得之，其有補於理學甚大。”

○鄧善之司業序云：夫圖也，書也，致知之事也，而未

79) 葛：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褐’

及乎力行也。傳之書者，可圖也；傳之心者，不可圖也。必得傳心之妙，而後可與學道。子見年才六十，朝廷旌用爲郡博士，子見以親老乞致其仕。於進退出處，不亢不汙，庶幾乎力行之士矣。

元 諸子-028

鮑魯齋

【附方虛谷·鮑謐齋】80)

公諱雲龍，字景翔，新安人。【一云：古歙州歙縣人。公自云：紫陽後學。】所著《天原發微》。方回萬里序，略云：紫陽山之北，黃山之下，有隱君子魯齋鮑公。精於《易》學，無書不觀，妙年，冠偕計⁸¹⁾選。【戴表元後序云：以鄉貢進士，一詣春官，不售，歸，食貧終身。】與回兄弟交。客於同里廣西道儒學副提舉敬齋鄭公之家，【名孔明。】交友相得，賈之著書，曰《天原發微》云云。

○謐齋鮑寧【庭謐⁸²⁾】，作《辨正》，自序曰：寧之同姓先達魯齋先生，與同邑虛谷方公相望而起，以倡明朱

80) 附方虛谷·鮑謐齋：今按：卷首〈小叙小註〉에서는 “‘程時叔’下，當有‘程林隱·鮑魯齋·方虛谷·鮑謐齋’十二字。”라고 하였다. 이에 따르면 ‘方虛谷’(이름은 回, 字는 萬里)과 ‘鮑謐齋’(이름은 寧, 字는 廷謐)를 〈目錄〉에 포함시키고 번호도 부여해야 한다. 그러나 이 鮑魯齋의 傳에 인용된 두 편의 글, 즉 方回의 〈天原發微序〉와 鮑寧의 〈天原發微辨正序〉는 方回와 鮑寧의 事蹟을 서술한 글이 아니며, 게다가 鮑寧은 明나라 사람이므로 ‘元 諸子’로 분류할 수 없다. 따라서 方虛谷과 鮑謐齋에 대해 번호를 부여하지 않았다.

81) 偕計：《天原發微》(〈序〉)‘計偕’。今按：‘計偕’가 옳다.

82) 庭謐：今按：《千頃堂書目》(권11, 鮑寧天原發微辨正五卷) 등에 의하면 鮑寧의 字는 ‘廷謐’이다.

氏之學。虛谷嘗達而見用，文章播海內，遠近仰之。魯齋隱居林谷，窮天人之理，探造化之源，於聖賢經傳無不讀，尤盡心於《易》，晚年著《天原發微》二十五篇。虛谷往復數十札，相與剖析辨難多矣。書成，得之者，如獲拱璧。寧讀之，重其爲寶，而猶恨其有瑕，欲考據先儒之說而辨正之。吾友程孟·張惟達咸曰：“幸蚤成之。”始於天順庚辰，塾賓朱儀贊之，任勞閱錄，越明年成，晦者明，訛者正。同志喜曰：“使九原可作，魯齋必有以愜其心也。”

元 諸子-029

吳正傳

《史傳》略：公諱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卯知學，善記覽，工詞章，才思踊⁸³⁾溢，發爲歌詩，清麗俊逸。弱冠，因讀真西山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于同郡許白雲，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爲先務。至治進士第，再調寧國路錄事，遷池州建德縣尹，召爲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爲教，一本朱子之旨，而遵許魯齋之成法。六館諸生，人人自以爲得師。以禮部郎中致仕，終於家。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敬鄉錄》·文集二十卷。

83) 踵：《元史》(권190)‘涌’。今按：‘涌’이 옳은 듯하다.

元 諸子-030⁸⁴⁾

王餘慶

同郡又有王餘慶, 字叔善. 仕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亦以儒學, 名重當世.

84) 元 諸子-30 : 今按: 卷首〈目錄〉에 근거하여 번호를 부여하였다. 그리고 〈目錄〉에 의하면 이 傳의 제목은 ‘王叔善’이다. 그에 근거하되 다른 예에 준하여 제목을 붙였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

元 諸子-031

梁友直

《史傳》：公諱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淵以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表者，惟公而已。公所著書，有《三山稿》·《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發揮朱子之學爲精。年五十六卒。

元 諸子-032

周待制

《史傳》略：公諱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見上】公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公舉行鄉飲酒禮，土俗爲變。後辟江淵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遷翰林修撰，陞集賢待制。卒，年六十有一。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楊珏·陳天瑞，王柏門人，見上卷車玉峯下。】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

元 諸子-033⁸⁵⁾

孟夢恂

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公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游從者皆服焉。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救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宣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賜謚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

85) 元 諸子-33 : 今按: 卷首〈目錄〉에 근거하여 번호를 부여하였다. 그리고 〈目錄〉에 의하면 이 傳의 제목은 ‘孟康靖’이다. 그에 근거하되 다른 예에 준하여 제목을 붙였다.

元 諸子-034

顏文節

《史傳》：公本名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公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卽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群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公自弱冠，卽以斯文爲己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爲學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學者。至於異端之徒，亦往往棄

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公言於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公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公名士，生刲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公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牆而掩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公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于兵。

元 諸子-035

朱學士

《史傳》：公諱公遷，字克升，鄱陽人。父梧岡翁，聞同郡準軒 吳中行【字直卿，中行人.⁸⁶⁾】得聞朱子門人黃榦⁸⁷⁾之學於廣信饒魯，往準軒學。於是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之學，得之家庭。以遺逸徵至，授翰林直學士。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力辭，乃出爲金華郡學正。公於經傳子史之書·禮樂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爲學，真知實踐爲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翰林侍講黃溍少許可，一見特加愛敬焉。

○《一統志》：公樂平人，得雙峯之傳。至正間，爲處州學正。兵亂轉徙無定處，已而寓婺源。鄉邦之擅兵者屢請，不就。後歸家，卒。所著有《四書通旨》·《四書

86) 字直卿中行人：今按：《宋元學案》 권83, 雙峯學案, 隱君吳準軒先生中에 의하면, 성명은 吳中, 자는 中行, 호는 準軒으로 樂平人이다.

87) 黃榦：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黃幹’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

約說》等書。【柳仁仲《續蒙求》：以梧岡翁，爲名梧·字岡翁.⁸⁸⁾】

88) 以梧岡翁，爲名梧·字岡翁：今按：《宋元學案》 권83，雙峯學案，朱梧岡先生以實에
의하면 성명은 朱以實，호는 梧岡이다.

元 諸子-036

周氏潤祖

《一統志》：公諱潤祖，臨海人。與達兼善爲友，精性理之學，爲時推重。至正中，被召，以老謝歸。有《紫巖稿》。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

元 諸子-037

熊遙溪

《一統志》：公諱凱，南昌人。精性⁸⁹理之學，以明經開塾四十年，時稱遙溪先生。子東，造詣尤高遠，從游者益衆。

89) 性：《明一統志》(권49) ‘義’

元 諸子-038⁹⁰⁾

熊良輔

同邑熊良輔，受學於公，善屬文，著《易傳集疏》·
《小學入門》等書。

90) 元 諸子-38 : 今按: 卷首〈目錄〉에 근거하여 번호를 부여하였다. 그리고 〈目錄〉에 의하면 이 傳의 제목은 ‘熊氏良輔’이다. 그에 근거하되 다른 예에 준하여 제목을 붙였다.

元 諸子-039

胡應奉

《一統志》：公諱純，平陽府人。元翰林應奉。本朝初，以耆儒碩學徵，至京，授以官，不就。謫居桂林，閉戶却掃，潛心性理之學。都督韓觀造其宅，終不報謝。再至曰：“先生於觀，若⁹¹⁾無情者。”曰：“將軍知我，我固如此，所謂士伸於知己者。”觀歎息而去。

91) 若：《明一統志》(권83) ‘似’

元 諸子-040

黃氏瑞節

《一統志》：公諱瑞節，吉安府安福縣人。元季不仕。
嘗輯濂·洛·關·建諸儒之言，爲《朱子成書》行世。

○《理學類編》：公號觀樂，字祥翁，其所著有《經世附說》。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一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一

明 諸子

明 諸子-001

薛敬軒 【瑄】

明 諸子-002

吳康齋 【與弼】

明 諸子-003

陳布衣 【真晟】

明 諸子-004

陳白沙 【獻章】

明 諸子-005

胡敬齋 【居仁】

明 諸子-006

陳克庵 【選】

明 諸子-007

張東白 【元禎】

明 諸子-008

羅一峯 【倫】

明 諸子-009

周翠渠 【瑛】

明 諸子-010

莊定山 【景】

明 諸子-011

黃未軒 【仲昭】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一

明 諸子-012

章楓山 【懋¹⁾】

明 諸子-013

張古城 【吉】

明 諸子-014

蔡虛齋 【清】

明 諸子-015

鄒立齋 【智】

已上十五人，見《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月湖楊廉纂集】

1) 懈：陶山本‘□’

明 諸子-016

賀醫閣

翰林潘辰撰先生墓誌銘，略云：先生考孟員，妣郭氏，以正統丁巳三月生。先生幼聞儒先所謂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因自省曰：“作聖之功，端在於是。”弱冠以《詩經》魁山東鄉薦，兩躡春闈，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丁亥春，擢戶科給事中，遂書〈鄙夫可與事君章〉於壁以自警。戊子春，亢旱，與給事中胡智·董旻各上章極諫，不報。先生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効，求退不得。其冬，卽告病歸，杜門不出。初，在科時，聞廣東陳白沙爲有道之士，修刺謁之，相與講明治心修身及經綸大務，終歲不輟。至是懸其小像於靜室，時率諸子焚香拜之，儼如神明。大聚典籍於中，乾乾窮日夜必求造其極。有來學者，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爲己；教者，聖賢之餘事。自治不贍²⁾，何暇及人？”久之，所得益深，始內履焉。而其爲教，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文章政事次之。故及門者咸知有爲己之學，達官聞人聞風仰德者，莫不躬拜床下。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公吉薦除

2) 贍：筑大本·陶山本‘贍’

陝西參議，錫之璽書，假以便宜，懇辭不就。乃陳四事，曰資真儒以講聖學，曰薦賢才以輔治道，曰遵祖訓以處內官，曰興禮樂以化天下，皆人所不敢道者。處家篤恩義，正倫理，厚姻戚，睦鄉黨。救災恤患，重本抑末，冠昏³⁾喪祭，一遵古禮，鄉俗大化。酷愛山水，每時和景明，必携門人子姓，登高涉遠，倘徉嘯咏而歸，充然獨有所得。雖不務詩文，然信口流出，皆藹然仁義之言，片紙隻字，人莫不寶之。雅量汪濊，喜慍不形，惟愛君憂國之念，老而彌篤云云。庚午十二月，以疾終，壽七十有四。配席氏，本城官家女，有賢行，相賓友。男，士諧·士闔·士謨·士詒，皆積學待聘。次年二月，葬於閩山之光明谷中。先生少讀書於此山之西，因以醫閩山人自號，人遂稱之云云。【先生病退時，年三十二。】

○御史李承勛序先生文集，略云：余少日從伯氏世卿於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學者爲己”，大崖慨然嘆而問曰：“今天下有若人乎？”余未能對。復嘆曰：“白沙陳先生公甫，醫閩賀先生克恭，眞其人也。吾將焚舉子業，從之游。”越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爲“白

3) 昏：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婚’

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喫繁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間隔，則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云云。”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院⁴⁾時，聞爲已端默之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構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撲殺獻績者，見先生，卽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衆卽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併而論之曰：“二先生之學，均於爲已。白沙資質高明，而虛靜所得爲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學之者見其暮年氣象之可親，而不考早歲自治之甚力，憚深造而欲立致自然，其不流爲放蕩者幾希。先生性本篤實，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卑，以固其基，以廣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而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之

4) 院：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垣’

積，光輝發越，桀黠者心服而獻誠。叛亂者醉德而革面。”余昔撫東土，訪先生之閭，見其子鄉進士士諧，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深者，極欲招致，終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矣云云。【先生世爲定海人。先生考孟員年弱冠，其叔考志初來遼補役。叔考有弟當行，臨行避匿。孟員慨然曰：“塞垣非可獨往，我當共之。”始至廣寧，後遷義州，奉事叔考，極孝養云。○義州，遼東 廣寧後屯衛也。李世卿，見《白沙集》，嘉魚人。自沙有贈別詩十三首，其人豪於詩。】

○先生謁疾⁵⁾，家居四十年，吊喪問疾外，不輕出。一切貴官相訪者，止是致敬以延待之，未嘗往拜也。間有不樂者，先生聞之曰：“某何敢慢人？養病官法當如此耳。”

○嘗造表弟馬指揮 文敬園中，看花有詩云：“齋居四十二年身，未見東風桃李春。今日名園一盃酒，不妨聊作賞花人。”

○嘗言：“今之學者，類多放曠不敬，乃聖門所痛絕者。⁶⁾

5) 先生謁疾：今按：‘先生謁疾’ 이하는 《醫問集》에서 인용한 것이다. 여기에서는 《醫問集》(四庫全書本)을 이용하여 교감하였다.

6) 乃聖門所痛絕者： 《醫問集》(권2) ‘此是一大病，乃聖門之所痛絕者’

古之聖賢，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若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敬躋，文之敬止，皆是也。⁷⁾ 學者欲學聖賢，必戒謹恐懼，去夫放曠之病，庶可入也。”

○朱子〈調息箴〉“隨時隨處”之言，工夫全在此也。主靜先去了許多勞攘，持敬之功，方有入處。

○人惟知利而不知義，所以量狹小。若知得義之分，惟以義爲主，則量不期大而自大矣。

○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矣。

○先生所友，皆當時第一流人，如陳白沙·羅一峯·林蒙庵·周翠渠輩。凡有言論書尺切於進德修業者，必籍錄置座前，時用觀省。【林蒙庵，疑卽大司成林亨大。與先生同年，先生有與簡極推崇。】

7) 古之聖賢……皆是也：《醫闇集》(卷2)‘故曰：“古之聖賢，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若《書》之言堯，便首之以‘欽明文思’，舜便曰‘溫恭允塞’，《詩》之稱成湯‘聖敬日躋’·文王‘敬止’之類，皆是道也。”’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卷之十一

○先生每教人，收斂精神，潛心爲已。嘗有言：“某先生公餘則著書，夏則脫去巾帽。”先生曰：“不敬甚矣。自古曾有囚首聖賢邪？”

○晨興，祠堂行禮，後入書舍。諸生揖畢，則令倍誦〈白鹿洞規〉·〈東萊格言〉，曰：“此諸經之機括，在吾人實體而行之，眞學聖賢之要訣也。”

附

醫闇嘗寓客邸⁸⁾，視從者燒煤。主家之婦見其未習也，自爲燒之，先生輒致敬以避於外。如是者再三，則其人亦知禮而相避⁹⁾，蓋化之也。【謹按，此一條錄在別紙，今不敢遺，附刻于此。】

10)

附

《論語纂訓》¹¹⁾，書無卷第¹²⁾，合一篇。凡古今《論

8) 醫闇嘗寓客邸：《醫闇集》(권1) ‘先生往年寓客邸時’

9) 避：《醫闇集》(권1)에는 뒤에 ‘矣’가 있다.

10) 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羅整菴當錄于此.]가 있다.

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¹³⁾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¹⁴⁾於衆說殼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¹⁵⁾不繆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

11) 論語纂訓：이하의 글은 《晦庵集》 권75, 〈論語纂訓序〉를 수록한 것이다. 여기에서는 朱子全書本 《晦庵集》을 이용하여 교감하였다.

12)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筑大本·奎章閣本 ‘〈論語纂訓序〉：無卷第’. 今按：《晦庵集》에는 기준본과 같이 되어 있다. 이 글이 《晦庵集》 권75, 〈論語纂訓序〉를 수록한 것이라면 기준본이 옳다. 그러나 아래의 〈丹谿朱先生石表〉과 마찬가지로 첫머리에 제목을 표시한다면 “〈論語纂訓序〉：無卷第”가 되는 편이 나을 듯하다. 기준본과 陶山本은 주자의 《晦庵集》을 그대로 인용하고 있는 반면, 筑大本·奎章閣本은 이 점을 고려하여 글자를 바꾼 것이 아닐까 생각된다.

13) 舍：《晦庵集》‘捨’

14) 義：기준본에는 ‘意’로 되어 있으나, 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에 의하여 ‘義’로 고쳤다. 《晦庵集》에도 ‘義’로 되어 있다. 今按：기준본의 ‘意’는 ‘義’의 잘못인 듯하다.

15) 舍：《晦庵集》‘捨’

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以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

〈丹谿朱先生石表〉¹⁶⁾： 丹谿先生既卒，嗣子玉汝躋濂門，請爲表。濂自加布于首，輒相親於几杖間，訂義質疑，而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先生不以濂爲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極言而無所隱。故知先生之深者，無踰於濂也，濂何敢辭？先生諱震亨，字彥修，姓朱氏，漢槐里令雲之後，後自平陵遷于義烏，父諱元。先生受資爽朗¹⁷⁾，讀書卽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尚俠氣，不肯出人下，鄉之右

16) 丹谿朱先生石表 : 이 글은 宋濂이 지은 〈故丹谿先生朱公石表辭〉(《宋學士全集》 권24)를 節略한 것이다. 여기에서는 叢書集成初編本 《宋學士全集》을 이용하여 교감하였다.

17) 爽朗 : 陶山本 ‘朗爽’

族或陵之，必風怒電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敢輕犯。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上承朱子四傳之學，擔簦而從之者數百人。先生嘆曰：“丈夫不務聞道，而惟俠是尚，不亦惑乎？”迺摵衣往事焉。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公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祕·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自悔昔之沈冥顛隣，汗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局¹⁸⁾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疏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歲當賓興，先生再不利，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先是，先生玄祖東堂府君，諱良佑¹⁹⁾，宋季君子人也，以《六經》爲教，以弘其宗，嘗置祭田，嗣人遞司稽事，以陳時薦。然有恒祭而無恒所，先生迺即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歲時行事。復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少長咸在，執事有恪²⁰⁾，宴私洽比。適意亭者，府君所創²¹⁾，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不忍

18) 局：《宋學士全集》‘局’

19) 佑：《宋學士全集》‘祐’

20) 恪：陶山本‘恪’

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姪隸業²²⁾其中。包銀令下，急如星火，一里數十姓，民莫敢辨，先生居里，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生曰：“君不愛頭乎？”先生笑曰：“不愛也。此害將毒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守不能屈。縣丞欲修嶽祠以徼福，畏先生言而罷其事。賦役無藝，胥吏高下其手，以爲民奸。先生集里人謂曰：“君等入胥吏餌而互相傾²³⁾，曷若相率以義，絜其力之胸²⁴⁾贏²⁵⁾而敷之？”衆翕然從。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集，若苛歛之至，先生卽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之。鄉有蜀墅塘，提壞水竭，先生倡民興築，民食其利。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先生必盡心爲之開導平反。細民斬丘木者，還輸木以謝，則置之。嘗客吳妙湛院，尼刻木人爲厭蠱，館客陳庚欲發其事，尼懼甚。先生給陳取碎之，曰：“君乃士人，獲此聲於吳·楚間，甚非君利。”尼輦金帛爲謝，先生笑²⁶⁾而去。方岳重臣及廉訪使者，無不願見且欲薦，先生皆力辭，惟民

21) 創：《宋學士全集》‘造’

22) 業：《宋學士全集》‘習’

23) 傾：《宋學士全集》‘顧’

24) 胸：奎章閣本에는 [우주 ‘胸’，女六切. 縮之不寬舒兒.]가 있다.

25) 賓：奎章閣本 ‘贏’

26) 笑：《宋學士全集》‘吻’

瘼吏弊，必再三頤頷²⁷⁾告之。覃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禮之。衆或短於公，公曰：“朱聘君盛舉諸公之長，而諸公顧短之，何其量之懸邪？”皆慚不能退。初，先生母夫人病脾，頗習醫，後益研礪之，且曰：“吾旣窮在下，澤可遠者，非醫將安務乎？”【又曰：“用藥如持衡，隨物輕重爲前却。古方新證，安能相值乎？”】於是走四方，參訂其說。後見羅司徒知悌，知悌，宋寶祐中寺人，得金士劉完素醫學甚精，爲言其要，先生釋然而歸。四方以疾迎候者，無不卽往，求藥無不與【云云】。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群，雙目有大小輪，日出明，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不理表襮，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親炙之。語言有精魄，金鏘鏗鏗，使人側耳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殃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厲。故其教人，人旣易知，昏明強弱，皆獲其心。凡杖屨²⁸⁾所臨，人隨而化。蓋先生之學，稽諸載籍，一²⁹⁾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寐卽平晝之爲，暗室卽康衢之見，汲汲孜孜，髦而彌篤。每語誇多鬪靡之士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不³⁰⁾盡，□

27) 頤頷：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麤頷’；《宋學士全集》‘麤頷’

28) 屨：《宋學士全集》‘屨’

29) 一：《宋學士全集》‘壹’

以爲多³¹⁾” 及自爲文，率以理爲宗，非有關不輕爲³²⁾也。居室垣³³⁾墉，敦尚儉朴，服御惟大布寬衣，藜羹糗飯如八珍。或在豪家，珍羞交錯，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爲人之所不爲，而於世上所悅者，澹然無所嗜。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爲世勸。遇有不順軌者，必誨其改；事有難處者，必導之以其方。晚年識見尤卓，嘗曰：“風俗漓甚，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盍力善以延其胤乎？”咸笑爲迂言，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烟火。所著書有《宋論》·《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本草衍義補遺》·《風水問答》各若干卷。曰：“義理制度，吾門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卒年七十八。學者因其所居，稱爲丹谿³⁴⁾先生【云云】。銘曰：濂·洛有作，聖學復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世胤之正，實歸金華。綿延四葉，益燁其華。³⁵⁾有美君子，欲振其奇。負笈東遊³⁶⁾，以祛所疑。非刻非厲，曷圖曷究？豈

30) 不：《宋學士全集》‘弗’

31) □以爲多：《宋學士全集》‘奚以多爲’

32) 爲：《宋學士全集》‘語’

33) 垣：陶山本‘垣’

34) 錫：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宋學士全集》‘溪’

35) 益燁其華：《宋學士全集》‘益燦其葩’

止惜陰？夜亦爲晝。昔離其置，今廓其矇。始知人心，與宇宙同。出將用世，時有不利。孚惠家邦，庶享厥志【云云】。仁義之言，繩繩勿休。昭朗³⁷⁾道眞，釋除欲仇。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交，間不容粟。聽者聳然，如聞巨鏞。旁溢于醫，尤博其功。³⁸⁾歛其豪英，變爲毅弘。所以百爲，度越于人云云。

36) 負笈東遊：《宋學士全集》‘我笈有書，負而東遊’

37) 朗：陶山本·奎章閣本‘明’

38) 尤博其功：《宋學士全集》‘亦紹絕躅，開闢元微，功利尤博’

別紙所錄

山西 霍州學正曹端³⁹⁾卒于⁴⁰⁾官。端字正夫，河南 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養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諸⁴¹⁾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郡人亦皆熏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必敬謁之。⁴²⁾ 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

39)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 : 이하는 陳建, 《皇明通紀》 권11, 甲寅 宣德九年에서 인용한 것이다. 여기에서는 中華書局本 《皇明通紀》(2008年)를 이용하여 교감하였다.

40) 于 : 《皇明通紀》 ‘於’

41) 諸 : 奎章閣本·《皇明通紀》 ‘詣’

42) 必敬謁之 : 《皇明通紀》 ‘至其郡，必敬謁之’

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⁴³⁾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之能感人如此。學者稱⁴⁴⁾月川先生。

按，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微其爲教官邪？正德中，大司馬彭幸庵澤稱曹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欲舉從祀孔子廟庭，嘗致書河南 李巡撫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⁴⁵⁾誠意伯 劉公·潛溪宋公，至于⁴⁶⁾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 曹月川先生⁴⁷⁾始也。”尙論君子，宜考於斯。【事出《皇明通紀》。】

明月川先生 曹端，字正夫，河南 澠池人。篤尙理學，躬行實踐，事父母孝，養志愉色。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

43) 一：《皇明通紀》‘二’

44) 稱：《皇明通紀》‘稱爲’

45) 于：《皇明通紀》‘於’

46) 于：《皇明通紀》‘於’

47) 曹月川先生：《皇明通紀》‘月川曹先生’

之。其言：“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右一條，乃先師所節略者。】

明 羅欽順，字允升，江西 泰和人。弘治中，登進士，以義仕止。嘉靖初，陞南京吏部尚書。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丁憂，服除，復起爲吏部尚書，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杜門，惟⁴⁸⁾以著書明道爲事，足跡不履城市。識者謂其辭冢宰一節，眞有鳳凰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無以加焉。所著《困知記》若干卷，深明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辨。號整庵，謚文莊。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附錄終

48) 惟：陶山本‘■’

右⁴⁹⁾，先師退陶先生所撰《理學通錄》一書。宋·元錄若干卷，則成於癸亥，而已具序文；《外集》，則在稿未脫，大概取其名爲此學而實陷異教者，別爲一帙⁵⁰⁾，以寓勸戒之意。但以未成之書，不會出以示人，故門生輩不敢有所稟質於講論之餘。庚午，捐館；辛未，與諸同人發諸巾衍而傳錄之；乙亥，刊刻于安東府。就其中多有附入處，故目錄分卷與本集卷次多相抵牾⁵¹⁾，而未及釐正。然咸以改動先師手錄之書爲未安，謹因元本入梓，而其抵牾⁵²⁾處，表而出之，錄在左方，總若干字。至如本集所載之字，參考諸書，皆有不合者，則當時謄抄之際，偶失照管無疑。若不校正，訛以傳訛，不無後惑，故謹以諸書所同爲據而改正之。丘子野一條及朱震亨一傳，竊以標記觀之，固當採錄。然亦難於裁節，姑付⁵³⁾全文于後。至如本朝有未備者，則以初欲裒集三代之士，通爲一錄，繼得楊月湖所錄，以爲既有是書，不必重入此錄。然楊錄於近代之士，尙多所遺，故楊錄所

49) 右 : 이하는 趙穆 《月川集》 권6에도 〈理學通錄跋〉이라는 제목으로 수록되어 있다.

50) 廿 : 《月川集》‘秩’

51) 抵牾 : 《月川集》‘牴牾’

52) 抵牾 : 筑大本·陶山本‘牴牾’；《月川集》‘牴牾’

53) 付 : 筑大本·陶山本·奎章閣本·《月川集》‘附’

載，只存其目，欲取其所遺者附錄，而未及焉。如賀醫闡言行，亦未究竟也。但楊氏之錄，雖名理學，竊考其間，似有不盡出於程·朱之緒餘。如陳白沙，顯是禪會，陳清瀾建於《皇明通紀⁵⁴⁾》中，亦有所云云。未知先師取捨⁵⁵⁾，終以爲何如也。只如曹月川·羅整庵二公，則記諸別紙，非在錄中。然以先師手錄，不無其意，故不敢遺棄，並附于後。但整庵，則其所著《困知記》一書，名爲尊尚程·朱，而於其的確已定之論，一切致疑，或以爲小有未合，或以爲未定于一。至以道心爲寂然不動之體，人心爲感而遂通之用；曰：“〈太極圖說〉，自與《通書》不類”；曰：“叔子之論，不若伯子之論”；至詆朱子爲終身誤認理氣爲二物，常若有未滿之意。紛紛此類，非止一二，顯然自以所見爲透得程·朱未到之地，而反以程·朱所見爲猶隔一重膜，愚未知其信矣乎否也。竊恐其蔽不但知之不明·信之不篤而已，殆亦出於陽尊陰壞·矜己傲賢之意而然邪？故先師晚年所論甚不取。以是推之，則假使當時並成本朝錄，如整庵，當別有所處矣。後之覽者詳之。

54) 紀：《月川集》‘記’

55) 捨：《月川集》‘舍’

萬曆丙子夏五⁵⁶⁾，門人趙穆謹識。

56) 五：《月川集》‘五月’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外集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外集¹⁾

宋季 諸子

外集 宋季 諸子-001

陸復齋

【已見《言行錄》】

1) 外集：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外集 卷之一’

定本 退溪全書 23

外集 宋季 諸子-002

陸象山

【同上】

外集 宋季 諸子-003

楊敬仲²⁾

《史傳》：公諱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進士，主富陽簿。陸象山道過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禮。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紹熙召爲國博。上書訟趙汝愚，遭斥。嘉定更化，祕書郎，遷本省著作佐郎，兵部郎官。極言弭災消禍之道，北境傳誦，爲涕泣。以言不行，求外補，知溫州，首罷妓籍，尊敬賢士。永嘉尉，發兵捕賊，不白郡，公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致悔罪意，良久乃釋。帝遣使至郡，使於公爲先世契，公出郊迎曰：“《春秋》王人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使力辭不可，乃以賓禮見。人創見之，莫不竦觀。民愛之如父母，畫像事之。歷至實錄檢討官，以有疾力請去，予祠。理宗朝，遷至寶閣大³⁾中大夫，致仕卒。後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最著名。

2) 楊敬仲：奎章閣本‘揚敬仲’

3) 大：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太’

外集 宋季 諸子-004

袁和叔

《史傳》：公諱燮，字和叔，鄞縣人。少讀〈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大學⁴⁾登進士。寧宗即位，以大學⁵⁾正召。趙汝愚罷，公亦去矣。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歷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固已深知彭龜年之忠。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稍遷至祭酒祕書監。見諸生必迫⁶⁾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有得，士氣益振。除禮部侍郎，時史彌遠主和。公爭益力，臺劾罷之。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公初入大學⁷⁾，復齋爲學錄。⁸⁾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象山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爲絜齋先生，後諡正獻。子甫。

4) 大學：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太學’

5) 大學正：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太學正’

6) 迫：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逼’

7) 大學：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太學’

8) 錄：奎章閣本‘祿’

外集 宋季 諸子-005

袁廣微

《史傳》：公諱甫，字廣微，燮之子也。嘉定進士第一，祕書正字。入對論今可懼者，大端有五。嘗通判湖州，知徽州·衢州，治績甚著。提舉江東常平提點本路刑獄，美政不可勝數。知建寧·兼福建轉運判官。以祕書少監入，帝慰獎。遷起居舍人兼中舍，諫履敵之害。繳史嵩之刑書誥命，嵩之又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復爭之，不聽。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合奏留。尋兼修玉牒官兼祭酒，皆辭。改嘉興·婺州，皆不拜。遷兵侍，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爲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友⁹⁾，危亡之禍，迫在朝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諫斥岳珂以知兵財，召遷吏侍兼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¹⁰⁾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公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書，卒謚正肅。有《孝說》·《孟子解》等書。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

9) 友：筑大本·陶山本‘支’

10) 問：陶山本‘門’

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外集 宋季 諸子-006

沈叔晦¹¹⁾

《史傳》：公諱煥，字叔晦，定海人。入大學¹²⁾，與陸復齋爲友。乾道進士，授餘姚尉·楊州教授。召爲大學錄¹³⁾，孜孜教誨，僚忌立異。調高郵郡教授，充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高宗山陵，百司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公言於安撫使，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歛者，支費頓減。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不廢讀書。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卒。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

《書》：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厭¹⁴⁾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

11) 叔晦：陶山本‘晦叔’

12) 大學：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太學’

13) 大學錄：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太學錄’

14) 厭：《晦庵集》(卷53, 〈答沈叔晦〉)‘畏’

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病¹⁵⁾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他答書又論一般學問，廢經治史，略王尊霸，及浩然之氣，不知其仁之說。】

15) 痘：《晦庵集》(권53, 〈答沈叔晦〉)‘患’

外集 宋季 諸子-007

舒元質

《史傳》：公諱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入大學¹⁶⁾，張南軒，官中都往從之，又從陸象山遊曰：“吾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朱先生·呂東萊，講學于婺，公徒步往謁之。【書告其家見史。】 乾道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爲江西轉運司幹辦。或忌公所學，望風心議，及與處了無疑。間爲徽教，徽習頓異。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寢盛。留正稱爲當今第一。知平陽縣，通判宜州卒。【嘗曰“師道云云”，見史。】 袁燮謂：“公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公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謚文靖。

16) 大學：奎章閣本·筑大本‘太學’

外集 宋季 諸子-008

包顯道

公諱揚. 《實紀》：字顯道, 南康建昌人. 所錄有癸卯以後問答.

《語》：顯¹⁷⁾道領生徒十四人來，四日皆無課程. 先生令義剛, 問顯道所以來，故於是次日，皆依精舍規矩說《論語》. 【每一生說一章，先生輒推論其義.】至〈務本〉章，論及四端. 曰：

“讀書須是子細. ‘思之弗得，弗措也；辨之弗明，弗措也¹⁸⁾.’ 今江西人，皆是要翛然¹⁹⁾自在，才讀書，便要尋個樂處^{20).} 某說，若是讀書尋到那苦澀處，方解有醒悟. 康節從李挺之學數，而曰：‘但舉其端，勿盡其言，容某思之.’ 他是怕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 因言：“聖人滌得那天理似泥樣熟. 只看那一部《周禮》，無非是天理，纖悉不遺.” 至三省章，曰：

17) 顯 : 《朱子語類》(권119:7)에는 앞에 ‘包’가 있다.

18) 也 : 《朱子語類》(권119:7)에는 뒤에 ‘如此方是’가 있다.

19) 翁然 : 《朱子語類》(권119:7) ‘偷閒’

20) 處 : 《朱子語類》(권119:7)에는 뒤에 ‘這便不是了’가 있다.

“今人自謀時，思量得無不周盡，及爲人謀，則只思量得五六分便了，便²¹⁾是不忠。‘與朋友交，’非謂要安排去罔他爲不信，只²²⁾說出來，說得不合於理，便是不信。”至〈顏子不愚〉章，曰：

“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光明照耀，更無蔽障²³⁾。其他人則皮²⁴⁾子包裹得厚，剝了一重又一重，不能得便見那裏面物事。顏子則是有一重²⁵⁾皮子甚薄，一剝便爆出來²⁶⁾。所以一說便曉，更不要再三。”

○顯道侍坐，先生方修書²⁷⁾曰：“公輩逍遙快活，某便是被這事苦。”

包又曰：“人最是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以²⁸⁾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以²⁹⁾務求博雜，陷溺其心³⁰⁾。”

21) 便：《朱子語類》(권119:7)에는 앞에 ‘這’가 있다.

22) 只：《朱子語類》(권119:7)에는 뒤에 ‘信口’가 있다.

23) 障：《朱子語類》(권119:7)에는 뒤에 ‘顏子則是有一重皮了。但’이 있다.

24) 皮：《朱子語類》(권119:7)에는 앞에 ‘被這’가 있다.

25) 是有一重：《朱子語類》(권119:7)에는 없다.

26) 來：《朱子語類》(권119:7)에는 뒤에 ‘夫子與他說，只是要與它剝這一重皮子。它緣是這皮子薄，’가 있다.

27) 書：《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뒤에 ‘語之’가 있다.

28) 以：《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앞에 ‘便是’가 있다.

29) 以：《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앞에 ‘便是’가 있다.

30) 心：《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뒤에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已而其生徒復說‘孝弟爲仁之本’。先生曰：“說得也都未是。”因命林子武說一過³¹⁾，先生云云。

次日，先生親下精舍，大會學者。先生曰：“荷³²⁾諸公³³⁾遠來³⁴⁾，今與公鄉里平日說不同處，只是爭個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某³⁵⁾謂³⁶⁾如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而³⁷⁾必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來，少間自家便落在裏面去了。孔子曰：‘詩可以興’云云。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³⁸⁾既爲人，則於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若頭上鬢子，便十日不梳後待如何？便一月不梳後³⁹⁾待如何？但須是用梳，方得。

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가 있다.

31) 過：《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뒤에 ‘既畢’이 있다.

32) 荷：《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뒤에 ‘顯道與’가 있다.

33) 公：《朱子語類》(권119:8) ‘生’

34) 來：《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뒤에 ‘某平日說底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가 있다.

35) 某：《朱子語類》(권119:8) ‘如某便’

36) 謂：《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뒤에 ‘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이 있다.

37) 而：《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뒤에 ‘自家’가 있다.

38) 但：《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뒤에 ‘是’가 있다.

39) 後：《朱子語類》(권119:8)에는 없다.

於清虛曠蕩之域⁴⁰⁾，豈可如此？直卿⁴¹⁾平時看文字甚細⁴²⁾，數年在三山，也煞有益於朋友，今可⁴³⁾說一徧。”直卿起辭，先生曰：“不必多讓。”顯道云：“只⁴⁴⁾將昨⁴⁵⁾說〈有子〉章申之。”直卿⁴⁶⁾略言章⁴⁷⁾指，復歷述⁴⁸⁾聖賢相傳之心法⁴⁹⁾。先生曰：云云。

“方未發時，只⁵⁰⁾是仁義禮智；及其既發，則便有許多事。但孝弟至親切，所以行仁以此爲本。如這水流來下面，做幾個塘子，須先從那第一個塘子過。那上面便是水源頭，上面更無水了⁵¹⁾。據某看，孝弟不特是行仁之本，那三者皆然。如親親長長，須知親親當如何？長長當如何？‘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這便是長長之道。事君時是一

40) 域：《朱子語類》(卷119:8)‘地’ 뒤에 ‘却都不知’가 있다.

41) 卿：《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뒤에 ‘與某相聚多年’이 있다.

42) 細：《朱子語類》(卷119:8)‘子細’

43) 可：《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뒤에 ‘爲某’가 있다.

44) 只：《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앞에 ‘可以’가 있다.

45) 昨：《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뒤에 ‘日所’가 있다.

46) 直：《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앞에 ‘於是’가 있다.

47) 章：《朱子語類》(卷119:8)‘此章之’

48) 述：《朱子語類》(卷119:8)‘叙’

49) 法：《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뒤에 ‘旣畢’이 있다.

50) 只：《朱子語類》(卷119:8)‘便只’

51) 了：《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뒤에 ‘仁便是本。行仁須是從孝弟裏面過，方始到那第二箇第三箇塘子。但’이 있다.

般，與上大夫言是一般，與下大夫言是一般，這便是貴貴之道。如此便是義。事親有事親之禮，事兄有事兄之禮。如今⁵²⁾見父不揖後，謂之孝弟，可不可？便是行禮也由此過。‘孩⁵³⁾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知⁵⁴⁾當愛當⁵⁵⁾敬，而不違其事之之道，這便是智。只是⁵⁶⁾一個物事，推於愛，則爲仁；宜之，則爲義；行之以遜，則爲禮；知之，則爲智。” 良久，顯道云：“江西之學，大要也是以行己爲先。” 先生曰⁵⁷⁾：“許多合理會處，須是從講學中來。不然，爲一鄉善士則可；若欲理會得爲人許多事，則難。”

○因論楊⁵⁸⁾書謂：“江南人氣麤⁵⁹⁾勁而少細膩，浙人氣和平而力弱，皆其⁶⁰⁾偏也。”

《書》：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

52) 今：《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뒤에 ‘若’이 있다.

53) 孩：《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앞에 ‘孟子說’이 있다.

54) 知：《朱子語類》(卷119:8) ‘若是知得親之’

55) 當：《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앞에 ‘兄之’가 있다.

56) 是：《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뒤에 ‘這가’ 있다.

57) 曰：《朱子語類》(卷119:8)에는 뒤에 ‘如孝弟等事數件合先做底，也易曉；夫子也只略略說過。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也只一處恁地說。若是後面’이 있다.

58) 楊：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 ‘揚’

59) 麤：《朱子語類》(卷119:9) ‘粗’

60) 其：《朱子語類》(卷119:9)에는 뒤에 ‘所’가 있다.

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自洗濯。”熹固疑之。今⁶¹⁾乃知果如所疑也。

○既未免讀書，則不會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⁶²⁾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61) 今：《晦庵集》(권55, 〈答包顯道〉)에는 뒤에 ‘以此驗之’가 있다.

62) 心：《晦庵集》(권55, 〈答包顯道〉)에는 뒤에 ‘甚’이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09

包詳道【顯道弟】

《語》：包詳道書來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先生謂顯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有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已後便悄悄【恐當作‘惺惺’。】之理？聖賢之學，是揜揜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是63)聖賢修爲講學都不消64)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

《書》：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65)。但觀所66)講論，却67)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68)，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

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69)，且當置之。各從其70)所信者，看71)久遠如何耳。

63) 是：《朱子語類》(권120:116)에는 앞에 ‘則’이 있다.

64) 消：《朱子語類》(권120:116) ‘須’

65) 重：《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뒤에 ‘前書云云，非以苟相悅也’가 있다.

66) 所：《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뒤에 ‘與顯道’가 있다.

67) 却：《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앞에 ‘竊恐’이 있다.

68) 忘：陶山本 ‘亡’

69) 險：《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뒤에 ‘彼此不同，終未易合.’이 있다.

70) 從其：《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 ‘信其’

○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⁷²⁾担⁷³⁾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亦⁷⁴⁾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曾⁷⁵⁾子本心蘚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如⁷⁶⁾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⁷⁷⁾，則無是理矣。顏子⁷⁸⁾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⁷⁹⁾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曾⁸⁰⁾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繙悉曲盡，豈⁸¹⁾都

71) 看：《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앞에 ‘卽’이 있다.

72) 扭：《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 ‘紐’

73) 担：《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 ‘捏’

74) 亦：《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없다.

75) 曾：《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앞에 ‘而’가 있다.

76) 如：《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앞에 ‘只得’이 있다.

77) 此：《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뒤에 ‘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障蔽’가 있다.

78) 子：《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뒤에 ‘一’이 있다.

79) 代：《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不講學邪？東坡作〈蓮花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80) 曾 : 《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앞에 ‘禮記有’가 있다.

81) 豈 : 《晦庵集》(권55, 〈答包詳道〉)에는 뒤에 ‘是塊然’이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10

包敏道【顯道弟】

公諱遜，字敏道。

《書》：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軌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凌躡倒置而易其言矣。

○承喻麤⁸²⁾心浮氣，剝落向盡，閒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寡其過而未能耳。

○所喻已悉。但道⁸³⁾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

82) 麤：《晦庵集》(卷55 〈答包敏道〉)‘粗’

83) 道：《晦庵集》(卷55 〈答包敏道〉)‘道既’

外集 宋季 諸子-011

潘叔度

按公諱景憲，字叔度。以童子貢擢進士第。請爲南嶽祠官，請太平州學教授，以歸養親。與呂東萊同年而齒長。聞其論學，慨然棄所學，而學焉。遂不復仕，諸公愛敬而不敢推挽。該覽書史，峭直耿介，孝友儉素。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先生長子塾，其壻也。先生述公誌銘，始嘗學浮屠法云。

《書》：來喻⁸⁴⁾，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爲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似⁸⁵⁾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84) 喻：《晦庵集》(권46 〈答潘叔度〉)에는 뒤에 ‘縷縷’가 있다.

85) 似：《晦庵集》(권46 〈答潘叔度〉)에는 앞에 ‘於鄙意’가 있다.

○云云。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會講究得徹，衆盲摸像⁸⁶⁾，却⁸⁷⁾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慮，奈何奈何？

86) 像：《晦庵集》(卷46 〈答潘叔度〉)‘象’

87) 却：陶山本；《晦庵集》(卷46 〈答潘叔度〉)‘各’

外集 宋季 諸子-012

潘叔昌

公諱叔昌⁸⁸⁾, 字景愈⁸⁹⁾, 叔度弟.

《書》：學者先須致⁹⁰⁾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

○昨聞叔度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却⁹¹⁾。今不敢復言，而⁹²⁾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煩⁹³⁾爲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

88) 叔昌：奎章閣本‘景愈’

89) 景愈：奎章閣本‘叔昌’

90) 致：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卷46 〈答潘叔昌〉)‘置’

91) 却：《晦庵集》(卷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愧悚深矣’가 있다.

92) 而：《晦庵集》(卷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其’가 있다.

93) 煩：《晦庵集》(卷46 〈答潘叔昌〉)에는 앞에 ‘恐其過江未還’이 있다.

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⁹⁴⁾且⁹⁵⁾置其說，而專意於吾學⁹⁶⁾，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⁹⁷⁾義理之所在。如此一二⁹⁸⁾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⁹⁹⁾。如何如何？

○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¹⁰⁰⁾。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天上無不識字¹⁰¹⁾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

94) 今：《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若未能決意自拔，得’이 있다.

95) 且：《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姑’가 있다.

96) 學：《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捐去雜博’이 있다.

97) 求：《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夫’가 있다.

98) 一二：《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 ‘三’

99) 恨：《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爲晚也.’가 있다.

100) 矣：《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不審明者以爲如何?’가 있다.

101) 字：《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底’가 있다.

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會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¹⁰²⁾人亦不妨也。【上天人，恐當作天上人。】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

〈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柟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¹⁰³⁾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目前於根本上不曾¹⁰⁴⁾用功，便¹⁰⁵⁾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¹⁰⁶⁾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老¹⁰⁷⁾矣，不復有意於此世¹⁰⁸⁾，猶欲勉率同志¹⁰⁹⁾熟講勤行，以趨¹¹⁰⁾聖賢之域。不謂¹¹¹⁾異論蠭起，高者溺¹¹²⁾虛無，下者淪¹¹³⁾卑陋，

102) 天：《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 ‘大’

103) 每：《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 ‘每每’

104) 曾：《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大段’이 있다.

105) 便：《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앞에 ‘而’가 있다.

106) 約：《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一’이 있다.

107) 老：《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앞에 ‘熹’가 있다.

108) 世：《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區區鄙懷’가 있다.

109) 志：《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之士’가 있다.

110) 趨：《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 ‘趣’

111) 謂：《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近年’이 있다.

112) 溺：《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於’가 있다.

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¹¹⁴⁾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

○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¹¹⁵⁾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¹¹⁶⁾。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¹¹⁷⁾。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113) 濟 : 《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於’가 있다.

114) 知 : 《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所以’가 있다.

115) 當 : 《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過爲’가 있다.

116) 之 : 《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大略皆如來喻’가 있다.

117) 敗 : 《晦庵集》(권46 〈答潘叔昌〉)에는 뒤에 ‘不是容易事’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13

胡廣仲

按公諱寔，字廣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子。力主家學。所見又多鑿，謂“仁不可對義而言”，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謂“動則離性”，謂“天命不囿於善”，謂“善不可以言性”，謂“靜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眞妄言”，謂“〈太極圖〉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先生既隨語條析而終之曰：“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

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來¹¹⁸⁾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嘗¹¹⁹⁾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¹²⁰⁾，一切畸

118) 來：《晦庵集》(권42 〈答胡廣仲〉)에는 앞에 ‘究觀’이 있다.

119) 嘗：《晦庵集》(권42 〈答胡廣仲〉) ‘常’

零贅剩·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¹²¹⁾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模中脫出也。常安排此¹²²⁾意思¹²³⁾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

120) 理：《晦庵集》(권42 〈答胡廣仲〉)에는 뒤에 ‘勢’가 있다.

121) 凡：《晦庵集》(권42 〈答胡廣仲〉)에는 뒤에 ‘此所論’이 있다.

122) 此：《晦庵集》(권42 〈答胡廣仲〉)에는 뒤에 ‘個’가 있다.

123) 思：《晦庵集》(권42 〈答胡廣仲〉)에는 뒤에 ‘規模’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14

胡伯逢

【文定家子弟也。】

《書》：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暗¹²⁴⁾之中·衽¹²⁵⁾席之上，人或媠¹²⁶⁾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¹²⁷⁾能體之？

《知言¹²⁸⁾》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

○辯答“觀過知仁，以自知自治”，爲說之非。

124) 暗：《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闇’

125) 衽：《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衽’

126) 媠：《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媠’

127) 孰：陶山本‘熟’

128) 言：《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에는 뒤에 ‘亦’이 있다.

○《知言》性¹²⁹⁾無善惡之說，前¹³⁰⁾後論辯¹³¹⁾不爲不詳。

既蒙垂諭¹³²⁾，亦¹³³⁾尚有一說，請¹³⁴⁾言之。孟¹³⁵⁾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爲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爲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失反陷性於搖蕩恣睢·駁雜不純之地也。竊意此等偶出於¹³⁶⁾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違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爲愈也。

129) 性 : 《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에는 앞에 ‘至於’가 있다.

130) 前 : 《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에는 앞에 ‘則’이 있다.

131) 辯 : 《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 ‘辨’

132) 諭 : 《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에는 뒤에 ‘反復思之’가 있다.

133) 亦 : 《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에는 앞에 ‘似’가 있다.

134) 請 : 《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에는 앞에 ‘今’이 있다.

135) 孟 : 《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에는 앞에 ‘蓋’가 있다.

136) 於 : 《晦庵集》(권46 〈答胡伯逢〉)에는 뒤에 ‘前輩’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15

胡季隨

按：公諱大時，字季隨，五峯子姪行。先生與陳伯堅書，“季隨到此，明敏有志，甚可喜也。”

《書》：所諭“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

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三四十年身所親歷¹³⁷⁾，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諭，不能俟其徹頭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¹³⁸⁾猶有謬誤。不住修削，隨¹³⁹⁾手¹⁴⁰⁾病生。此¹⁴¹⁾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邪？呂伯恭嘗言

137) 歷：《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가 있다.

138) 然：《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近日讀之 一二大節目處’가 있다.

139) 隨：《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앞에 ‘有時’가 있다.

140) 手：《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又覺’이 있다.

141) 此：《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앞에 ‘以此觀之’가 있다.

“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

○所示諸說，於¹⁴²⁾《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¹⁴³⁾，而便欲任意立說¹⁴⁴⁾，故其說支蔓纏繞¹⁴⁵⁾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¹⁴⁶⁾，文理分明，卽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挐辨說而思已過半矣。【因論戒懼謹獨兩節不同之故。】

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

又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熟，今豈易及！’

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

不復以純熟自期¹⁴⁷⁾，不知¹⁴⁸⁾要作何用？

○‘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一條，見

142) 於：《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앞에 ‘似’가 있다.

143) 覆：《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尙多未了’가 있다.

144) 說：《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展轉相高’가 있다.

145) 繞：《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了’가 있다.

146) 看：《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覺得章斷句絕’이 있다.

147) 期：《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가 있다.

148) 知：《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見得’이 있다.

《心經附註》.

○彼中議論大略有三種病. 一是高，二是遠，三是煩碎¹⁴⁹⁾. 但能放底¹⁵⁰⁾，著實依本分·依次序做工夫，久久自當去此病也.

○近¹⁵¹⁾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不¹⁵²⁾若¹⁵³⁾於此¹⁵⁴⁾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 真到聖賢究竟地位¹⁵⁵⁾，不須妄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大抵爲學，不厭卑近. 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 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

149) 碎：《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以此之故，都離却本文，說來說去，都不記得元是說甚底’가 있다.

150) 底：《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 ‘低’

151) 近：《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없다.

152) 不：《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앞에 ‘近與朋友商量’이 있다.

153) 若：《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只’가 있다.

154) 此：《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處’가 있다.

155) 位：《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亦不出此，坦然平白’이 있다.

○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尙更有疑？向見意思大段寬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然。

來書譏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

○季隨以所與學者答問諸說來稟曰：“學者問《延平語錄》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¹⁵⁶⁾凍釋¹⁵⁷⁾處。云云。’答：‘云云。’”

先生批：“大抵此個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¹⁵⁸⁾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今¹⁵⁹⁾云‘須¹⁶⁰⁾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強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¹⁶¹⁾到得灑然地位矣。

156) 解：《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 ‘釋’

157) 釋：《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 ‘解’

158) 累：《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功用’이 있다.

159) 今：《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缺다.

160) 須：《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앞에 ‘學者’가 있다.

161) 不：《晦庵集》(권53 〈答胡季隨〉)에는 뒤에 ‘能’이 있다.

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註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

書末云云。

“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

外集 宋季 諸子-016

袁機仲

公諱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以清名直節，受知阜陵，位至侍郎。憤世疾邪，不安于朝，退居梅巖。

《姓源珠璣》：年八九歲，題詩屏間云：“泰山一毫輕，滄海一滴水，我觀天地間，何啻猶一指。”又嘗作〈竹杖詩〉云：“送汝爲龍到葛坡¹⁶²⁾云云。”歷祭酒，遷寶謨閣待制。世號梅巖翁。

先生與機仲論易理往復十數書。極其詳辨¹⁶³⁾，而機仲膠執己見，競說不已。最後答書曰：“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爲家，公之不能使我爲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爲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羲·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羲·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爲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揔¹⁶⁴⁾

162) 坡：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阪’

163) 辨：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辯’

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閒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¹⁶⁵⁾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164) 括：《晦庵集》(권38 〈答袁機仲〉)‘總’

165) 慰：陶山本‘爲’

外集 宋季 諸子-017

葉正則

公諱適，字正則，永嘉人。

《書》：向來相見¹⁶⁶⁾日¹⁶⁷⁾淺，相¹⁶⁸⁾與¹⁶⁹⁾甚深¹⁷⁰⁾。前後書疏¹⁷¹⁾，雖¹⁷²⁾少見鋒穎，而¹⁷³⁾未能¹⁷⁴⁾傾倒¹⁷⁵⁾，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¹⁷⁶⁾，多¹⁷⁷⁾籠罩包藏之語。【云云】。¹⁷⁸⁾世衰道微，以學爲諱¹⁷⁹⁾，而吾黨之爲學者，又¹⁸⁰⁾未曾

166) 見：《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167) 日：《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甚’이 있다.

168) 相：《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앞에 ‘而荷’가 있다.

169) 與：《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之意’가 있다.

170) 深：《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中間禽舍竝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가 있다.

171) 疏：《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往來’가 있다.

172) 雖：《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復’이 있다.

173) 而：《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亦’이 있다.

174) 能：《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彼此’가 있다.

175) 倒：《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以求實是之歸’가 있다.

176) 書：《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及答問書尺’이 있다.

177) 多：《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앞에 ‘類’가 있다.

178) 【云云】：奎章閣本·陶山本 ‘云云’

179) 謂：《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가 있다.

180) 又：《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皆草率苟簡’이 있다.

略識道理¹⁸¹⁾，便以己見¹⁸²⁾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¹⁸³⁾，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¹⁸⁴⁾一向自瞞，強作撐拄¹⁸⁵⁾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邪¹⁸⁶⁾？

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¹⁸⁷⁾。大開眼看覲，大開口說話¹⁸⁸⁾，直截剖判，不須¹⁸⁹⁾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按：淳熙，進士林栗劾先生。公時爲太常博士，上疏極論，不報。公慷慨以經濟自負。方侂胄用兵，公適召還，不能止，從而經畫¹⁹⁰⁾又無異效，時頗譏之。謚忠定。】

181) 理：《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規模，工夫次第’가 있다.

182) 見：《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搏量湊合’이 있다.

183) 言：《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不敢分明道著實處’가 있다.

184) 遂：《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不免’이 있다.

185) 柱：《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且要如此鶴突’이 있다.

186) 邪：《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없다.

187) 露：《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가 있다.

188) 話：《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分明去取’가 있다.

189) 須：《晦庵集》(권56 〈答葉正則〉)에는 뒤에 ‘得’이 있다.

190) 畵：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 ‘畵’

外集 宋季 諸子-018

江德功

公諱默，字德功，崇安人。乾道進士，建寧縣令。朱子嘗曰：“吾鄉”【云云】。所著《國朝綱集》·《易訓解》·《四書訓詁》。

○卽〈少微通鑑序〉所謂建寧公默也。

《書》：有禮則安¹⁹¹⁾，只說¹⁹²⁾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¹⁹³⁾心安也。

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¹⁹⁴⁾。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¹⁹⁵⁾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以¹⁹⁶⁾納

191) 安 : 《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가 있다.

192) 說 : 《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이 있다.

193) 及 : 《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夫’가 있다.

194) 彼 : 《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이 있다.

195) 會 : 《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而說合之’가 있다.

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¹⁹⁷⁾。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¹⁹⁸⁾，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云云。¹⁹⁹⁾ 不²⁰⁰⁾自知²⁰¹⁾所謂高且深者，乃²⁰²⁾所謂²⁰³⁾卑且陋也。

○《大學》諸說，亦放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故必以格物爲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爲身而不爲家²⁰⁴⁾，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物²⁰⁵⁾也。

○答書凡十三。其第十一書云：“所示經說，《孟子》

196) 以：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而’

197) 私：《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가 있다.

198) 賢：《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이 있다.

199) 云云：筑大本‘【云云】’

200) 不：《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가 있다.

201) 知：《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其’가 있다.

202) 乃：《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是’가 있다.

203) 謂：《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以’

204) 家：《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以至新民·知本·絜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이 있다.

205) 物：《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事物之間’

大義²⁰⁶⁾頗佳，有²⁰⁷⁾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²⁰⁸⁾，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²⁰⁹⁾至今愈²¹⁰⁾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²¹¹⁾，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²¹²⁾異同²¹³⁾以求至當之歸。專²¹⁴⁾徇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己說之勝，展²¹⁵⁾轉乖張²¹⁶⁾，不²¹⁷⁾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但²¹⁸⁾竊歎恨而已。今²¹⁹⁾據來示。云云。

竊²²⁰⁾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卽就日用存主應

206) 義：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意’

207) 有：《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其間亦有少’

208) 者：《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가 있다.

209) 然：《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自頃’이 있다.

210) 愈：《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爲日’이 있다.

211) 僻：《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孜孜矻矻’이 있다.

212) 合：《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彼己’가 있다.

213) 同：《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之說，反覆論難’이 있다.

214) 專：《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而’가 있다.

215) 展：《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以至於’가 있다.

216) 乖張：《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支離’

217) 不：《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日益乖張而不悟’가 있다.

218) 但：《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使人更不可曉’가 있다.

219) 今：《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且’가 있다.

接處實下工夫，理會個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且²²¹⁾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跡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卽²²²⁾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²²³⁾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凡²²⁴⁾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細較²²⁵⁾是非，痛加辯詰，亦庶²²⁶⁾有究竟處，不至如今²²⁷⁾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220) 竊：《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熹之鄙意’가 있다.

221) 且：《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若要讀書，卽’이 있다.

222) 卽：《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此等說話’가 있다.

223) 欲：《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便’이 있다.

224) 凡：《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앞에 ‘且更追思今日以前’이 있다.

225) 細較：《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 ‘子細較量，考其’

226) 庶：《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幾’가 있다.

227) 今：《晦庵集》(권44 〈答江德功〉)에는 뒤에 ‘日’이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19

方困齋

《實紀》：莆田人，乾道228)登第。任宣教郎·連江縣令【云云】。公諱未，字耕道。《宋學士集》謂：“公如張忠獻·呂紫薇·胡衡麓，與橫浦·澹庵，皆從游，情若金石。扼於秦檜，弗究所蘊，士論惜之。”

《書》：開喻詳悉229)，以左右明敏強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230)詞氣之間，未231)免急迫232)之病233)，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變化氣質234)爲功。若程子235)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工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

228) 乾道：《實紀》‘乾道中’

229) 悉：《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에는 뒤에 ‘足見進學不倦之意’가 있다.

230) 然：《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에는 뒤에 ‘以愚見論之’가 있다.

231) 未：《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에는 앞에 ‘似猶’가 있다.

232) 急迫：《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迫急’

233) 痘：《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에는 뒤에 ‘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가 있다.

234) 變化氣質：《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氣質變化’

235) 程子：《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程夫子’

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悔尤·預憂微細差忒也。

○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人²³⁶⁾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²³⁷⁾有何干涉乎？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²³⁸⁾，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²³⁹⁾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為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

○前書所言，以愚意觀之，既爲辟客，即非泛泛屬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密言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

236) 人：《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에는 앞에 ‘此等雖是細微，然’이 있다.

237) 我：《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에는 뒤에 ‘亦’이 있다.

238) 志：《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에는 뒤에 ‘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가 있다.

239) 副：《晦庵集》(권46 〈答方困齋〉)에는 뒤에 ‘區區’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外集

時宜，使有益於主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爲盡善。若一言不契，卽欲忿然引去以爲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²⁴⁰⁾。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興衰所繫²⁴¹⁾也。

【‘主人’謂南軒。】

240) 聽：《晦庵集》(별집 권5 〈方畊道〉)에는 뒤에 ‘此言’이 있다.

241) 繫：《晦庵集》(별집 권5 〈方畊道〉)에는 뒤에 ‘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20

許順之

《實紀》：公諱升，字順之，號存齋，同安人。朱子爲作〈字序〉·〈齋記〉，稱其學專用心於內，及卒，爲文祭之。

○《一統志》：學於朱子，朱子每稱其天性恬澹²⁴²⁾，無物欲之累。後果深得道學之要，爲時名儒。

○【今按：《紀》·《志》所稱如此，然而有未盡然者。初先生主同安簿兼學職，順之從游於學中。先生去任，與之俱歸崇安，自是往來講學。其答書凡二十七，極其諄諄然。順之所見終墮釋窠臼，說道理太幽深。先生每加鑄砭，卒未能回惑，惜哉。】

《語》：先生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²⁴³⁾，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以²⁴⁴⁾是知《禮記》亦出於孔門之

242) 澹：奎章閣本‘惔’

243) 文：《朱子語類》(권87:6)에는 뒤에 ‘最純者莫如三策’이 있다.

244) 以：今按：《朱子語類》(권87:6)에서는 이하의 내용이 李方子의 기록으로 되어 있다.

徒.245) 此說極是.246)”

《書》：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致詳微細，因有‘損247)有餘，勉248)不足’之言。”來書乃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夏249)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儼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云云.250) 正是鶻鳩吞棗。向來李丈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秋來251)心閒252)無事，得一意體驗253)，漸覺明快，

245) 徒：《朱子語類》(卷87:6)에는 뒤에 ‘無疑’가 있다.

246) 此說極是：《朱子語類》(卷87:6) ‘順之此言極是’

247) 損：《晦庵集》(卷39 〈答許順之〉) ‘損所’

248) 勉：《晦庵集》(卷39 〈答許順之〉) ‘勉所’

249) 子夏：《晦庵集》(卷39 〈答許順之〉)에는 뒤에 ‘對子游之語’가 있다.

250) 云云：《晦庵集》(卷39 〈答許順之〉) ‘個本末精粗無二致’

251) 秋來：《晦庵集》(卷39 〈答許順之〉) ‘幸秋來老人粗健’

252) 閒：奎章閣本；《晦庵集》(卷39 〈答許順之〉) ‘間’

方有下工夫處。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則²⁵⁴⁾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卽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順之從來²⁵⁵⁾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爲是之過邪？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惟²⁵⁶⁾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觀與²⁵⁷⁾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使²⁵⁸⁾人驚歎。不知²⁵⁹⁾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如²⁶⁰⁾所謂‘棲心澹²⁶¹⁾泊，與世少求云云。’【以下見《心經附註》，今不錄。】

253) 體驗：《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에는 뒤에 ‘比之舊日’이 있다.

254) 則：《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 ‘卽’

255) 來：《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에는 뒤에 ‘一個’가 있다.

256) 惟：《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에는 앞에 ‘却不干敬字事’가 있다.

257) 觀與：《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 ‘今觀所與’

258) 使：《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 ‘殊使’

259) 知：《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에는 뒤에 ‘吾友’가 있다.

260) 如：《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에는 앞에 ‘且論其大者’가 있다.

261) 澹：奎章閣本·《晦庵集》(권39 〈答許順之〉) ‘淡’

○〈答石子重書〉曰：“順之²⁶²⁾留書，見警²⁶³⁾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²⁶⁴⁾又寄書²⁶⁵⁾，此²⁶⁶⁾間親舊²⁶⁷⁾間湘中議論，而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見，恐於吾儒門中全未有見。”

262) 順之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에는 뒤에 ‘此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가 있다.

263) 警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 ‘儆’

264) 家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 ‘家後’

265) 書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 ‘書來’

266) 此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 ‘與此’

267) 舊 : 《晦庵集》(권42 〈答石子重〉) ‘戚’

外集 宋季 諸子-021

徐元昭

《語》：元昭以十詩獻，詩各以二句²⁶⁸⁾命題，如‘實理’之類，節節推之。先生指〈立命〉詩兩句：“‘幾度風霜猛摧折，依前春草滿池塘’，既說道佛·老之非，又却流於佛·老，此意如何？”元昭曰：“言其無止息。”曰：“觀此詩與賢說話又異。此只是要鬪²⁶⁹⁾勝。知道，安用許多言？顏子當時不會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排餉餽²⁷⁰⁾出來，便不是。末篇極致尤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撞破天門？前日說話如彼，今日又如此，只是說話。”

○先生問元昭“近覺²⁷¹⁾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²⁷²⁾，蕩然²⁷³⁾流於²⁷⁴⁾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

268) 句：《朱子語類》(권120:72) ‘字’

269) 鬪：《朱子語類》(권120:72) ‘鬥’

270) 餉餽：《朱子語類》(권120:72) ‘餉餽’

271) 近覺：《朱子語類》(권120:74) ‘近來頗覺得’

272) 身：《朱子語類》(권120:74)에는 뒤에 ‘其說至高，而’가 있다.

273) 然：《朱子語類》(권120:74)에는 뒤에 ‘無守’가 있다.

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²⁷⁵⁾，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克復²⁷⁶⁾之目只²⁷⁷⁾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會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²⁷⁸⁾。外面²⁷⁹⁾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²⁸⁰⁾信伯親見伊川²⁸¹⁾，後來設教作怪。專²⁸²⁾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

274) 於：《朱子語類》(卷120:74)에는 뒤에 ‘空虛’가 있다.

275) 中：《朱子語類》(卷120:74)에는 뒤에 ‘其說非不好，但’이 있다.

276) 克復：《朱子語類》(卷120:74) ‘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

277) 只：《朱子語類》(卷120:74) ‘亦只是’

278) 內：《朱子語類》(卷120:74)에는 뒤에 ‘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이 있다.

279) 面：《朱子語類》(卷120:74)에는 뒤에 ‘儘’이 있다.

280) 王：《朱子語類》(卷120:74)에는 뒤에 ‘蘋’이 있다.

281) 川：《朱子語類》(卷120:74)에는 뒤에 ‘來’가 있다.

282) 專：《朱子語類》(卷120:74)에는 앞에 ‘舒州有語錄之類’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22

曹器遠

公諱□，字器遠。《實紀》不見。

《語》：器遠言：“少時好讀伊·洛²⁸³⁾書，後²⁸⁴⁾見陳先生，却說‘只就事上理會，較著實。若只管去理會道理，少間恐流於空虛’”。曰：“向見伯恭亦有此意，却以《語》·《孟》爲虛²⁸⁵⁾。却把《左傳》做實，要人看。殊不知少間自都無主張，只見許多神頭鬼面，一場沒理會，此乃²⁸⁶⁾大不實也？又只管教人看史書，後來諸生都衰了。如潘叔度臨死，却去討佛書看²⁸⁷⁾，緣是他那裏都無個捉摸，却來尋討這個。如人乘船，一齊破散了，無奈何，將一片板且守得在這裏。”

○器遠問：“初學須省事，方做得工夫。”曰：“未能應

283) 洛：《朱子語類》(권120:48)에는 뒤에 ‘諸’가 있다.

284) 後：《朱子語類》(권120:48)에는 뒤에 ‘來’가 있다.

285) 虛：《朱子語類》(권120:48)에는 뒤에 ‘著。語孟開陳許多大本原，多少的實可行，反以爲恐流於空虛’가 있다.

286) 乃：《朱子語類》(권120:48)에는 뒤에 ‘是’가 있다.

287) 看：《朱子語類》(권120:48)에는 뒤에 ‘且是止不得’이 있다.

得事。終是省好。然又怕要去省，却有不省病痛。某嘗看有時做事要省些工夫，到得做出却有不好，却不厭人意。且如出路要減些用度令簡便，到要用時沒討處，也心煩，依前是不會省得。若可以²⁸⁸⁾無事時，且省儘好。若主家事，及父母在上，當代勞役，終不成掉了，去閒所在坐不管。”問：“處鄉黨固當自盡，不要理會別人。若有事與己相關，不可以不說，如²⁸⁹⁾何？”曰：“若合說，便著說²⁹⁰⁾，不可說，則只得不說²⁹¹⁾。雖然，²⁹²⁾也須示之以不然之意。只有個當說與不當說，若要把他不是處做是說，便決是不可?”

○問 “先生所解‘致知格物’處，某²⁹³⁾就這上做去。如未能到貫通處，莫也無害否？”曰：“何謂無害²⁹⁴⁾？學得熟便通。云云。天下只有一個道理，繁包在那下，撒破便光明，那怕不通。”

288) 以：《朱子語類》(卷120:49)에는 없다.

289) 如：《朱子語類》(卷120:49)에는 앞에 ‘當’이 있다.

290) 說：《朱子語類》(卷120:49)에는 뒤에 ‘如所謂‘若要我頭也須說’？若是不當自家說，與其人‘이’ 있다.

291) 說：《朱子語類》(卷120:49)에는 뒤에 ‘然自家’가 있다.

292) 然：《朱子語類》(卷120:49)에는 뒤에 ‘是不說’이 있다.

293) 某：《朱子語類》(卷120:49)에는 뒤에 ‘卽’이 있다.

294) 害：《朱子語類》(卷120:49)에는 뒤에 ‘公只是不曾學，豈有不貫通處?’가 있다.

○又問云云曰：“天下自有一個道理若大路然，聖人之言，便是那引路底。”

○〈與直卿書〉曰：“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

外集 宋季 諸子-023

陸深甫

《語》：問²⁹⁵⁾爲學次序。曰：“公家²⁹⁶⁾尊長²⁹⁷⁾教公者如何？”云^{298)：“刪定叔祖²⁹⁹⁾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須是事事做得是，方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個便了，豈有是理？”因說：“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³⁰⁰⁾罵人，不知所悟³⁰¹⁾者，果何道哉？”}

295) 問：《朱子語類》(권120:115)에는 앞에 ‘陸深甫’가 있다.

296) 家：《朱子語類》(권120:115) ‘家庭’

297) 長：《朱子語類》(권120:115)에는 뒤에 ‘平日所以’가 있다.

298) 云：《朱子語類》(권120:115) ‘陸云’

299) 祖：《朱子語類》(권120:115)에는 뒤에 ‘所以見教者’가 있다.

300) 醉酒：《朱子語類》(권120:115)에는 없다.

301) 悟：《朱子語類》(권120:115) ‘修’

外集 宋季 諸子-024

楊子直

《實紀》：公諱方，字子直，長汀人。隆興初登第，官至302)廣西漕使直寶謨303)兼庾事。朱子稱其篤學不易得。所錄有《庚寅問答》。

《語》：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不著力處。

○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於安靜深固中涵養出來。【此以靜應動，湖南以動應靜304).】動靜相涵。”

○與好諧戲者處，卽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

302) 官至：《實紀》‘歷官’

303) 寶謨：《實紀》‘寶謨閣’

304) 靜：《朱子語類》(卷12:154)‘動’

○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方行屋柱邊轉，擦下柱上黑。 見云：“若‘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不到得如此。”【大率多戒方欲速也。】

○方云：“此去當自持重以矯輕。” 曰：“舊亦嘗305)戒擇之以安重。”

○臨行請教。 曰：“經書正須要讀。如史書要見事變之血脉，不可不熟。” 又曰：“持敬工夫，愈密愈精。” 因曰：“自浮沈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涵養。”

○包顯道言：“子306)直論307)四端，也說得未是。”先生笑曰：“他舊曾去晁以道家作館，晁教他校正〈闡孟子說〉，被以道308)說入心309)，後來所以抵死要與他做頭

305) 嘗：陶山本‘當’

306) 子：《朱子語類》(권119:6)에는 앞에 ‘楊’이 있다.

307) 論：《朱子語類》(권119:6)에는 뒤에 ‘孟子’가 있다.

308) 道：《朱子語類》(권119:6)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309) 心：《朱子語類》(권119:6)에는 뒤에 ‘後，因此與孟子不足.’이 있다.

抵，亦³¹⁰⁾是拗。人才拗，便都不見正底道理。諸葛誠之嘗言：‘孟子說性善，說得來緩，不如說惡底較好。便³¹¹⁾使³¹²⁾人戒謹³¹³⁾恐懼後方去爲善。’不知是怎生見得偏後，恁地嵬嶸³¹⁴⁾。”

《書》：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³¹⁵⁾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³¹⁶⁾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³¹⁷⁾不足行³¹⁸⁾，豈不誤³¹⁹⁾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

310) 亦：《朱子語類》(卷119:6)에는 앞에 ‘這’가 있다.

311) 便：《朱子語類》(卷119:6)에는 앞에 ‘那說惡底’가 있다.

312) 使：《朱子語類》(卷119:6)에는 뒤에 ‘得’이 있다.

313) 謹：《朱子語類》(卷119:6) ‘慎’

314) 嵬嶸：《朱子語類》(卷119:6) ‘蹠蹠’

315) 儼：奎章閣本 ‘嚴’

316) 棠：奎章閣本 ‘裳’

317) 敬：《晦庵集》(卷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之實真有’가 있다.

318) 行：《晦庵集》(卷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319) 誤：《晦庵集》(卷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甚矣’가 있다.

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來書譙責不少置³²⁰⁾，一味皇恐而已。但³²¹⁾既云‘鑄責諄切’，又³²²⁾謂‘不教而棄之’，殊不可曉。前³²³⁾書³²⁴⁾望³²⁵⁾錄以見寄，當一一供答，以聽裁處。熹却自覺尙且耐煩，不至如老兄激發怨懟之深也。云云。
平時與老兄講論³²⁶⁾，中間一句不合尊意，便蒙見怒³²⁷⁾，一向且爭閑氣。所以老兄見教之美意，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有益，而反積爲後日無窮之怨隙。所謂

320) 置：《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가 있다.

321) 但：《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來書’가 있다.

322) 又：《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앞에 ‘其後’가 있다.

323) 前：《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앞에 ‘如’가 있다.

324) 書：《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尙在’가 있다.

325) 望：《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今小吏’가 있다.

326) 論：《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常是不會合殺，只被’가 있다.

327) 怒：《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更不暇復論前語之是非，而’가 있다.

‘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豈若是乎？世衰道喪，吾黨日孤³²⁸⁾。不要似此尋事廝炒，使旁觀指目，益爲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將鬪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

老兄見責不能受人盡言，而前後怨忿之詞至於如此，請出兩家之書付之識者，使其審訂，則誰爲不能受言者³²⁹⁾。王肅方於事上而喜人佞己。此不絜矩之過也。願更思之。

328) 孤：《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見自無事’가 있다.

329) 者：《晦庵集》(권45 〈答楊子直〉)에는 뒤에 ‘必有在矣’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25

吳大年

公諱壽昌.

《實紀》：字大年，邵武人。有³³⁰⁾《丙午問答》。

《語》：謂曰：“凡學須要先明得一個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如今時人不求諸六經而貪時文是也。”

○問：“鳶飛魚躍，何以言³³¹⁾仁³³²⁾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個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

330) 有：《實紀》‘所錄有’

331) 以言：《朱子語類》(卷118:82)‘故’

332) 仁：《朱子語類》(卷118:82)에는 뒤에 ‘便’이 있다.

《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個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便自然理會得。”

○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333)玩心於高明，猶賢於一等輩。”因問：“子遊廬山334)，嘗聞人說335)周宣幹否？”對336)以聞之337). 曰：“宣338)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

○先生問壽昌曰339)：“近340)教造讀甚書？”對341)以方伯謨教他午前342)理《論語343)》，午後344)念些蘇文345)，庶學作詩346)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朮347)附湯，午後

333) 然：《朱子語類》(권118:84)에는 뒤에 ‘其’가 있다.

334) 廬山：陶山本‘廬山’

335) 說：《朱子語類》(권118:84)에는 뒤에 ‘一’이 있다.

336) 對：《朱子語類》(권118:84)에는 앞에 ‘壽昌’이 있다.

337) 之：《朱子語類》(권118:84)에는 뒤에 ‘今見有一子頤字龜父者在。先生’이 있다.

338) 宣：《朱子語類》(권118:84)에는 앞에 ‘周’가 있다.

339) 曰：《朱子語類》(권118:85)에는 없다.

340) 近：《朱子語類》(권118:85)에는 뒤에 ‘日’이 있다.

341) 對：《朱子語類》(권118:85)에는 앞에 ‘壽昌’이 있다.

342) 前：《朱子語類》(권118:85)에는 뒤에 ‘卽’이 있다.

343) 語：《朱子語類》(권118:85)에는 뒤에 ‘仍聽講，曉些義理’가 있다.

344) 後：《朱子語類》(권118:85)에는 뒤에 ‘卽’이 있다.

345) 文：《朱子語類》(권118:85)에는 뒤에 ‘之類’가 있다.

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見疏山，有何所得？”對曰：“那個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公贊先生語見《年譜》·《性理大全書》.】

346) 詩：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朱子語類》(권118:85) ‘時’

347) 朮：《朱子語類》(권118:85) ‘木’

外集 宋季 諸子-026

李深卿

公諱泳，字深卿。

《書》：論儒·釋邪正之異以爲：“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³⁴⁸⁾有所不安矣。誠如是³⁴⁹⁾，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³⁵⁰⁾時之一意於彼³⁵¹⁾，則庶乎³⁵²⁾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

○【〈與林擇之書〉辯論深卿禪學之非，三四丁寧，而深卿終未聞有所反也。○按深卿每於擇之書言之，疑是古田人。】

348) 疑：《晦庵集》(권45 〈答李深卿〉)에는 뒤에 ‘亦’이 있다.

349) 是：《晦庵集》(권45 〈答李深卿〉)에는 뒤에 ‘也，則’이 있다.

350) 往：陶山本‘待’

351) 彼：《晦庵集》(권45 〈答李深卿〉)에는 뒤에 ‘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이 있다.

352) 乎：《晦庵集》(권45 〈答李深卿〉)에는 뒤에 ‘其’가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外集

外集 宋季 諸子-027/028

李伯諫 宗思

吳公濟

【今按：二人皆學佛，而於先生爲鄉里知舊之人也。雖極其忠告，而二人抗執競辯。其後伯諫稍悟其非。先生招蔡季通書，有‘孤城垂拔³⁵³⁾’、‘一鼓可克’之語，又與林擇之·范伯崇書，亦稱其‘脫然’·‘釋然’云。然而伯諫之掌教範學也，先生作序，送之戒之，“以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貨色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矣。”卒之伯諫在學，未免取譏於貨色。第未知與脫然知非之日，孰爲先後耳。至如公濟終不聞其回惑，而猶不能忘情於勢利。嘗懇先生作書，以要薦於當路，先生不許。因與蔡季通書，有“公濟手足盡露”之歎。夫以禪學自高者，其所爲如此，則所謂清淨寂滅果安在哉？】

353) 垂拔 : 기준본에는 ‘垂枝’로 되어 있으나, 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에 의하여 ‘垂拔’로 고쳤다. 《晦庵集》에는 ‘悉拔’로 되어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29

傅子淵

【按公諱夢泉，字子淵，陸氏門人。先生累加砭藥。其一書云：“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氣象言語只似禪，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之意。荊州所謂‘有拈撻堅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

外集 宋季 諸子-030

路德章

【東萊門人，其名未詳。】

《書》：答書云：“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³⁵⁴⁾，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³⁵⁵⁾此等意思，雖欲宛³⁵⁶⁾轉回互³⁵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病³⁵⁸⁾，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孟子·程子所以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

354) 處：《晦庵集》(권54 〈答路德章〉)에는 뒤에 ‘亦是舊時意思尙在’가 있다.

355) 無：《晦庵集》(권54 〈答路德章〉) ‘無復’

356) 宛：陶山本‘宛’

357) 互：《晦庵集》(권54 〈答路德章〉) ‘護’

358) 病：《晦庵集》(권54 〈答路德章〉) ‘大病’

○奉告³⁵⁹⁾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此³⁶⁰⁾者亦有未³⁶¹⁾盡善。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色³⁶²⁾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偏仄³⁶³⁾，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痼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邪。

○來喻每謂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忉怛，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邪？云云。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云云。德章從學之久³⁶⁴⁾，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359) 奉告：《晦庵集》(卷54 〈答路德章〉)‘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

360) 此：《晦庵集》(卷54 〈答路德章〉)에는 없다.

361) 有未：《晦庵集》(卷54 〈答路德章〉)‘未有’

362) 色：《晦庵集》(卷54 〈答路德章〉)‘氣’

363) 仄：陶山本‘反’

364) 久：《晦庵集》(卷54 〈答路德章〉)에는 뒤에 ‘不應不聞’이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31

丁賓臣

【名碩.】

《書》：答書曰‘頃365)辱垂問’. 雖喜用意之高366), 竊觀容止367)未甚和粹368), 所問又太多而不切369), 用是默默，不知所對. 及承訪，再370)三，而371)少露鄙懷，則足下已艷然372)不欲聞矣373). 今者承書，有374)督過之意. 三復以還，愧怍無375)已. 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著376)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 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

365) 頃 : 陶山本 ‘項’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 ‘頃幸接承，便’

366) 高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遠, 然’이 있다.

367) 止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之間’이 있다.

368) 粹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가 있다.

369) 切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가 있다.

370) 再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앞에 ‘逮, 至於’가 있다.

371) 而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不免’이 있다.

372) 然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於色而’가 있다.

373) 矣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가 있다.

374) 有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앞에 ‘遂’가 있다.

375) 無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 ‘亡’

376) 著 : 《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앞에 ‘而’가 있다.

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覆沈潛，而妄意躡等，自謂有見，講論³⁷⁷⁾則³⁷⁸⁾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所³⁷⁹⁾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³⁸⁰⁾深思之，則³⁸¹⁾前日³⁸²⁾告足下³⁸³⁾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

惠覲³⁸⁴⁾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已³⁸⁵⁾却之，非獨於左右爲然³⁸⁶⁾。

377) 論：《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之際’가 있다.

378) 則：《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又’가 있다.

379) 所：《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앞에 ‘此’가 있다.

380) 是：《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

381) 烹：《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382) 日：《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所以’가 있다.

383) 下：《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384) 観：《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 ‘況’

385) 已：《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앞에 ‘亦’이 있다.

386) 然：《晦庵集》(권58 〈答丁賓臣〉)에는 뒤에 ‘也’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32

陳衛道

【名輩. 非門弟.】

《書》：答書曰：“嘗見龜山³⁸⁷⁾引龐居士³⁸⁸⁾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其³⁸⁹⁾語³⁹⁰⁾有病³⁹¹⁾。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此卽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

○示喻謹悉。但今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眞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攬括³⁹²⁾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³⁹³⁾，但每事尋得一個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

387) 山：《晦庵集》(권59 〈答陳衛道〉)에는 뒤에 ‘先生’이 있다.

388) 士：《晦庵集》(권59 〈答陳衛道〉)에는 뒤에 ‘說’이 있다.

389) 其：《晦庵集》(권59 〈答陳衛道〉)에는 앞에 ‘竊意’가 있다.

390) 語：《晦庵集》(권59 〈答陳衛道〉)에는 뒤에 ‘未免’이 있다.

391) 痘：《晦庵集》(권59 〈答陳衛道〉)에는 뒤에 ‘何也？蓋’가 있다.

392) 括：陶山本；《晦庵集》(권59 〈答陳衛道〉) ‘括’

393) 是：《晦庵集》(권59 〈答陳衛道〉)에는 뒤에 ‘不必著意思想’이 있다.

在籠侗恍³⁹⁴⁾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³⁹⁵⁾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³⁹⁶⁾。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個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補墳去處也。

394) 恍 : 陶山本‘恍’

395) 則 : 《晦庵集》(권59 〈答陳衛道〉)에는 뒤에 ‘是’가 있다.

396) 此 : 《晦庵集》(권59 〈答陳衛道〉)에는 뒤에 ‘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33

陳思誠

【景思，非門弟。】

《書》： 答書曰： 承喻³⁹⁷⁾所聞於師友而服膺不³⁹⁸⁾失者， 甚慰^{399).} 然此乃近世所謂詭僞之學而斥去之者， 向來雖或好之， 今亦隱諱遁逃之不暇， 以賢者之門地聲跡， 蓋將進爲於斯世者， 而乃有意於此， 何嗜好之異邪？ 夫名實義利·爲己爲人之判， 正則之言是也， 但其所爲者， 要當真實有用力處； 所不爲者， 要當深自省察， 早⁴⁰⁰⁾戒而預遠之， 是乃所謂懲驗之實。不然， 則提空名以嚮⁴⁰¹⁾道， 而實無以自拔於流俗之所爲， 則亦君子之不取也。

397) 喻： 《晦庵集》(권59 〈答陳思誠〉)에는 ‘爲學之意與其’가 있다.

398) 不： 《晦庵集》(권59 〈答陳思誠〉) ‘弗’

399) 慰： 《晦庵集》(권59 〈答陳思誠〉)에는 뒤에 ‘甚幸’이 있다.

400) 早： 《晦庵集》(권59 〈答陳思誠〉) ‘蚤’

401) 嚮： 《晦庵集》(권59 〈答陳思誠〉) ‘鄉’

外集 宋季 諸子-034

周南仲

公諱南，字南仲，平江人。

《史傳》：從葉適學，頓悟捷得。登第，爲池州教授。與婦翁黃度，俱入僞黨。後召試館職，策詆權要，罷終于家。

《實紀》 南仲，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

《書》：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各⁴⁰²⁾以其⁴⁰³⁾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辨⁴⁰⁴⁾說愈巧⁴⁰⁵⁾，其⁴⁰⁶⁾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

402) 各：《晦庵集》(권60 〈答周南仲〉)에는 앞에 ‘學者既’가 있다.

403) 其：《晦庵集》(권60 〈答周南仲〉)에는 뒤에 ‘所近便’이 있다.

404) 辨：《晦庵集》(권60 〈答周南仲〉)에는 앞에 ‘文字愈工’이 있다.

405) 巧：《晦庵集》(권60 〈答周南仲〉)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

406) 其：《晦庵集》(권60 〈答周南仲〉)에는 뒤에 ‘爲’가 있다.

○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不⁴⁰⁷⁾若且更何⁴⁰⁸⁾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⁴⁰⁹⁾·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個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⁴¹⁰⁾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終⁴¹¹⁾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與向伯元書〉：“〈周南〉之策亦粗聞之⁴¹²⁾。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爲可慮，奈何？”

407) 不：《晦庵集》(권60 〈答周南仲〉)에는 앞에 ‘恐’이 있다.

408) 何：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60 〈答周南仲〉)‘向’

409) 熟：陶山本‘孰’

410) 徊：《晦庵集》(권60 〈答周南仲〉)‘徊’

411) 終：《晦庵集》(권60 〈答周南仲〉)에는 없다.

412) 之：《晦庵集》(별집 권1 〈向伯元〉)에는 뒤에 ‘然不能如來喻之詳’이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35

王子合

公諱遇，字子合，漳州人。

《一統志》 龍溪人。師事朱子爲高第弟子。登進士甲科。歷國子博士，知常州，終戶部郎中。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學者稱爲東淵先生。

《實紀》：【云云】⁴¹³⁾ 歷官宗正丞·右司郎中。朱子稱其篤信嗜學【云云】。

《訓語》：賀孫問：“安卿近得書否？”先生曰：“緣王子合與他答問，諱他寫將來，以此漳州朋友都無問難來。”因說：“子合無長進，在學中將實錄課諸生，全不識輕重先後⁴¹⁴⁾。”賀孫曰：“世⁴¹⁵⁾衰道微，人不能自立，纔做官便顛沛。”曰：“如做官·科舉皆害事。”或曰：

413) 云云：《實紀》‘字子正，號東淵，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

414) 後：《朱子語類》(권117:59)에는 뒤에 ‘許多學者，近來覺得都不濟事’가 있다.

415) 世：《朱子語類》(권117:59)에는 앞에 ‘也是’가 있다.

“在⁴¹⁶⁾此說得⁴¹⁷⁾好，做却如此！” 曰：“只緣無人說得好。說得好，乃是知得到。若知得到，雖摩頂至足，也只是變他不得。”【先生嘗曰：“子合純篤，膚仲疏敏。”今按：純篤之稱，不合子合。他事未詳。】

《書》：答書：‘出門有礙’之說，似⁴¹⁸⁾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

○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

416) 在：《朱子語類》(권117:59)에는 앞에 ‘若’이 있다.

417) 得：《朱子語類》(권117:59)에는 뒤에 ‘甚’이 있다.

418) 似：《晦庵集》(권49 〈答王子合〉)에는 앞에 ‘則’이 있다.

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
此事切宜自警。并⁴¹⁹⁾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能⁴²⁰⁾，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眞不虛矣。

○〈與直卿書〉曰：“近報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觀此頭緒⁴²¹⁾，恐子合受得王漕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又曰：“子合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簣，以爲不欲咈季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尙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又曰：“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

419) 并：奎章閣本‘並’

420) 能：《晦庵集》(권49 〈答王子合〉)‘然’

421) 緒：《晦庵集》(속집 권1 〈答黃直卿〉)‘勢’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外集

外集 宋季 諸子-036

王近思

《實紀》：公諱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及錄《辛亥問答》。

《訓語》：誨曰：“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

○“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結，久久貫通⁴²²⁾。”力行退讀先生‘格物’之說，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力行連日荷教，府判張丈退謂力行，曰：“某⁴²³⁾到此⁴²⁴⁾，備見先生接待學者⁴²⁵⁾，不過誘之掖之，未見如待吾友著氣用力，痛下鉗鎚如此。以九分欲打煉成器，

422) 貫通：《朱子語類》(권118:45)‘通貫’

423) 某：《朱子語類》(권118:46)‘士侄’

424) 此：《朱子語類》(권118:46)에는 뒤에 ‘餘五十日’이 있다.

425) 者：《朱子語類》(권118:46)에는 뒤에 ‘多矣’가 있다.

不得不如此意.”

《書》：累書所問，緣多出入⁴²⁶⁾，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廢⁴²⁷⁾，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古人居喪⁴²⁸⁾言不文⁴²⁹⁾，今文甚矣。⁴³⁰⁾
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沈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
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平時無事，是非之辨⁴³¹⁾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云云】。答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426) 入：《晦庵集》(권39 〈答王近思〉)에는 뒤에 ‘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가 있다.

427) 廢：《晦庵集》(권39 〈答王近思〉)에는 뒤에 ‘於此尤悉棄置’가 있다.

428) 喪：《晦庵集》(권39 〈答王近思〉)에는 뒤에 ‘則’이 있다.

429) 文：《晦庵集》(권39 〈答王近思〉)에는 뒤에 ‘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가 있다.

430) 甚矣：陶山本‘甚矣矣’

431) 辨：《晦庵集》(권39 〈答王近思〉)‘辯’

外集 宋季 諸子-037

吳宜之

公諱南，字宜之。答書五，一斥易言之失，二斥浮躁苟簡之非，三言方人而不反身，四言“烹身在閒遠，豈能爲人求館求試。兼平生爲學只固窮一事，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爲經營，則是師生之間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邪？”

外集 宋季 諸子-038

汪長孺

公諱德輔，字長孺，鄱陽人。有⁴³²⁾《壬子問答》。見《實紀》。

《訓語》：德輔言：“自承教誨，讀⁴³³⁾書，覺得只是熟時自見道理。”曰：“只是如此。若忽下趨高以求快，則都不是。‘下學而上達’。初學直是低。”

○問⁴³⁴⁾：“今人看文字義理，如何⁴³⁵⁾恁不細密？”曰：“只是不曾子⁴³⁶⁾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尹和靖⁴³⁷⁾讀⁴³⁸⁾伊川說話煞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呂堅中⁴³⁹⁾祭文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

432) 有：《實紀》‘所錄有’

433) 讀：《朱子語類》(권119:27)에는 앞에 ‘兩日來’가 있다.

434) 問：《朱子語類》(권119:28)‘德輔言’

435) 何：《朱子語類》(권119:28)에는 뒤에 ‘得’이 있다.

436) 子：《朱子語類》(권119:28)‘仔’

437) 靖：奎章閣本‘精’

438) 讀：《朱子語類》(권119:28)에는 뒤에 ‘得’이 있다.

439) 中：《朱子語類》(권119:28)에는 뒤에 ‘作尹墓誌’가 있다.

得⁴⁴⁰⁾，如誦已言’，嘗愛此語說得好，但和靖⁴⁴¹⁾却欠了思。”

○問⁴⁴²⁾長孺，“讀⁴⁴³⁾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⁴⁴⁴⁾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麤⁴⁴⁵⁾，故不子⁴⁴⁶⁾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⁴⁴⁷⁾。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個敬。”

○長孺向來自謂有悟，其狂怪殊不可曉，恰與金溪學徒相似。嘗見受學於金溪者⁴⁴⁸⁾，如有一個蠶在他肚中，螬得他自不得由己樣。某又⁴⁴⁹⁾皆譬云，長孺·叔權皆是

440) 得：《朱子語類》(卷119:28)‘通’

441) 靖：奎章閣本‘精’

442) 問：《朱子語類》(卷119:29)에는 뒤에 ‘汪’이 있다.

443) 讀：《朱子語類》(卷119:29)에는 앞에 ‘所’가 있다.

444) 賢：《朱子語類》(卷119:29)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445) 麤：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麤’；《朱子語類》(卷119:29)‘粗’

446) 子：《朱子語類》(卷119:29)‘仔’

447) 靜：《朱子語類》(卷119:29)에는 뒤에 ‘靜亦自有說話’가 있다.

448) 者：《朱子語類》(卷119:30)에는 뒤에 ‘便一似喫下箇甚物事，被他撓得來恁地。又’가 있다.

449) 又：《朱子語類》(卷119:30)‘嘗’

爲酒所使，一個善底只是發酒慈，那一個便酒顛。

○姜叔權也是個資質好底人，正如吳公濟相似。汪長孺正好得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個撥著便轉，挑著便省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說得。若是長孺說話恁地橫後跳躡，他也無奈他何。

《書》：示喻工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從450)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451)，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一物之理格卽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問才明彼卽曉此。】

○色斯之舉452)，果未中節。然事已往，不足深念。但

450) 從：《晦庵集》(권52 〈答汪長孺〉) ‘須’

451) 刻：《晦庵集》(권52 〈答汪長孺〉)에는 뒤에 ‘略無假借’가 있다.

452) 舉：《晦庵集》(권52 〈答汪長孺〉)에는 뒤에 ‘細誦曲折’이 있다.

當謹之於後，凡事審諦乃佳耳。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⁴⁵³⁾，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常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救。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453) 帖：《晦庵集》(권52 〈答汪長孺〉)에는 뒤에 ‘用心過當，致得如此’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39

汪叔耕

《實紀》 公諱莘，字叔耕，號方壺，休寧人。有⁴⁵⁴⁾
《柳塘集》。

《書》：答書曰：“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辭⁴⁵⁵⁾，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邪？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⁴⁵⁶⁾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邪？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

454) 有：《實紀》‘所著有’

455) 辭：《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 ‘詞’

456) 是：《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亦’이 있다.

○所論⁴⁵⁷⁾爲學次第，足⁴⁵⁸⁾見立志之高。⁴⁵⁹⁾然雜然進之⁴⁶⁰⁾，不由其序，比⁴⁶¹⁾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肥⁴⁶²⁾羹大餗·餅餌鱠⁴⁶³⁾脯⁴⁶⁴⁾，左擎右攫，盡納於口⁴⁶⁵⁾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挂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

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眞之弊也。夫道在目前⁴⁶⁶⁾，而衆人⁴⁶⁷⁾不自知覺，聖⁴⁶⁸⁾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丁⁴⁶⁹⁾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⁴⁷⁰⁾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

457) 論：《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向來’가 있다.

458) 足：《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以’가 있다.

459) 高：《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矣’가 있다.

460) 之：《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而’가 있다.

461) 比：《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 ‘譬’

462) 肥：《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앞에 ‘見其’가 있다.

463) 鮑：《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 ‘膾’

464) 脯：《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雜然於前，遂欲’이 있다.

465) 口：《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快嚼’이 있다.

466) 前：《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初無隱蔽’가 있다.

467) 人：《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沉溺膠擾’가 있다.

468) 聖：《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앞에 ‘是以’가 있다.

469) 丁：《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앞에 ‘其言’이 있다.

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⁴⁷¹⁾反覆⁴⁷²⁾，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⁴⁷³⁾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

至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⁴⁷⁴⁾·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

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⁴⁷⁵⁾，如此不已，不惟求之不得而已，愚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爲吾子憂之⁴⁷⁶⁾。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⁴⁷⁷⁾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亹亹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

470) 豈：《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有’가 있다.

471) 游：《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 ‘柔’

472) 覆：《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 ‘復’

473) 中：《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所談’이 있다.

474) 寢：《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虛白清鏡’이 있다.

475) 之：《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가 있다.

476) 之：《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不敢不以告也’가 있다.

477) 白：《晦庵集》(권59 〈答汪叔耕〉)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40

陳叔向

【名矣.】

《書》：去歲南遊，獲⁴⁷⁸⁾遂既見之願。別後⁴⁷⁹⁾踰年，一⁴⁸⁰⁾書未暇，而⁴⁸¹⁾竟辱先施，感愧不可言。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於空言，此誠⁴⁸²⁾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⁴⁸³⁾不是入德門⁴⁸⁴⁾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答劉子澄書〉曰：“到泉南，宗司教官有陳葵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子靜，而溫厚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

478) 獲：《晦庵集》(권58 〈答陳叔向〉) ‘幸’

479) 後：《晦庵集》(권58 〈答陳叔向〉) ‘後忽忽’

480) 一：《晦庵集》(권58 〈答陳叔向〉)에는 앞에 ‘欲致’가 있다.

481) 而：《晦庵集》(권58 〈答陳叔向〉) ‘而便至’

482) 誠：《晦庵集》(권58 〈答陳叔向〉) ‘誠今世’

483) 言：《晦庵集》(권58 〈答陳叔向〉) ‘言一句’

484) 門：陶山本 ‘問’

外集 宋季 諸子-041

諸葛誠之

《書》：答書云：“示喻競辨⁴⁸⁵⁾之端，三復惘然。然⁴⁸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⁴⁸⁷⁾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⁴⁸⁸⁾，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⁴⁸⁹⁾也⁴⁹⁰⁾。然吾人所學，繁⁴⁹¹⁾要⁴⁹²⁾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⁴⁹³⁾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所⁴⁹⁴⁾處也？

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

485) 辨：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辯’

486) 然：《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없다.

487) 志：《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뒤에 ‘者’가 있다.

488) 詆：《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뒤에 ‘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가 있다.

489) 激：《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뒤에 ‘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가 있다.

490) 也：《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없다.

491) 繁：《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앞에 ‘喫’이 있다.

492) 要：《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없다.

493) 欲：《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뒤에 ‘二者相去’가 있다.

494) 所：《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없다.

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嘗⁴⁹⁵⁾不滿也。”⁴⁹⁶⁾

○第二書亦論此事。⁴⁹⁷⁾【云云】。 所云麤⁴⁹⁸⁾心害道自知明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緣⁴⁹⁹⁾何⁵⁰⁰⁾麤⁵⁰¹⁾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今按：曹表，謂曹立之墓表也。】⁵⁰²⁾

○〈與劉晦伯書〉 “諸葛誠之兄弟亦時來相處。但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學道之障也。”

495) 嘗：《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常’

496) 不滿也：奎章閣本·陶山本에는 뒤에 [소주 今按，曹表，謂曹立之墓表也.]가 있다.
奎章閣本에는 [두주 書今按，‘曹表’當在‘二書’之上.]이 있다.

497) 亦論此事：奎章閣本에는 小註로 되어 있고, [두주 ‘亦論此事’四字當細.]가 있다.

498) 麤：《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粗’

499) 緣：《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없다.

500) 何：《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에는 뒤에 ‘故’가 있다.

501) 麤：《晦庵集》(권54 〈答諸葛誠之〉)‘粗’

502) 今按曹表謂曹立之墓表也：奎章閣本에는 없다.

外集 宋季 諸子-042

劉淳叟

公諱堯夫，字淳叟。

《語》：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⁵⁰³⁾時，有虛靜⁵⁰⁴⁾時。”曰：“李⁵⁰⁵⁾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⁵⁰⁶⁾；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自⁵⁰⁷⁾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先生見淳叟閉目坐，曰：“淳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

○有⁵⁰⁸⁾及⁵⁰⁹⁾淳叟事。曰：“不意其變常至此？向⁵¹⁰⁾

503) 書：《朱子語類》(권120:105)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504) 靜：《朱子語類》(권120:105)에는 뒤에 ‘之’가 있다.

505) 李：《朱子語類》(권120:105)에는 앞에 ‘某舊見’이 있다.

506) 持：《朱子語類》(권120:105)에는 뒤에 ‘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收斂在此.’가 있다.

507) 自：《朱子語類》(권120:105)에는 앞에 ‘便’이 있다.

508) 有：《朱子語類》(권120:107)에는 앞에 ‘坐間’이 있다.

509) 及：《朱子語類》(권120:107)에는 뒤에 ‘劉’가 있다.

見，極口說陸⁵¹¹⁾學大謬。某⁵¹²⁾詰之云：‘子⁵¹³⁾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514)?}’此亦見他質薄處。某初⁵¹⁵⁾甚⁵¹⁶⁾信之，畢竟自家喚做不知人。”

○學道家打坐一條。【見《心經附註》。】

510) 向：《朱子語類》(卷120:107) ‘某向往奏事時來相’

511) 陸：《朱子語類》(卷120:107) ‘陸子靜之’

512) 某：《朱子語類》(卷120:107)에는 뒤에 ‘因’이 있다.

513) 子：《朱子語類》(卷120:107)에는 앞에 ‘若’이 있다.

514) 說：《朱子語類》(卷120:107)에는 뒤에 ‘他’가 있다.

515) 某初：《朱子語類》(卷120:107) ‘然其初間’

516) 甚：《朱子語類》(卷120:107) ‘深’

外集 宋季 諸子-043

陳正己

【名剛】

《書517》：陳□518)仲問劉淳叟。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己；及其狼狽，也甚於陳正己。陳正己輕薄⁵¹⁹⁾，他資質本自勞⁵²⁰⁾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

○〈與劉德修⁵²¹⁾書〉曰：“建昌陳剛正己舊見伯恭稱之，實奇士也。”

○〈與黃直卿書〉：“陳正己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517) 書：今按：수록된 내용으로 볼 때 ‘語’로 고치는 것이 타당하다.

518) □：《朱子語類》(卷120:110) ‘寅’

519) 薄：《朱子語類》(卷120:110)에는 뒤에 ‘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가 있다.

520) 勞：《朱子語類》(卷120:110) ‘撈’

521) 修：奎章閣本·陶山本 ‘脩’

外集 宋季 諸子-044

胡顏樂

《史傳》：公諱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槩，欽州司法參軍，脫略豪雋，輕賈急施，人以鄭莊稱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間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可及。其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爲荊·湖·四川宣撫參議官，公從之入蜀。銓試第一名，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用制置使朱禩孫之辟，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已而復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旣而召見內殿，拜集賢修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楊州。元貞元

年移建昌。適錄事闕官，檄公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燄薰灼。卽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公亟命撤之。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澇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公藏去。乃行旁州，公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公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公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公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公至，巖中人突出要之，公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通其黨，置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公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群嫗聚浮屠庵，誦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適公出鄉，嫗訟之。公以牟麥置群嫗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公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

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公指縛之，還所竊衣。公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服者。”公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公佯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躍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公。公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公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公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邪？”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其行事多類此，不能盡載。延祐元年轉兩淵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虎林山以終。公初師青田余公學古。學古師王公夢松，夢松亦青田人，傳龍泉葉公味道之學。味道則朱子弟子也。淵源既正，公益行四方，訪求其旨趣。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故其爲人光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誘人不倦，一時學者慕之，有如飢渴

之於飲食。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公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版焜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公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有《瓦缶編》·《南昌集》·《寧海漫抄》·《顏樂齋稿》行于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之爲三胡云。⁵²²⁾

522) 三胡云：奎章閣本에는 뒤에 ‘今詳外集所載之人，學問固多疵病，然其本末，必有可觀。若學既有疵，行無可觀，則是常人而已。烏可列之理學外集乎？若胡顏樂，則以大觀之，失節於胡元，以小觀之，爲政全用權謫。此色莊求名之人也。名爲理學，實爲羞辱，且起學者輕視先賢之病。愚意刪之爲得.’이 있다.

宋季元明理學通錄 外集

上之十九年癸亥冬陶山書院重刊⁵²³⁾

523) 上之……重刊 : 奎章閣本·筑大本·陶山本에는 없다.

